

The Handbook of Academic Writing: A Fresh Approach

学术写作对所有的学术人员和研究者而言都是一项必须面对的使命。
在有些学科，会有如何成为一个高产的成功作者的相关指导；
但是在有的学科却缺乏此类训练、指引。
这本书帮助上述两类学术写作者改进他们的写作技巧和写作策略
同时也帮助他们从经常并且高效的写作中获得满足。

学术写作手册 ——一种新方法

罗伊娜·默里 萨拉·穆尔 / 著
Rowena Murray Sarah Moore

谢爱磊 / 译



上海教育出版社
SHANGHAI EDUCATIONAL
PUBLISHING HOUSE

Mc
Graw
Hill

Education

《学术写作手册》为忙碌的学术人员提供了实用的建议，帮助他们将写作融入工作生活。它重新定义了学术写作，以及从开始到结束的整个过程。它所包含的主题有：

- 如何获得动力
- 审读和修改
- 自我管理
- 坚持写作不辍
- 写作小组和“退居写作”

学术写作对所有的学术人员和研究者而言都是一项必须面对的使命。在有些学科，会有如何成为一个高产的成功写作者的相关指导；但是在有的学科却缺乏此类训练、指引。这本书帮助上述两类学术写作者改进他们的写作技巧和写作策略，同时也帮助他们从经常并且高效的写作中获得满足。



上架建议：社会科学、教育理论
ISBN 978-7-5444-3211-5



易文网：www.ewen.cc
定 价：25.00元

学术写作手册

一种新方法

罗伊娜·默里 萨拉·穆尔 / 著
Rowena Murray Sarah Moore

谢爱磊 / 译



上海教育出版社
SHANGHAI EDUCATIONAL
PUBLISHING HOUSE



Education

Rowena Murray, Sarah Moore
The Handbook of Academic Writing: A Fresh Approach
ISBN: 0335219330

Copyright © 2006 by Rowena Murray and Sarah Moore.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without limitation photocopying, recording, taping, or any database, information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

This authorized Chinese translation edition is jointly published by McGraw-Hill Education (Asia) and Shanghai Educational Publishing House. This edition is authorized for sal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ly, excluding Hong Kong, Macao SAR and Taiwan.

Copyright © 2011 by McGraw-Hill Education (Asia), a division of the Singapore Branch of The McGraw-Hill Companies, Inc. and Shanghai Educational Publishing House.

本书中文简体字翻译版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和美国麦格劳-希尔教育(亚洲)出版公司合作出版。限在中国大陆销售。未经出版者预先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发行本书的任何部分。本书封面贴有 **McGraw-Hill** 公司防伪标签,无标签者不得销售。

<http://www.mheducation.com>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9-2010-284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学术写作手册:一种新方法/[英]默里,[英]穆尔著;谢爱磊译.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1.6

(象牙塔之旅·社会科学研究指导丛书)

ISBN 978-7-5444-3211-5

I. ①学... II. ①默...②穆...③谢... III. ①论文—写作—研究
IV. ①H152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73263号

象牙塔之旅 社会科学研究指导丛书

学术写作手册:一种新方法

[英] 罗伊娜·默里 萨拉·穆尔 著

谢爱磊 译

出版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教育出版社
易文网 www.ewen.cc

地址 上海永福路 123 号

邮编 200031

经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 江苏启东人民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00×1000 1/16 印张 12.25 插页 2

版次 2011 年 6 月第 1 版

印次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444-3211-5/G·2462

定价 25.00 元

(如发现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走进人文社会科学研究

——与青年朋友谈人文社会科学研究

(代丛书序)

在指导研究生研究、撰写学位论文过程中,有两件事一直萦绕心头。其一,英国皇家学会(The Royal Society)近日的一份报告显示^①,中国在国际杂志上发表的科学论文数量飙升至全球第二名,并有可能在2013年取代美国,成为世界最多产的科研大国。但是,由此引发的学界反应不一,乐观者表示,这将对我国科研水平的国际地位产生突破性影响;也有人对此不无忧虑,论者批评我国巨大的科研产量背后是日益盛行的学术功利主义。其二,北京大学教授汪丁丁曾花了一年半的时间,搜集、整理《中国社会科学》发表的文章,发现其中最常见的有两类:一类是用数理方式表达的对西方而言有意义的文章,此类文章具有学术合法性,但缺乏中国意义;另一类是乡土中国的文章,能够表达出对中国人而言具有重要意义的感受,但缺乏学术合法性。他由此得出结论:“表达”是中国社会科学面临的“根本困境”,因为当我们中国人用西方逻辑传统来表达我们内心的感受时,最常见的问题就是缺乏学术规范或者学术合法性,所以,学术合法性是中国社会科学家最根本的困境^②。能够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文章的学者,至少是小有成就的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他们尚且如此,对于学做研究工作的初学者而言,更是如此了。因为工作的关系,经常会碰到一些研究生为写论文、发表论文的事情发愁,也经常会听到一些研究生导师抱怨说,研究生都快毕业了,还没有在学术上“登堂入室”,甚至“连起码的研究规范”都不懂。不管怎么说,科学研究日益受到重视,却是不争的事实;中国建立创新型国家之于科研创新的迫切需求,也是不争的事实。然而,这种学术繁荣和科研创新的需求与大学研究生教育的现状似乎正好形成一个反差,令人不无忧虑。借此机会,谈几个经常为研究生所关注的问题。

^① China poised to overhaul US as biggest publisher of scientific papers[EB/OL]. [2011-03-28] [2011-05-06] <http://www.guardian.co.uk/science/2011/mar/28/china-us-publisher-scientific-papers>

^② 汪丁丁. 中国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导论[J]. 财经问题研究, 2008(10): 3-13.

一、认识人文社会科学

英文的“科学(science)”,源于拉丁文“scientia”,所对应的动词是“scio”,意为“知道”,“scientia”的意思就是“学问”、“知识”(所知道的东西)。不同国家的学术传统中,对于“科学”内涵的认识有所不同。一般来说,英美学术传统中的“科学”,是具有高度逻辑严密性的实证知识体系,既有严密的逻辑性,能自圆其说,又能接受观察和实验的检验;相比之下,德国的“科学”概念,则宽泛得多,往往指一切体系化的知识,可以说,凡是人们通过系统研究后形成的比较完备的知识体系,不管是否呈现自然科学般的规律性,都可纳入科学范畴。以此类推,人们对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解也不相同。

汉语中的“人文社会科学”包括人文学和社会科学两类。人文学(humanities)源于拉丁文“humanists”,意即人性、教养。原指与人类利益有关的学问,后泛指对社会现象和文化艺术的研究。从中世纪晚期欧洲教会学校发展的情况看,最初的人文学被视为科学的有机组成部分,从达·芬奇到哥白尼,其研究都被看成是文艺复兴的一部分。在英美的学术传统中,所有学科包括三类: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自然科学属于严格意义上的科学,社会科学有一定的科学性,人文知识则不能被看成是科学^①。德国人把科学分为两类:自然科学和精神科学(文化科学)。其中,精神科学或文化科学与我们今天讲的人文社会科学相似,包括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换言之,人文学也属于科学。^②

今天,英语语境中的“humanities”,有时被译为“人文科学”,有时也被译为“人文学科”。严格说来,在英美学术传统“科学”的“自然科学化”倾向日盛的情况下,将这个指称“the study of subjects like literature, language, history and philosophy”(即文学、语言学、历史和哲学等学科)^③的词译成“人文科学”,则有失偏颇,如林毓生教授^④将“humanity”译为“人文学科”,而不是“人文科学”,似乎更能表征其中的人文意义;现在我们将之译为“人文科学”,实际上已是“科学”概念的泛化,是“科学”一词的并不严格意义的使用。“人文学科”也好,“人文科学”也好,都指的是以人类的精神世界及其积淀的精神文化为对象的科学,是“关于人的价值

① 其实,英美的研究传统又有差异,就本体论而言,美国强调物质,英国偏重理念;从认识论角度来看,美国强调科学实在论,英国偏重理性思辨;在方法论方面,美国强调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一元论,英国偏重历史的和多元的研究方法。参见: Hurrell A. Keeping history, law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firmly within the English school[J].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01, 27(3): 489-494.

② 吴鹏森,房列曙. 人文社会科学基础[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1.

③ Procter P. *Cambridge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of English* [S].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④ 林毓生. 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8.

及其精神表现的科学”^①，“主要指以人类的信仰、情感、道德和美感等为研究对象的文科科系的学科。通常包括文学、语言、艺术、历史、哲学等领域”^②。人文科学的对象即人类精神文化现象，它从根本上说是“拟人主义和人类本位主义”的^③，人文学科中的宗教、哲学、艺术、音乐、戏剧、文学等学问都包含很浓厚的主观性的成分。”^④相比之下，“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通常指研究社会现象及其规律的科学，它是一个以社会客体为对象，包括经济学、政治学、法律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庞大知识体系。

不同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性质、研究使命、研究方法与成果体系都有所不同。我们通常有所谓“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之分。其实，基础研究既包括理论研究，又包括对实践问题的经验科学(empirical science)研究。人文社会科学不能不从哲学层面的价值问题，追问人与社会存在中的“为什么”问题；但社会科学逐步从哲学中分离出来后，越来越呈现“脱哲学化”的倾向^⑤，基于经验事实(empirical facts)的经验科学^⑥，突出了经验的公共的可观察的一面^⑦，研究的是“是什么”的问题，是对人类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各种现象的客观描述，旨在揭示人类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尤其是社会科学研究，不能忽视基于现实思考的解决问题的方案的研究，那就是解决“怎么办”的问题，希望能够给人以解决问题的指导，或是提供技术规范。

人文社会科学体系

基 础 研 究		应 用 研 究
哲 学 理 论	科 学 理 论	实 践 理 论
为什么 (应当是什么)	是什么 曾经是什么	怎么办
价值-规范陈述体系	事实陈述体系	技术-规范陈述体系
确立社会理想或价值	描述社会现象 揭示社会发展规律	指导社会实践

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发展趋势

1810年普鲁士教育部长洪堡(F. W. von Humboldt, 1767—1835)创办柏林大

① 黄楠森. 人学词典[M]. 北京: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1990: 517.

② 张光忠. 社会科学学科辞典[M].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0: 5.

③ 恩斯特·卡西尔. 人文科学的逻辑[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1: 26.

④ 王云五. 云五社会科学大词典(第一册)[M]. 台北: 商务印书馆, 1973: 37.

⑤ 赖金良. 作为经验科学的社会科学——兼论社会科学的“脱哲学化”问题[J]. 人文杂志, 2006(5).

⑥ 非归纳主义或归纳科学意义上的经验科学，既区别于人文科学基于体验意义上的经验，又区别于社会科学或自然科学中单纯的观察结果或实验室中生产出来的事实。

⑦ 陈嘉映. 经验科学? [J]. 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2).

学时,就倡导教学与研究相结合,首次将科学研究引入大学教育,随着时代的发展,科学研究更成了研究生教育的重要任务。科学研究的任务是通过发现、思考、探索 and 创造,揭示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探求客观真理。而科学研究的艰巨性、复杂性和长期性,客观上要求科学研究工作者除具备科学精神和相应学科的科学知识外,还必须掌握一定的科学研究方法。对于想踏上学术之路的研究生或是刚刚“登堂入室”的青年学者来讲,研究方法之重要性,不言而喻。正如俄罗斯著名生理学家、心理学家巴甫洛夫(И. П. Павлов, 1849—1936)所说:“初期研究的障碍,乃在于缺乏研究法。无怪乎人们常说,科学是随着研究法所获得的成就而前进的。研究法每前进一步,我们就更提高一步,随之在我们面前也就开拓了一个充满着种种新鲜事物的、更辽阔的远景。因此,我们头等重要的任务乃是制定研究法。”^①

麦克米伦等人(J. H. Mcmillan & S. Schumacher)将“研究”定义为“为某一目的而收集、分析信息(资料)的系统过程。”^②这个定义道出了研究的两个基本过程:收集资料与分析资料。其实,我们通常讲“研究方法”,也无非是收集资料的方法与分析资料的方法。不同学科、不同研究领域、不同研究主题的性质决定了应采用的研究策略与方法。与自然科学以严格可控的重复性实验不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都涉及到人,而人既是群体的又是个体的,既是历史的又是现实的,既是抽象的又是具体的,既是理性的又是情感的。理论性问题的研究,需要收集相关理论研究成果,加以系统的比较分析。实践性问题的研究,诸如研究市场行为的经济学、研究社会运行的社会学、研究权力配置的政治学等学科,所研究的社会现象,尚可通过调查、观察等方法予以客观地描述,诸如研究价值与人的心理自由的人文学科,则更多地通过质性研究和体验。

传统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囿于观念范围,以定性研究为主,借助逻辑推理方法,其价值取向是观念的,而非实用的。随着人文社会科学课题的日益复杂化、综合化、具体化,越来越需要应用量化方法,对相关资料、数据进行统计处理和系统分析。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以数学方法为核心的量化方法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应用成为一股潮流。各种数学分支学科,如代数拓扑学、博弈论、泛函分析、统计学等,已直接用于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社会科学的研究。经济学,作为应用数学方法最多的学科之一,已发展成许多与数学相关的学科,如数理经济学、经济统计学、经济计量学等。甚至在传统的人文历史学科,也出现了计量历史学等与数

① 巴甫洛夫. 巴甫洛夫选集[M]. 吴生林,等,译.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55: 49.

② McMillan J H & Schumacher S. *Research in education: A conceptual introduction*[M]. New York: Longman, 1997: 9.

理科学相关的研究。

定量方法的应用,招致强调体验、理解、意义与人文性的传统研究者的反对。在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的“范式战”过程中,将定性方法和定量方法结合起来使用的“混合方法(mixed methods)”^①应运而生。人们认为,用两种方法比用一种方法能更好地理解研究问题。混合方法被定义为“一种把定性和定量方法用于问题类型、研究方法、数据收集和分析过程和/或推论的研究设计”^②,“调查者在一项单独的研究或调查项目中对定性数据和定量数据进行收集、分析、混合和推断的研究。”^③混合方法研究的目的是“意义提升”(significance enhancement),其价值在于:(1)“三角互证”,即把定量数据的结果与定性数据进行比较;(2)“互补”,即在一种方法的结果与其他方法的结果比较中寻求解释、例证、改进和澄清;(3)“发展”,用某个方法的结果来丰富另外一种方法的结论;(4)“引发”(initiation),即揭示研究问题重构过程中似是而非的观点和矛盾,描述数据中出现的新观点;(5)“扩展”,通过使用多种方法来扩大研究的广度和范围^④。

三、研究由问题开始

研究由问题开始,中外诸多知名学者在总结他们的研究经验时,大都会提到这一点。著名学者梁启超指出:能够发现问题,是做学问的起点;若凡事不成问题,那便无学问可言了。……所有发明创造,皆由发生问题得来。^⑤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A. Einstein, 1879—1955),曾说,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更困难,“因为解决一个问题也许仅是一个数学上的或试验上的技能而已,而提出新的问题、新的可能性,从新的角度去看待旧的问题,都需要有创造性的想象力,而

① 混合方法研究,被西方学者看成是继定性和定量方法之后的“第三条道路”(Gorard S & Taylor C. *Combining methods in educational and social research*[M]. London: Open University Press, 2004.),“第三种研究范式”(Johnson R B & Onwuegbuzie A J. *Mixed methods research: A research paradigm whose time has come*[J]. *Educational Researcher*, 2004, 33(7): 14 - 26.)和“第三次方法论运动”(Tashakkori A & Teddlie C. *Handbook of mixed methods in social and behavioral research*[M]. Thousand Oaks, CA: Sage, 2003.),“第三种研究共同体”(Teddlie C & Tashakkori A. *Foundations of mixed methods research: Integrating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approaches in the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M]. Thousand Oaks CA: Sage, 2008.)。

② Tashakkori A & Teddlie C. *Handbook of mixed methods in social and behavioral research*[M]. Thousand Oaks, CA: Sage, 2003: 711.

③ Tashakkori A & Creswell J W. The new era of mixed methods[J]. *Journal of Mixed Methods Research*, 2007(1): 4.

④ Greene J C, Carracelli V J & Graham W F. Toward a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mixed-method evaluation designs[J]. *Educational Evaluation and Policy Analysis*, 1989, 77(3): 255 - 274. 参见: 蒋逸民. 作为“第三次方法论运动”的混合方法研究[J]. *浙江社会科学*, 2009(10).

⑤ 梁启超. 指导之方针及选择研究题目之商榷[A]. // 戴逸. 二十世纪中华学案(综合卷1)[M]. 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9: 119.

且标志着科学的真正进步。”^①我们通常讲,做研究,要有“问题意识”。问题意识是一种思维的问题性心理品质,表现为人们在认识活动中,经常意识到一些难以解决的、疑惑的实际问题或理论问题,并产生一种怀疑、困惑、焦虑、探究的心理状态,这种心理又驱使个体积极思维,不断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②在波普尔(K. Popper)看来,“科学只能从问题开始。”科学发现从问题出发,科学理论的创新源自提出新的问题;产生原创性理论的问题有着特定的环境,即“问题情境”,问题以及与之相关的猜测和假设都可能具有普遍意义,但问题的出现或发现则要依赖于相对特定的情景;问题存在于(原有)理论与客观现实之间的矛盾(不吻合状态),任何理论都有其解决不了的问题,一旦这样的问题被发现,就可能产生新的理论,所以,“应当把科学设想为从问题到问题的不断进步——从问题到愈来愈深刻的问题。”^③相比之下,科克斯(R. Cox)虽然认同问题意识是理论的起点,但他更愿意将问题意识定义为在特定历史时期对某些问题或事件的意识^④,问题是客观事实作用于某种特定环境中的主观意识的产物,问题与特定社会文化视角相适应^⑤。由此看来,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问题”,可以是“新”问题,是随着社会变革与发展而产生的、以现有知识体系无法解释或解决的问题;可以是“老”问题,对那些已做大量研究的问题,可以以不同的理论、不同的研究视角、不同的研究方法加以新的诠释;可以是“老”问题的新变化,随着社会的变化,一些原本存在问题,其类型、特征、性质等,都发生了某些变化,以原有的研究成果难以解释。

“研究问题”的确定是一个复杂的思维过程,是一个由研究领域到研究主题再到研究问题逐步聚焦的思维过程,不仅要明确拟研究课题的边界条件,更要明确研究过程中拟解决或探索的问题是什么。研究领域一般是指研究课题所在的学术领域。研究“领域”与“学科”有着紧密的联系,但又有差异,日本社会学家富永健一认为,“领域”是指认识和系统化的对象的特定化,“学科”是指认识和系统化原理的特定化;一个对象领域可以由几个不同的学科从多方面进行研究,一个学科也可以研究各个不同的对象领域^⑥。如此说来,研究领域是拟研究课题的“对象范围”。在

① 爱因斯坦,英费尔德. 物理学的进化[M]. 周肇威,译.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 66.

② 姚本先. 论学生问题意识的培养[J]. 教育研究,1995(10): 40.

③ 卡尔·波普尔. 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M]. 傅季重,等,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319.

④ 科克斯在与名词的“problem”相区别的意义上使用“problematic”,并将其定义为“a historically conditioned awareness of problems and issues”。参见, Cox R. Social forces, states and world order[A]. // Keohane R. *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207.

⑤ Cox R. Social forces, states and world order[A]. // Keohane R. *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207-8, 216-7.

⑥ 富永健一. 经济社会学[M].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1984: 5-6.

确立研究的“对象范围”的基础上,研究者需要进一步将研究视野聚焦,确立“研究主题”,即研究的主要方向和研究题目。一般来说,研究题目即确定了拟研究的“问题”,但同一个题目,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会有所不同,所以,还需要进一步收敛,聚焦“研究问题”,我们通常会问,某研究究竟要解决什么“问题”。“研究问题”确定过程,是一个由开放思维到收敛思维的过程。一般来说,我们确立了一个研究领域之后,需要通过文献检索,了解在这个领域,其他研究者都研究了哪些问题,进展到什么程度,提出了哪些观点,这些观点之间有哪些区别和联系,研究者只有做出文献综述的“谱系图”,才能进一步发现、聚焦自己拟研究的“问题”。

中国学术一直遭受“问题”贫困^①,其实是“高质量问题”的贫困。超越对现实存在之缺陷的感性认识,从纯粹理智兴趣与逻辑思维出发,以一种价值中立的态度,自主而自由地探索人与社会存在的规律,不仅可以形成所研究的“问题”,提高“问题”质量,更是提高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整体水平的需要。当然,这取决于研究者研究素养的提升。

四、科学性与人文性的统一

“每个从事与人有关的研究的人都充分地认识到,人们无法为了‘客观的’探究而抛弃自己的人性;抛弃自己的人性,既是不可能的,在道德上也是不可取的”^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除揭示人文社会世界的本质与发展规律外,还提升出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人文社会的问题既不是单纯的逻辑实证的问题,也不是单纯的语义分析的问题,而首先是历史观、价值观的问题,是社会批判、文化批判所依据、所坚守的理想与信念的问题^③。作为知识分子的人文社会科学家,是“为理念而生的人”^④。人类的经验事实是客观存在,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对经验事实的选择,却与历史观、价值观有着紧密的联系。

基于人性的复杂及其丰富的展现形式,人文科学并不追求能普遍认同的发展规律,而是针对各种文化现象探索人性的深度和广度,描述各种具体的人性及其文化表现。正因为如此,人文科学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目标的求异性和成果的多样性。“所谓‘人文精神’,正是从各门‘人文科学’中抽取出来的‘人文领域’的共同问

① 崔平.生活提问与逻辑提问——对“问题意识”健全结构的哲学分析[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4).

② 格巴,林肯.自然主义探究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A].顾建民,译.夏孝川,校.叶澜,施良方.教育研究方法[C].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8:291.

③ 劳凯声.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问题意识、学理意识和方法意识[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1).

④ 刘易斯·科塞.理念人——一项社会学的考察[M].郭方,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2.

题和核心方面——对人生意义的追求。”^①人文精神关注人的审美情感、道德理想、人格完整和终极关怀等文化价值。

在定量研究日盛的情况下,社会科学的人文性追求正面临被消解的危险。社会科学通过对人类文化与社会本质、发展规律的研究,在追求科学性的同时,仍需要通过语言、行为、文字、实物等来进行研究,从而探讨与人类生存、发展、幸福有关的价值与意义,探索包括生活的意义、价值、理想、信念、精神境界等在内的生命与人文意义,丰富人类的精神世界,提升生活质量,指导改造社会的实践活动。

“批判”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根本特点之一^②,康德(I. Kant, 1724—1804)确立了“批判”在哲学领域的合法地位,赋予“批判”以哲学意义上的理论内涵,主张对人的理性认识能力进行批判性的检讨和反省,并进一步认为一切事物都必须在理性面前接受批判。后世学者的批判思想,都源于康德所确立的批判精神。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通过拷问科学上和日常生活上所使用的那些原则,不断“拷问”时代的问题,深度挖掘问题产生的现实根源,直指问题产生的前提,在理论上和思维上予以澄清;同时,确立新的解释框架,并依此重新阐释已有问题,使问题能够在批判中获得新的生命活力。由此,批判不是简单的驳斥,不是一味的否定,批判是既克服也是保留,是继承也是发展,批判意味着扬弃。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目的是,不在于知识的传统,而在于思想的获得;不在于破坏性的摧毁,而在于建设性的重构,批判意味着合理重建和再塑传统。

五、历史与逻辑的统一

逻辑与历史统一的思想,首先是由黑格尔(G. W. F. Hegel, 1770—1831)提出来的^③,但他把历史现象看作是逻辑过程中事先安排好的东西,认为先有逻辑,后有历史,逻辑和历史统一于“绝对精神”。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出发,批判改造了黑格尔的逻辑与历史的统一的方法,使之成为科学的辩证逻辑的方法。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逻辑与历史统一,包括:(1)使研究的逻辑进程与客观现实的历史发

① 王晓明. 人文精神寻思录[M]. 上海: 文汇出版社, 1996. 207.

② 从词源学角度讲,“批判”一词,德文为“kritik”,英文为“criticize”,均源于“古希腊语“Krino”及其名词“Krisis”,其原意是“区分”、“选择性地评判”、“分隔”并“加以筛选”。古希腊语境中,批判主要是用于文学批评;中世纪,批判主要是被用作医学名词,表示“危象”和“病情危急”;到文艺复兴时期,批判的语义重新返回到古希腊的语境中,用于文学批评。参见,韦勒克. 批评的概念[M]. 张今言,译. 北京: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1999: 20—21.

③ 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指出:“历史上的那些哲学系统的次序,与理念里的那些概念规定的逻辑推演的次序是相同的。我认为:如果我们能够对哲学史里出现的各个系统的基本概念,完全剥掉它们的外在形态和特殊应用,我们就可以得到理念自身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的逻辑概念了。反之,如果掌握了逻辑的进程,我们亦可从它里面的各个主要环节得到历史现象的进程。”(黑格尔. 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M]. 贺麟, E太庆,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1: 34.)他在《逻辑学》中又说:“那在科学上是最初的东西,必定会表明在历史上也是最初的东西”。(黑格尔. 逻辑学(上卷)[M]. 杨一之,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6: 77)

展进程相一致。正如恩格斯所说:“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①。(2) 人文社会科学理论的逻辑进程与关于对象认识发展的历史进程相一致,人文社会科学各门学科的概念、范畴的发展与其理论的历史发展进程相一致。(3) 思维科学的理论与认识史、思想史相一致,个体的思维规律与整个人类思维发展规律相一致。人类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是客观存在,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包含了人类发展与社会发展的无数细节和偶然因素,是对历史的总结和概括。具体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要放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加以考察,从而发现论题本身的规律性与现实独特性。坚持逻辑与历史的统一,需要辩证地处理历史方法和逻辑方法的相互关系。历史方法重在描述,依照对象发展的自然进程揭示其规律;逻辑方法重在思维,用概念、范畴、理论等形式概括反映对象发展的规律。因此,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逻辑分析要以历史发展为基础,历史描述要以逻辑联系为依据。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逻辑分析过程,是一个概念化、系统化、理论化的过程,这一过程贯穿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始终,从研究问题的概念化,到研究的内容的逻辑关系系统化,到成果表达的理论化,无不需要逻辑分析的支持。

六、 坚守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规范与伦理

随着科学研究事业的繁荣以及人们在科学研究过程中的功利性追求的不断加剧,许多国家的研究组织都制定了研究规范,并加强研究规范、研究伦理教育。这里涉及三个相互关联的问题:研究规范、研究伦理、学术道德。

在美国研究诚信办公室(Office of Research Integrity, ORI)和美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的资助下,美国研究生院委员会(Council of Graduate School, CGS)启动的美国研究生负责任研究行为(Responsible Conduct of Research, RCR)教育计划即是一项在研究生院大学推行的旨在加强对研究生的科研诚信教育的示范项目。^② 随着项目的开展,许多大学

① 恩格斯. 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A]. //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122.

② 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国家卫生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 NIH)要求所有承担政府资助研究项目的研究人员(包括研究生)必须完成基本的科学伦理道德的培训。1992年,研究诚信办公室由科学诚信办公室与科学诚信审核办公室合并组成,该办公室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推进RCR教育。随后,ORI先后资助启动了分别针对研究生、博士后、科学研究院以及管理机构的RCR教育计划。进入21世纪后,随着社会对RCR教育认识的日益明确,2001年卫生与公共事业部下属的多个部门召开教育峰会决定成立了RCR教育协会(The Responsible Conduct of Research Education Consortium, RCREC)。协会的主要任务是发展RCR教育标准,确保标准的执行,推进研究机构之间的RCR教育的交流,评价RCR教育的成效。2006年RCREC同应用与职业道德委员会(Association for Practical and Professional Ethic, APPE)合并组成RCR教育委员会。

与研究院所对 RCR 教育的重要性的认识也不断提高,不少学校发展了 RCR 系列网络教程,积累了丰富的 RCR 教育资源。根据美国研究诚信办公室提出的 RCR 教育目标,RCR 教育的内容涉及几个方面:^①

- 数据采集、管理共享与所有权(Data Acquisition, Management Sharing and Ownership);
- 利益冲突与履行承诺(Conflict of Interest and Commitment);
- 人体试验(Human Subjects);
- 动物实验(Animal Welfare);
- 科研不端行为(Research Misconduct);
- 成果发表与作者责任(Publication Practices and Responsible Authorship);
- 导师/学生责任(Mentor/Trainee Responsibilities);
- 同行评议(Peer Review);
- 科研合作(Collaborative Science)。

在我国,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学风建设委员会组织编写了《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规范指南》,科学技术部科研诚信办公室组织编写了《科研活动诚信指南》。^② 关于“学术规范”,《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规范指南》说:“学术规范是根据学术发展规律制定的有关学术活动的基本准则,反映了学术活动长期积累的经验。学术共同体成员应自觉遵守。学术规范是为了防范学术研究中可能出现的失误与偏差,为学术研究创造一个公平、公正、有序的环境,保障和推动学术研究持续、文明、健康的发展,增强学术共同体的凝聚力,保障学术共同体的和谐。”^③ 为了规范我国的科学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和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于 2005 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GB/T 7714-2005)。^④ 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尤其是初学者而言,从一开始就规范引文著录格式,养成一个良好的研究习惯,极为重要。

学术道德问题是近年来科研领域面临的极为严重的问题,为学界所诟病的学术不端行为(不正当的研究行为),是指那些学术共同体成员违反学术准则、损害学术公正的行为。《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规范指南》列举了八种学术不端行为,对

① <http://ori.hhs.gov/education/>

②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9 年版。

③ 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学风建设委员会. 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规范指南[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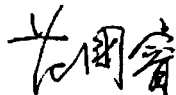
④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GB/T 7714-2005)[EB/OL]. [2005-03-23][2011-05-18] <http://www.chinaios.com/BZ-shuju/standshow.asp?table=gbtwo&id=16510>

于所有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学者而言,都须引以为戒:

- 抄袭剽窃、侵吞他人学术成果;
- 篡改他人学术成果;
- 伪造或者篡改数据、文献、捏造事实;
- 伪造注释;
- 没有参加创作,在他人学术成果上署名;
- 未经他人许可,不当使用他人署名;
- 违反正当程序或者放弃学术标准,进行不当学术评价;
- 对学术批评者进行压制、打击或者报复等。^①

以上所谈,是笔者在指导研究生过程中的心得,择其一二,挂一漏万。研究需要方法的支持,方法得于教育。基于此,笔者到华东师范大学研究生院工作以后,就与同事商讨,在研究生教育过程中开设供全体人文社会专业研究生选修的“研究方法”类课程;今适逢上海教育出版社近期推出“社会科学研究指导丛书”,其用心,可谓异曲同工。这套“社会科学研究指导丛书”,为教育、心理、社会学等社会学科的研究生和学术人员提供一系列社会科学研究规范、方法与技能方面的指导,包括研究方法和策略、文献综述、引注规范、学术写作策略等,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初学者,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生而言,可谓“雪中送炭”。所选择的图书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实用、简洁。在实用性方面,作者都是在研究方法和学术写作指导方面有丰富经验的学者和教师,充分了解研究生在从事研究过程中的问题和困惑,因而能够十分有针对性地提供建议;写作上着重讲述步骤和方法,较少理论阐述,充分体现了注重操作的特点。写作风格上,本套丛书倾向于简洁明快,用较少的篇幅指出要点,书中的要点提示、小结、自测表等也可以帮助读者快速掌握相关操作。

特向读者推荐。



2011年6月6日

于华东师范大学研究生院

^① 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学风建设委员会. 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规范指南[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9: 5.

前言

假如身处学术界,你可能就不得不信奉“不出版,就出局”的信条。不过,对此信条,圈内人士早已颇有微词,很多人甚至充满愤恨与敌意。因为如何评价写作以及如何对其进行奖励,本身就是个纠缠不清的问题。虽然如此,很多人还是倾向于将写作视作学术生活的重要支点。一方面,对学者而言,学术写作是如此之重要,但另一方面,又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们对写作过程的观察、了解以及反思还是少之又少。假如我们将学术写作的过程视作教师和学生学术能力的体现和他们成功的关键,那么对写作的动力和挑战进行深入的分析就变得颇为重要了。本书的基本目的即在于此,它力图培养相关人员的学术写作能力,为他们提供一种方向,以使他们能够有效地应对自身所面临的挑战。对于那些初窥学术世界门径的人来说,这本书可能尤其有所帮助。不过,我相信,那些在学术界浸淫已久的老手也定能从本书受益,因为它可能帮助他们对自身那些树立已久的观念重新进行思考。

学术写作过程本身就是有着很多问题,但也蕴含诸多潜在可能的过程。尽管同一学科内部或者不同的学科之间,在写作风格上都存在差异,但是,对于写作的人来说,他们可能会经历一些同样的问题。而目前,我们对这些问题的了解可能还是似是而非。本书意在说明这些共同的问题,从而能够帮助你去解决这些问题,让你能够变得更为多产,更有效率;让你对何谓学术,何谓学术写作人员有更为健康和积极的认识。不论你是在撰写博士论文,在计划给期刊投稿,在应对评审们的意见,还是在写一篇研究计划,本书定能让你取得更大的进步。它定会有助于你发展出一套策略,借助这套策略,你不仅能顺利地完成任务,还能对你的学术生活——写作在其中扮演着核心的角色——有一个更为完整的掌握。

我们的背景与观点

在自身所属的学科内,我们写作经验丰富。另外,我们也长期和学术写作者打交道。在本书中,我们对人们在学术写作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以及所担心的问题进行了整理。本书所述的诸多方法由我们设计,或者为我们亲眼所目睹,许

多人借之取得了重要突破。我们成书的一项动机就在于分享那些我们所发现的能够促使学者们形成更有效率的写作习惯的方法。在成书过程中,我们也探讨了一些我们认为对提升学术写作效率而言非常必要的价值观念和想法。

写作是个需要反复打磨的过程

本书所要谈及的所有方面都涉及一个核心的思想,那就是写作是一个需要反复打磨的过程。这种反复性反映了学术写作过程的本质所在,却也使得那些必须从事写作的人将写作过程视为畏途。我们认为一个有效率的写作者必须认识到写作过程的反复性,在从事写作的过程中,可能有时进步神速,有时进展缓慢,有时还要回过头反复掂量和修改自己的作品。这些思想我们在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中都进行了详细的论述——我们仔细地界定了学术写作过程,并对写作过程的反复性进行了讨论。

我们相信,在你成长为一个学术写作者的过程中,理解学术过程中存在的那些悖论是非常重要的。一旦当你认清学术写作的悖论本质,并且当你再次遭遇这些问题时,就再不感到惊讶,那么你就有可能以一些新的、有趣的方式去应对学术写作过程中所存在的那些挑战。

写作的问题——学术界的问题

困扰学术写作的问题也同样困扰着许多带有创造性特点的活动——这些活动在组织环境下变得越来越高度地“事务性”。假如你是一位多产的写作者,那么你可能会受到各种奖励,否则,你就会付出沉重的代价,写作所带来的压力和威胁正成为现今学术生活的一种主旋律(Chandler, Barry and Clark, 2002)。写作可能受负面的伦理所推动,这种负面伦理与专业发展的“匮乏”模式相联系。“除非你是个博士,否则你就不是一个合法的学者”;“除非你经常在一些排得上号的杂志上发表,否则你就别想晋升了”;“除非你给你们系带来大笔研究基金,否则你在学术圈里就不名一文”。这些经常被看作是学术生活的真实写照。学术界的部分生活看起来还有点优越,但这种优越越来越需要代价。代价的一部分就是你必须承受写作的压力。很多人都提到说,同事之间的竞争犹如割喉,不是你死就是我伤。很多人悲叹道,这种倾向鼓励的不是相互合作而是极端的个人主义,它与大学中本来的生活背道而驰。积极的写作氛围可以促进思想的交汇,推动合作,改善教学,提升研究与学习。我们非常赞同一

些评论人士的主张,认为现在是时候重新思考写作的本质了。

对很多人而言,学术写作已经开始变成学术生活中带刺的那一面,它阻碍所有人团结到一起。可以说,“新公共管理”和管理主义——将公司治理的价值观应用到学术界——的兴起势必成为一种障碍。在它们的妨碍下,学术写作很难成为滋养学习与研究、促进并维持不同学科进行对话的平台。而我们相信,通过学术写作这条路径,大学中的教、学与研究定能够实现更好的整合。假如能将写作加以重新定位,让写作过程变成一个更加正面、更具合作性的过程,那么当代大学所面临的许多问题都可能会迎刃而解。在本书中,我们试图用两个立场来考虑问题——站在学者个人的立场以及站在大学组织发展者(organizational developer)的立场——并提出了一整套干预方法。我们希望通过这套干预方法来催生更为健康的写作模式,并让这种模式能够维持下去。

对其他研究领域的借鉴

在思路形成的过程中,我们借鉴了许多来自不同领域的已经或正在成熟的观点。我们探讨了一个事实——假如同外部的回报分开,写作本身可能是个让人感到满意与愉悦的过程。我们提到了“如流”(flow)(Csikszentmihalyi, 1990)的概念,这个概念描述的是:当以绝佳的状态完成某项任务时,人们会获得完全的、自然的愉悦感。我们也借用了“忘却事务”的取向这个提法,它指的是一种非常自然的写作,它指引我们以更为健康和更有意义的方式写作。通过讲述自己以及其他人的经历(Grant and Knowles, 2000),我们想要表明:写作可以是一项令人愉悦的活动——即便是对那些害怕写作过程,在写作时觉得缺乏自信和无法胜任的人而言也是如此。

我们也相信,许多非常流行的提法,例如情商(Goleman, 1995)、压力管理、自尊、生涯发展,以及指导、建立网络、训练的原则等,也能够被有效地植入到个体和团体的写作策略中。在本书中,我们讨论了一系列的干预办法,在这些干预措施中,我们进行了这些植入尝试。

本书概要

在第一部分中,我们对在大学以及其他第三级机构^①中的学术写作进行细

^① 爱尔兰的第三级教育主要由大学、技术学院以及教育学院组成,一般统称为高等教育机构。——译者

致的分析。

在第一章中,我们对学术写作的一些重要方面进行了说明与讨论,并以此作为本书的开始。我们探讨了写作的反复性,并认为写作的所有方面都具备这种反复性的特点。我们还对写作过程中其他一些不可避免的悖论进行了说明。通过分析写作过程中的悖论,我们提出了一个制定学术写作策略的矩阵,这个矩阵能够帮助形成一个更为有用的框架,借助这个框架我们就可以发展出更为正面的写作方法,并同时规避那些无用的做法与习惯。在第二章,我们主要关注如何让你更有创造性、充满活力与自信地投入写作过程。“进”——或者称之为“向前迈进”——指的是作者思路流畅、面对很多可能性、有着很大选择余地的阶段。要想进入这种状态,你需要有充分的准备和计划。我们将向你介绍一些激发并释放你思想火花的办法。我们鼓励你去探索这个“有创造力的阶段”的积极方面,但与此同时,你也需要认识到,它也有消极一面,通常与无组织、混乱以及信息过载联系在一起。在第二章的结尾,我们提出了一些非常实用的建议,以帮助写作者在写作过程中取得进步。

在第三章中,我们讨论了为什么“退”——或者说在取得一定的进步后再后撤——是写作过程中非常必要的一步。在本章中,我们将要说明,在你的写作中,你需要何种“退”。“退”也许由你独立启动,也可能在他人的启发下启动。在第三章中,我们还提出了一种结构化策略,借助这种策略,我们可以培养出面对批评意见的健康态度和回应办法。通过增进对这一过程中的正面和负面经历的理解,通过发展一些重估你写作的有效方法,我们会告诉你如何探索你写作过程中的退。在第四章,我们探讨了在寻找发表你作品的地方时,了解你自己所在的学科有着怎样的重要性。我们说明了学术作品的一些共同特点和独特之处,并提出了一些方法,而通过这些方法,我们可以将这些特点融入自己的学术写作过程。

在第二部分,我们详细地说明了可以用来在第三级教育机构中进行学术写作能力建设的三种创造性路径。在第五章,我们仔细描述了在运作“退居写作”的项目时需要在理论和实践方面进行哪些考虑。在第六章,我们仔细描述了“为出版而写作”的项目在结构方面的一些细节。在第七章,我们探讨了如何通过建立“写作小组”的形式让学术写作变得更为有效。第八章中,我们探讨了这些制度性的创新能够给我们带来何种洞见,这样做的目的在于让大家重新认识与理解写作实践在学术界有着怎样的含义。我们特别强调的是:不论是对教

员还是对学生而言,以团体为基础的、合作性的学习有着特别的重要性。

在第三部分中,我们将集中探讨你可以用哪些实用的方法来重新管理你的学术生活,如何使得写作在占据你的职业生涯之中心位置的同时,还与其他重要活动并行不悖,以一种积极的方式联系到一起。我们还将向你展示,成为一个更高产的写作者,甚至可能会使你更好地扮演教师和学者的双重角色。我们建议,为了更好地推动写作,你需要重新认识你的责任,还有你在能够在职业和私人方面获得支持的关系网络中的权利。在本部分的最后一章中,我们就本书中探讨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总结,并提供了两个非常实用的模型,借助它们,你在学术写作过程中可能会更加得心应手。

本书中的某些设想非常简单,不言自明。不过某些策略可能是你闻所未闻的。我们希望这些设想和策略能够让你轻松快速地推进自己的写作,能够鼓励你享受写作这个旅程。希望通过了解这些想法与策略,你不再总是在写作时疲于奔命,斤斤计较自己到底离终点还有多远。我们以为,只要你越来越关注写作旅程本身,关注这段旅程中的错综复杂与别样景致,你就会越快、越开心地享受这个旅程。

假如你正在写作过程中做困兽斗,或者你确实体会过一些苦恼,那么我们希望本书能够有助于你忘掉曾经经历过的困难,并重新去理解学术写作过程的不同方面。假如你的确已经写得不错,我们希望本书将有助你对写作过程产生更为正面的想法,并进一步提升你的写作水平。假如你是个有兴趣提高别人写作水平的人,这本书会推动你去思考你需要的一些方面。在这本书中,我们鼓励学术写作人员、教育人员还有学术写作教师用他们之前没有用过(或者没有如此深入地用过)的方式去思考写作的理念、节奏与过程。假如你将写作视为一个线性的、逐步推进的过程,你就可能无法忍受还要“回过头”去重新审视和评估你的写作。我们希望通过本书,你能学习到一些新的策略方法,并通过它们来丰富和发展你自己应对写作任务的独特方式。我们希望本书所提供的反思、策略、指导以及建议能够帮助你将学术写作变作一个高效、快乐和令人满意的过程,而这些正是你应当体验到的学术生活的核心特点。

目 录 | Contents

第 一 部 分/ 1

第 1 章	学术写作: 定义与理解	3
第 2 章	进: 开始, 获得动力, 积极投身学术写作	19
第 3 章	退: 评阅, 修改, 提炼和改善你的写作	33
第 4 章	学术写作中的学科特性	48

第 二 部 分/ 63

第 5 章	以退为进: 计划, 运作和参与“退居写作” 干预项目	65
第 6 章	为出版而写作	80
第 7 章	写作小组	100

第 三 部 分/ 119

第 8 章	重新定义学术写作实践	121
第 9 章	将写作融入你的生活	132
第 10 章	通过写作来调节教学与研究	148
第 11 章	进与退: 学术写作过程中的内在动力	164
参考文献		172

第一部分

倘若想要掌握学术写作的过程,我们就应当了解这一过程的本质、阶段以及特点,这是起点。在理解这一过程复杂性的基础之上,我们才能谈论所谓这一过程带来的挑战。在开篇的四章,我们对写作中的悖论、写作时间的问题、写作中进与退的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并认为,学术写作者应当习惯写作内在的复杂性与独特的节奏。这四章为本书的第一部分。在这部分中,一方面,我们承认每项写作任务都有其独特性,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认为不同的写作者在学术写作过程中亦会遇到共同的问题,写作有一些共通的方面,而这正是本书第一部分所要着力探讨的内容。

第 1 章

学术写作：定义与理解

导言 · 写作过程的反复性与持续性 · 了解学术写作中的悖论 · 写作中的时间维度 · 写作练习 · 如何界定你写作过程中的挑战

导言

在本章中，我们提出了一个探讨学术写作动力与悖论的框架。你可以借助这一框架分析自己的学术写作过程。不过，你也需要知道这样一个事实：再多的理论与知识都不能帮助你获得好的写作效果，除非在学习这些理论与知识的同时，能够结合自己的写作过程切实地使用一些实用的战略与战术。不过，我们也发现，假如写作者们能够了解一些在学术写作过程所可能遇到的悖论与困境，他们可能也会因此受益，因为这本身有助于他们掌握一些实用的写作方法。那些参加我们写作项目的人经常反馈说，对写作含义的重新审视，对写作过程中那些困境与悖论的分析，使得他们对写作有了更强的控制感，让他们了解到如何去写、什么时候去写，以及写些什么。你可能发现这些对你同样适用。而且，一旦当你更清晰地审视那些让你着手某项写作或者又让你放手的那些事情时，你或许就可以写得更快、更好。

对写作的复杂性和其中存在的悖论进行审视，有可能有助于你对自己的写作经历有更多的感觉，也可能会使你更好地控制与写作相关的那些过程。写作经常被视为学术生活中一个必须做，但做起来又麻烦的事。对其复杂性与悖论的分析有助于我们去了解为什么在许多不同的环境中，人们对写作会产生类似的感觉。

为了探讨并强调写作过程中所存在的这些复杂性与悖论，我们将要首先讨论写作的反复性与持续性，以及为什么将学术写作视为一个反复的过程是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们讨论写作中所存在的悖论，意在说明学术写作过程中的那些跌宕起伏。我们还将介绍一个非常实用的框架，在这个框架中，我们融入了一些想法，例

如在繁忙的学术生活中进行有效的写作以求得一次次的进步,以及在更长期的写作过程中利用机会获得进步,我们希望你们能够借助这个框架去管理好写作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那些悖论。

写作过程的反复性与持续性

成为一个写作者的过程尽管复杂坎坷,却是一段非常重要的旅程。这段旅程可能会让我们重新发现自己,重新发现自己的想法,重新发现我们置身于其中的世界,重新发现我们作为一个学者、教师、研究者或者学术人员的职业身份。

我们不当将拒绝写作视为有原则,视为一件抵制学术界不断增长的需求的“壮举”(尽管我们知道为什么会有人因为某些原因做出这种选择)。相反,我们应当将这种行为视作对学术生活的半放弃,因为它放弃了学者合法地发出自己声音的手段,放弃了自己的声音被尊重的权力。换句话说,选择在你的专业领域进行写作,是你在你意欲占领的世界表达自己的勇气和投身其中的热情的积极行为。

有很多防止错误开始的办法。也有很多将写作同你生命中的其他活动进行整合的办法。我们最好不要将学术写作看作一个被动顺从的过程,而是将其看作你主动发出自己学术声音的过程。通过主动地回答写作过程中所可能遇到的问题——例如,“如何学习写作?”“人们如何组织自己开展写作?”“人们会遇到哪些共同的困难,为什么?”“人们应当如何对待写作,怎样将它融入自己繁忙的职业和个人生活?”——你就有可能将写作变成自己专业发展中可控和可实现的那个部分。

要回答诸如此类的问题,我们首先需要有一种意识:写作不是一个单一的、简单地指向某一结果的线性过程。相反,它是一个能够体现出你专业学习过程的征途,也是(至少应该是)一个包含着反思、改进、发展、进步与各种成就的连续的过程。它包含了不同的过程与阶段,是一项能够让你的专业生涯得以顺利发展的活动。它不是你实现其他目标的路障,也不是让你还没有开始做就已经感到害怕的事情。

假如我们能够关注写作过程中必要的一些步骤,并了解在这一过程中的不同阶段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事情,那么我们就可能从中有所收获——这种收获可能绝不亚于我们去学习一个最终的、绝佳的写作成品。假如将写作看作一个反复的过程,你就有可能更好地认识在自己的写作过程中可能会遇到哪些挑战;假如能像

许多研究者和理论家所建议的那样将写作看作一个反复的过程,那么你就有可能发展出一些实际、合适而又有效的写作策略。假如你已经掌握了一些个人策略,那么对写作过程的反思还是能够帮助你去改善这些策略。

写作是你学习的良师益友,而非你需疲于应付,终日回避的敌人。在每一项写作任务中,我们都可能发现让人快乐的积极一面——不论这些任务有时候看起来如何繁重。

许多评论者都提到过与学术写作相关的那些悖论。假如你能清晰地注意到这些悖论,那么你就有可能知道该如何对待写作中所包含的那些矛盾和复杂性了。

写作过程可能跌宕起伏——对于有些人来说,这些可能已经耳熟能详,对另外一些人来说,则可能需要不断地发现。不论你是一个有经验的写作者,或者还只是一个新手,我们相信,对写作过程中所可能包含的那些两难问题的认识将会非常有用。

学术写作不是对某人已经形成的想法的完全的书面呈现。它从一些有瑕疵的、不完整的、含混不清的想法和概念开始。假如你能意识到这些,并利用好这点——写作内在的“可不断修正性”——你就有可能不断地回到起点,在很久之后再重新修正你最初的想法,去以不同的方式去看待同样的事情,去试验、修改、重复和重新认识——这些正是学术的精髓所在。在其他任何一项学术活动中,例如教学、管理与辅导学生,你每天都在践行这种精神。

即便你的目标是写出一篇完美的作品(这种强加的目标在很多时候可能会挫伤写作者的最初尝试,不过吊诡的是,很多人还是趋之若鹜),但是假若你发现你所必须经历的过程虽不完美,却也充满充满新的发现与偶然的回头路,与你那完美的终点比较起来,这不同样是件有趣的事吗?

我们经常鼓励那些从事学术写作的人要把写作当作一个值得享受的旅程(而不是像他们自己平时说的那样)。许多人发现这个想法非常有吸引力,他们时常将写作看作是学术工作中的一项苦差事,而现在这种新的想法好似一剂良药。当我们鼓励他们更多地考虑学术写作的这一面时(将写作当作一个值得享受的、积极的、富于创造性的、赋权的过程),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反馈说,即使只是在写作过程中想想这些词汇,都会让他们觉得对写作有更为正面的体会。

但是,也许并非所有人都如此想——你或许就是如此。有些人告诉我们,这样的想法不切实际。他们说这些想法太过理想,并不能反映出他们工作的实际。对

他们而言,学术写作既不会带来什么积极的体验,也不会让他们感到更有权力。因此,他们无论如何都不相信这些能够带来改变。

作为写作培训者(writing developers),我们在自己的工作中对这些反应进行了反思与探讨。我们认为,即便将写作看做是一种非常学术性的活动,也不应当认为它会让人倍感折磨。对于很多写作者而言,情形应当恰好相反。事实是,在很多学者看来,写作是一件让人高兴不起来又不得不做的事。这种想法普遍存在于不同的学院和大学里。我们认为:既然写作是一件你不得不做又有点讨厌的事,那为什么不换个角度来思考它呢?或许,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过程,我们应当去分析一下我们为什么对写作有着如此多的负面联想。即使你不是特别地讨厌写作过程,但是在写作时你仍然不可避免地会遇到一些问题和困难,对写作及其过程与悖论的分析也许有助于你解决这些问题。

了解学术写作中的悖论

写作过程包含一个个小任务,我们不断地开始,进步,然后完成一项项复杂的挑战。在这一过程的不同阶段或者同一时间,你可能需要使用许多不同的技能,调动各种可能的倾向。有些人将写作喻为一项最为复杂的技艺,认为它需要写作者在神经、体力、认知以及情感等方面都具备一定的实力(Levine, 2004)。另一些人(最惹人注意的是 Elbow and Belanoff, 2000)则认为,即使写作对写作者的技艺和能力都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他们仍然有可能让这个工作变得简单——至少可以简单到处理起来得心应手,而且还能效果不错。

我们赞同彼得·艾尔博(Peter Elbow)的乐观看法,那就是所有的学术人员都能写作,而且还能写得不错。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我们就不需要了解写作过程中各种不同甚至相互矛盾的阻力与拉力。

写作包含了开始与结束,这两者都需要不同的倾向。写作需要听从别人的意见,但是也需要你有自信心,需要你愿意表达自己的声音、观点与解释。写作可能需要我们对不同作品的细节有非常清晰的认识,同时它又需要我们将这些细节置于更广阔背景下,需要我们从更广阔的理论背景去发现和解释这些细节之间的联系和不同。我们对某一现象的认识和发现可能会影响我们对其进行的描述,但是我们的感觉(更详细地说是我们对自我的感觉)更会影响到我们的写作(Boice, 1988)。写作中创造性的一面需要一点混乱与运气,但是为了更有效率地写作,我们更需一点秩序与纪律。这种悖论值得我们认真体会,细细品尝。

学术写作中的悖论

悖论 1：开始与结束

悖论 2：创意与传统

悖论 3：逻辑与感性

悖论 4：简单与困难

悖论 5：公共性与私人性

悖论 1：开始与结束

开始与结束这一悖论的存在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开始一项写作任务所需的技能在质上明显不同于推进并完成这项任务所需的技能。显然，开始不等同于坚持与完成，这个事实经常成为人们写作中的障碍，因为写作需要我们从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假如对此认识不清，问题就会出现，而且很难克服。

很多讲师、教授和学者做事时都有些虎头蛇尾，并因此背负罪恶感。他们在开始某项写作时，一般都雄心勃勃，但是由于不同的原因，许多人都随着时间的流逝开始慢慢丧失激情，之前的想法也付诸东流，结果一无所获。需要承认的是，许多博士论文、研究论文、期刊文章或者书籍的章节都是由于一些正当的原因而停止的，但是有一些则不是。

我们中的许多人在开始写作时，或多或少都会有些激情与自信。但是，好的动机和开始并不一定就能换来好的结果。很多作品就只开花不结果，或者至少其结果总是让人不太满意。

为什么我们中的许多人虽然开始了一些项目，但却最终停止？写作经常会让人们倍感压力，而人类的本能则促使我们去逃避这种压力。在一开始，这种危险可能并不明显，后来，随着工作的推进才逐步显露。此时，假如我们不能够克服自己的恐惧感，不去寻找一些“安全机制”来指导我们的工作的话，我们就有可能放弃许多非常重要的极具前景的工作。

在写作过程中一些关键的阶段，我们可能面临一些批评，这些批评可能让我们倍受打击。我们可能会遭遇一些恶评，也可能遇到一些挑战——对某些人所提到的关于我们工作的最基本方面，我们之前可能从未考虑。随着写作的推进，你可能对你所写的领域愈发熟悉，随着你對自己工作性质的深入了解，以及认识上的简单转向，你可能需要全盘推翻自己原先的工作。对一个流派传统的认识不清，也可能

会让你不得不返工。我们也经常很难将写作与学术和专业生活的其他方面融合到一起,这可能让我们感到写作与我们工作的其他方面存在隔阂。

在工作的某个阶段,我们可能很难自力更生地写出一些超出自身能力要求的作品,或者很难将自己不成熟的作品给那些非常具批判精神的读者去看。相反,为了使自己免受被批判的煎熬,我们可能非常羞涩,不愿意将自己的作品给别人看——但别人的审查却可能帮助我们改善它。写作中止的另外一个原因可能来自生活,生活会让我们分心,这种分心可能常常无法避免,而且时间颇长。等我们回过头来看的时候,一开始呈现在我们头脑中促使我们写作的那丁点火花可能早已被忘记了。

另外,有些学者经常说他们对学术写作的要求和传统已经不再感冒,因为他们感到写作好像遏制他们去发出自己“真实”的声音——它只要求你以一种虚伪蹩脚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想法——你必须遵从某一“流派”的传统要求。

学术写作就像是一场游戏,你可以选择参加,也可以选择不参加。不过,假如不论出于什么原因——实用的或者理想的(或者两者兼有),你觉得它非常重要,你就有必要认识到,所有这些障碍都可以消解,留有余地,可以克服。起点很简单,就是让写作变得安全起来——至少对你而言,是件安全的事。

或者在一开始,你最需要的是努力开始。开始的努力可能非常初级,有时显得混乱,甚至让你跌跌撞撞,不知所终。但是,我们需要记住,假如想要坚持写下去,完成我们的任务,我们就需要不断地重写、编辑、重新审视和认识我们已经做过的工作,这时所需要的动力与开始一项写作时所需的动力截然不同。开始写作是一回事,完成它又是另一回事。你需要重新思考你的写作路径,这样,你就可能把两件事情都办好。

悖论 2: 创意与传统

创意和传统反映了在接收信息与提出或表达自己想法之间所存在的可能张力。在写作过程中,我们需要在众多的观点中发现自己的不同。别人的观点有时看起来比我们自己的更专业、更有见地。我们需要借鉴别人的观点来充实自己的写作。但是,应当注意到,不能让别人的观点淹没、遮盖住我们自己观点的精髓与闪光之处。在学术论文写作的过程中,“填补空白”的说法可能让我们倍感压力——尤其是在表达观点的传统方法显得过于刚性与僵硬的情况下。我们如何能够做到既与传统一致,又能有所见地呢?

我们确实需要认识我们所在学科的写作特点与传统(Murray, 2004)。但是,我们也需要不让自己“被文献所淹没”(Becker, 1986),因为这样,你可能就会没有了自己的想法,又或者对自己所要表达的想法缺乏信心。创意与传统之间存在的悖论告诉我们,所有的学者都在走钢丝,一方面,他们需要接触大量的文献,与此同时,他们又需证明自己所表达的是全新的观点,遵从了学术工作的那个不二法门——“填补空白”。这种张力确实让我们难以下笔。一方面,假如我们将既有的文献束之高阁,或者只是一知半解,那么我们就有可能犯下“闭门造车”的错误,或者让自己在那些更熟悉该领域的人面前遭受不必要的批评。但是,另一方面,假如我们对自己所在学科的传统太过关注,对该领域的现有观点太过信服,那么,我们又可能裹足不前,视表达自己的新观点为畏途,从而压制我们潜在的创意。

的确,我们需要对所关注的领域的文献有所理解,但是,与此同时,我们还应当意识到,我们有能力将一些新的重要的观点带入这一领域。通过文献掌握信息,但是不要被这些信息所掌握。在前人观点的指导下开展自己的研究,但是不要成为它们的奴隶。仔细地去听、去读别人的观点,但是,清清你的嗓门,动动你的手指,将自己的观点说出来、写下来。不论你打算如何尊重你所在学科的传统,你仍然可以表达自己独特的观点。

在如同茫茫大海的众多观点中发出自己自信的声音,可能是所有的学者都必须经历的过程。只有在坐下来写作时,你可能对此才有切身体会。

悖论 3: 逻辑与感性

逻辑与感性之间的悖论来自这样一个事实:一方面,学者需要冷静、客观地认识他们作品的本质与贡献;另一方面,他们又不可能(或者不想)忽视那些驱动、促进和影响(积极地抑或消极地)他们写作的感性维度。

以我们作为写作培训者的经验来看,很多人对逻辑与感性两者之间的张力对自己影响的强度始料未及,准备不足。许多证据都显示,它给学者所带来的困难比预料的要大。

在我们举办的专业写作工作坊(professional writing development workshop)(我们想通过这样的项目来帮助世界各地的学者)里,人们的话题一定会触及写作过程的情感维度。有些人说,当他们延误了写作进度,或者感到由于各种原因导致自己的作品“不尽如人意”时便会感到有负罪感,感到害怕、忧虑、担心、生气或者羞

愧。当他们成功地进入写作状态或者完成一些具有挑战性的写作任务时,又会感到喜悦、满足、好奇、幸福,甚至兴高采烈。正如贝克尔(Becker, 1986)、博尔思(Boice, 1997)、卡梅伦(Cameron, 1999)、格朗特和诺尔思(Grant and Knowles, 2000)以及其他一些人所发现的那样,我们只能凭直觉说:“写作既关‘脑’,也关‘情’”。

一篇业已发表的论文不会让你看到作者在写作过程中所经历的重重挫折(鲜血、汗珠,甚至眼泪,都一一隐去——至少通常如此)。你所看到的最终产品不会揭示出写作过程中的真实困难,也不会向你倾诉作者可能经历过的焦虑或者欢喜。当你读一篇别人写出来的学术文章时,你可能为它表述的清晰、结构的完整与思想的连贯所蒙蔽。你可能会觉得别人很简单、很顺畅地就完成了他的作品。这种想法很可能是错的。最好的作品都是百炼成钢,是作者不断地克服弱点,从谏如流,反复修改的结果。

为了在你的写作中增加逻辑与感性,你需努力地在写作过程中融入感性意识。我们写作的过程很可能受制于我们的感性认识。戈尔曼(Goleman, 1995)提醒我们,生活中的任何一项刺激出现时,在我们应用认知逻辑之前,就已经有了情感上的反应。这也许能够解释为什么我们对同行所提的修改意见有时会置之不理,或者错误解读。在写作过程中,我们应用逻辑(我们可能要回答此类问题:支持我论点的论据是什么?我结论的基础是什么?我观点之后隐含的假设是什么?我知识上的贡献是什么?等等)。但是,这一过程中很多重要的问题也事关感性。这些问题可能包括:我对自己这个作品或者这次写作过程的大体感受如何?为什么此刻我会有这种感觉?我该如何应对这种感受,以使我取得进步?我的感受是不是在某些方面有碍我完成任务?我进行学术写作时是不是感受到某种特殊的压力?这会不会影响我对写作任务的感受?这些看起来像是在建议你就写作做无休止的心理理疗,或者让你无条件地全身心投入。事实并非如此,我们只是提请你不要忘记写作的感性一面,不然,你就有可能失去成为一名具有自我意识和反思精神的写作者的机会。

悖论 4: 简单与困难

写作有时看起来简单,有时看起来困难,有时看起来既简单又困难。

彼得·艾尔博解释了为什么学术写作看起来时而简单时而困难,或者同时会看起来既简单又困难。说它困难,是因为写作时我们必须考虑所有的事情。在学术界尤其如此。你要考虑你的读者是谁;关于你所写的,别人会问你什么样的问

题,说些什么;你可能获得怎样的回报,你的作品会以何种方式被接受。所有这些,都可能会让你在尝试开始时惴惴不安。这些考虑可能会使很多人放弃立志成为多产者的想法。但是,假如我们放开这一切,只是就写作本身来看它,你也许就能将这个悖论看得透彻了。写作是可以变得简单的,即便写作过程中,我们可能的确需面对它充满荆棘的一面。但是,写作另外一些本质上的特点也会让写作变得简单——至少看起来比其他的表达方式更为简单。首先,假如你不想让别人看你写了什么,你完全可以不给别人看。其次,你完全可以控制你想要说什么,因为写作的时候可以打草稿或者修改——这在谈话、会议或者讲座中都是不可能的。

也许,最关键的策略就是你要牢牢掌握何时需要将写作过程变得更为简单,何时又需要去直面它更为困难的一面。假如你能更为清楚地意识到并反思你到底处在写作过程的哪个阶段,你就能够应付自如。在需提速时轻松应对,在需解决“困难”时不断修改、澄清、充实或调整你的作品。假如你能同时意识到轻松地写作并不意味着写作就是简单的或者没有挑战性的,那么你就可能更好地面对“简单和困难”这个悖论了。轻松意味着享受、镇静与自信。在所有任务中,这些状态都是取得效率的关键。为了更好地完成某一任务,我们需要轻松地开始,至少是足够轻松地开始。

悖论 5: 公共性与私人性

在一个理想的社会中,私人行为与公共行为之间是彼此推进,相互约束的关系。(Normal, 1995: 85)

博耶尔(Boyer, 1990)认为学术需接受公开的检验,从本质上来说,它意味着开诚布公,接受任何可能的批判、争论和对话。的确,我们可以说,假如你还没有准备好接受检验的话,你就玩错了游戏。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大部分学术人员似乎都接受了这个原则。不过,我们以为写作大可不必如此达尔文主义。在帮助人们培养写作能力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人们应当给写作一定的私人空间,写作者可以借之保护自己。这样他们才有可能准备好接受最终的考验。换句话说,学术写作不必如此过度地与水深火热联系在一起,写作者本不必惶惶不可终日,担心那些“路人甲”专家无情地嘲笑自己所付出的巨大努力。假如我们在写作时为自己留下一点私人的、安全的、支持性的空间、时间与环境,那么在面对别人的批评时,我们就有可能满怀信心,应付自如。假如我们在一开始选择接受一些友好的批评,那么在接受公众的检验之前,我们就如同吃下了一粒定心丸,它会使我们在面对可能的危

险与焦虑时,更加泰然自若。如果你感觉公众的检验是件危险的事,那十有八九是你还没有准备好如何应对。假如你已经做好准备,检验本身会成为学术过程中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

假如你意识到,在面对公众时自己至少还能有所保留,例如,你能隐藏自己早期的写作努力,能收起自己一开始略显幼稚的草稿,那么你就有可能在“面对公众”之前的某些时刻树立起自我的信念(Cameron, 1999)。这样做的一个方法就是,找准私人写作的时间点,在这些时间点有所保留比你在这段时间面对公众更有利于你写作。弗劳尔和海耶斯(Flower and Hayes, 1977)、艾尔博和贝拉诺夫(Elbow and Belanoff, 2000),以及默里(Murray, 2004)等人曾经推崇一种叫做自由写作的策略。这种策略据说可以让作者思如泉涌。具体的做法是:安排较短的私人写作时间(5至10分钟之间),在这段时间里,写作者可以笔随心动,想到什么写什么。这种写作方式不计何谓结构,何谓流派,何谓传统,只考虑如何让写作变得更流畅。一旦你习惯了建立私人的写作空间,并在这种空间里任由自己的思路翱翔,与内心的自我就某一主题的观点不断对话,你也就有可能借助自己在私人时间里获得的灵感来获得进步,并慢慢进入更为公共的空间。正如一位作者所提到的:

一开始,当我写论文初稿的时候……我只是率性而为,随意写一些不专业的东西,甚至一些疯话。随后,我又回到起点,将所写的改成学术界的读者更为接受的形式。我的理论就是,如果这样,新修改的、更为专业的词汇将还能够抓住初稿中蕴含的活力,这样,我的“学术版”终稿就更会更有魅力。假如我从一开始就控制我最初的想法,一切可能就会平淡无奇。

(Cassity via Elbow and Belanoff, 2000: 387)

需要了解到这样一个事实,我们可能低估了在学术环境中进行写作时保留私人性一面可能带来的好处。当然,将自己的作品给那些能够帮助你的人看经常是有用的,但是我们也要了解到,有些情况下这种暴露可能会让你觉得有危险或者有问题。它可能会给你带来本不必出现的障碍——假如你能再自己保留更长时间的话。有时,对你而言,预留给自己更多的私人空间进行写作非常重要,这样,你就可无须过度地考虑各种可能的检验。正如拉尔夫·诺尔曼(Ralph Norman, 1995)曾经提到的:

(有时候)我们想把那些宝贵的信息藏在心里,或者只是告诉自己最心爱

的人,或者埋在自己的园地里。对于自由的人来说,有时候自由就意味着有权利躲开其他人。

(Norman, 1995: 85)

这是个非常重要的想法,它或许能够帮助你反省自己的写作。假如你对你意欲营造的公共效果或者期待的产出有太多的考量,你可能就会发现自己所说的可能缺乏真挚感,你也可能会过于紧张,不知所措。但是,假如你只是尽情地享受写作中个人化与孤独的一面,你就有可能“加速”写作的进程。简言之,只要意识到需要在写作时对公共性和私人性加以平衡,你就有可能更好地、更自主和自信地搞好你的写作。

上述所提的所有悖论都亟待我们加以考察与发掘。借助这些重要的考量,我们可以在写作时变得更有意识,而这些终将有助我们顺利完成自己的写作任务。仅仅有写作的动机是不够的,我们还应理解写作中那些重要的动力(dynamics),以及伴随着这些动力而来的各种困难。为了使你的写作变成一个更为舒适、常规以及成功的过程,我们鼓励你去牢牢地抓紧这些动力与悖论,看看其中的哪些与你正经历或计划的写作最休戚相关。

写作中的时间维度

当我们问到同行们写作中需要什么时,答案不一而足。他们觉得自己所需要的支持包括:导师的支持、与自己领域专家的互动、参加学术会议,以及获得资金资助。但是,在所有人的回答中,一个最为普遍的共识是写作需要“更多时间”。如同人类的其他活动一样,写作是个高度受制于时间的活动。但是,我们还是有可能以更为合理的方式使用时间,从而使我们的写作变得更为高效。

你可能会发现,将时间划成不同的段落,在这不同的段落内,如果你能有效地投入自己的精力,在不同的日程内完成不同的事项,那么你就有可能事半功倍,获得好的结果。

短跑式或者长跑式写作都可能有效或无效

到目前为止,关于短跑式或者长跑式写作到底哪种方式更好的问题还没有定论。有些人说他们只有在手握大段时间时才能安心写作。有些人则说,把大段大段的时间都留给写作(可能有些不切实际),坚持不懈地专心写作,有可能会消磨激情,让人疲惫不堪,甚至在写作过后产生难以克服的与世隔绝感。博尔思(1990)、

默里(2004)等人经常强调“快餐式”写作的优势,他们说长跑式的写作可能降低产出,也可能消磨意志力。但是,也有一些写作模式表明,不按常规的日程安排和生活节奏来安排完成某些写作任务,也许是更为妥善的做法(参见第五章所给的实例)。泽拉贝维尔(Zerubavel, 1999)鼓励学者们要在短时写作和长时写作之间做出某种程度的平衡。他建议说:

当尝试着寻找写作时限的合理界限时,请考虑两个主要的环境要素:你进入创造力状态所需的时间和你能保持这种状态、进行有效写作的时间。考虑到第一个要素,你当然应该避免将每次的写作时限安排得太短。考虑到第二点,你应当避免将每次的时间安排得太长。

(Zerubavel, 1999: 18)

快速少量地写还是长期大量地写,经常取决于你一年中在不同时段还剩多少工作。不论你是否能够挤出整日、整周或者整月的时间来专门从事写作,这完全取决于你的生活中还有多少其他的工作与责任。

基于现实与工作的考量,大部分学者可能发现很难拿出整段的时间专门用来写作。他们每天可能要应付大量其他的事情。学者所扮演的多重角色意味着,腾出专门用于写作的时间确实非常困难(Chandler, Barry and Clark, 2002)。我们认为,快、慢两种写作方式之间不存在孰优孰劣的问题,当不同的情形出现时,我们可以灵活对待,这样才能更有效率。

短跑式的写作有可能产出不高,但是假如我们加以组织、仔细计划,它就能变成我们写作策略中的重要一环。类似地,长期专心致志的写作也有可能产出不高,但是假如我们对时间加以仔细利用,它也有可能滋养与培育我们的写作,帮助我们推进与完成写作任务,或维持必要的写作。

表 1.1 发展写作策略的矩阵图

	消 极 面	积 极 面
少量的写作	错误的开始; 不连贯的写作; 对写作总体没有全面的认识; 对终稿做不断的修补;	按时写作; 有个总体规划; 按计划量工作;
大量的写作	不停写,不休息; '写了很多,但是对写的东西没有反思,或者不自信; 在压力下写作。	做好写作的规划与日程安排; 在一段可以专注的时间内,安排快速写作; 在时间准许的情况下,安排专门的时间集中进行写作。

总之,下面这些情况往往导致没有产出的短跑式写作。

- 不断地对已经写好的内容做一些并不重要的修改,或许是因为你不愿适时放手,或许是因为你对自己想表达的内容缺乏信心。[例如,可以参见乔托斯(Hjortshoj,2001)等人对“写不完的导言”这一现象的描述。]
- 你的写法可能有可取之处,但是你对此没有意识,没有加以组织,因而未能对其加以开发利用,让其服务于你的写作。
- 你有了一些灵感,然后在哪儿记了下来,但是之后,你就再也没有看过它。

在本质上,这种无效的写作的发生在你只做细枝末节的修改而没有取得实质进步的情况下,或者发生在你发现了一些好的写作方法,但是没有再去思考应用或者对其加以整合的情况下。我们发现,许多学者都会陷入此类困境。

而接下来的这些情况往往导致没有产出的长跑式写作。

- 你投入太多精力,花费太多时间在写作中,但是却没有合理安排,毫无章法,也没有仔细反思写作过程。
- 你一刻也不曾休息,废寝忘食,忘记了生活的其他面。
- 你自己写了大量的文字,却没有征求别人的任何建议(这可能使你余下的写作异常脆弱)。
- 你的写作钻进“牛角尖”,不知道怎么出来。

写作需要人们集中精力,专心致志。不过这也意味着人们可能会太过投入,而鲜能与其他人分享写作的内容与过程,或者能站到局外,看到改变、重新定位或者发展的可能。许多人可能因此而错失改善写作的良机。我们在学术界遇到过很多这种例子,并且相信这种情形完全可以得以改变,我们可以使自己的写作变得更有效率,有更多产出。

提升后的写作取向

高效的短跑式写作

这种写作方式更有组织性,更有计划性。它可能会让你在较短的时间内以一种较为健康的方式爆发出来,与此同时,你又大可不必为了获得进步而专门预留大量的时间用来写作。但是,随意的、无计划的快速写作是没有效果的。为了成为一个“短跑写手”,你需要花时间为你的工作描绘大致的纲要,并将你的工作加以组织,你要写出标题、小标题,打算好分成多少部分,然后将时间分成小段,并在不同的时段仔细地完成任务。你可以每次花上20分钟写作,每天不要超过一小时。假如你能以更有计划的方式赶进度,你会发现,可以不用浪费你的想法与

能量。这样,你就更可能发展出好的写作策略,而这样的写作策略则可能有助于你更好地写作,让你的生活更加有序、有效。

高效的长跑式写作

利用偶然获得的大量写作时间进行写作是短跑式写作的一种补充。在某些写作项目中,如果能够找到大量的时间集中精力写作,我们就有可能取得巨大的进步。在第五章中,我们将介绍一种正式的组织干预活动,通过它,我们可以在合作的背景下获得大量的、集中的时间来进行写作。但是,即便没有这种干预,单个的学者还是能够通过合理的时间安排获得机会,去加速推进或者完成自己的写作任务。也通常是在这样合理安排的时间里,我们能够取得关键的突破和重要的发展改善我们工作的机会。

写作练习

1. 为了了解写作的“反复性”这个本质特点,请按照如下要求在四个不同的时段为你的写作计划写一篇总结:

a. 写一篇简要、粗略的大纲。这份大纲可包含一些单词、要点和想法。画出你写作计划的轮廓图,这份轮廓图可以是几行标题、几个单词或者概念。

b. 写一篇 250 字的小结,这篇小结需以下列单词开头“这篇文章不能……”,仔细想想你不会去做或者不会去写的内容。

c. 写一篇 250 字的小结,这篇小结需以下列单词开头“这篇文章打算达成下列目标”,然后继续“我打算以如下方式做到这些……”。

d. 写一个非常绚丽的展示:写出比小结 b 与 c 长 3 倍的总结。在这篇总结中,你要竭尽所能地用到更多的词汇,并精心诠释与修辞,使用更多的词来表达和讨论自己的想法。让自己的用词越繁冗越好。不要担心句子太长——这个练习是让你解释和拓展自己的想法。自己再回过头自己读读这篇总结,看能不能有什么新的收获。

简要地思考一下你刚完成的那几个练习:四个中哪个最困难?哪个最简单?哪里你卡壳了?哪里你觉得非常流畅、最舒适?当我们要求写作者们做这些练习的时候,他们经常会说,这些练习帮助他们了解到了自己的难处所在,也帮助他们找到了自己最感自信的部分。假如你发现还是很难说出你写的到底是什么,那么或许还需要为你的写作勾勒出更为清晰的边界。假如你发现很难说明你写作的目标是什么,那么你可能需要花更多的时间找出工作背后的线索。假如你非常喜

欢任务 d,你就有可能因之受益,因为它给了你探索你作品的各种可能性与选择的机会。

2. 认识你写作感性和逻辑的方面:再次,思考你现在的写作计划,你打算从何处开始?

a. 找一张纸,写下你对这个计划的所有想法,正面的或者反面的都要。

b. 再找另一张纸上,把你自己想象成支持你的评审者或导师,写下你关于这项写作任务的逻辑性的想法(例如,你还需要更多的数据吗?你对其他那些能够帮助你了解这一主题的文献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想法?你对其他领域的研究和看法是否了解?)在这一阶段你对你写作计划的主要结论是什么?理论上说来,为了取得进步和完成你的计划,你还需要做哪些?

c. 现在再回过头读读你写的那张包含“感性”内容的一页,看看你“逻辑的大脑风暴”有没有为你指明下一步的道路,你是否可以借之克服你的消极情绪?写一个简要的计划和日程安排,这样你就能知道后面该怎么做。

3. 让你自己了解自己写作中的悖论:也许本章关于写作中悖论的讨论会让你找到写作过程中所存在的其他一些悖论。我们只选择了一些进行细致讨论。当然还有其他一些,有些可能与本章讨论的那些重叠,有些则可能超出了本章所讨论的内容。你可以尝试写下其他那些可能与你的写作计划相关的悖论,做成一个清单。比如:

- a. 克隆与创造(Murray, 2004);
- b. 纪律与灵活性,理想与约束(Zerubavel, 1999);
- c. 成品与过程(Hjortshoj, 2001);
- d. 秩序与混乱(Csikszentmihalyi, 1990);
- e. 安全与危险(Cameron, 1999)。

如何界定你写作过程中的挑战

- 我们经常发现不同的作者在写作时会感觉他们所面临的某些悖论比另外一些更为突出。我们可以简要地思考哪些悖论对我们而言最有意义,并考虑它们是否对培养和发展我们的写作策略有所帮助。
- 一旦你找到那些对你的写作而言最主要的悖论,你就可以找到更适合自己的写作方法。
- 假如在写作中你明显感受到某种安全感或危机感,那么你就可能需要通过

安排更为安全的空间、找到一个支持你的指导者或者给自己留下一定的私人空间等方式来解决你所面临的某些问题。也许你需要知道你现在的写作指导者对你的帮助有多大。

- 假如说在纪律与灵活性之间取得平衡还只需要你努力去争取就可以,那么像时间管理、写作任务的秩序和结构之类的问题,可能需要你更多的关注了。
- 通过分析本章中所提到的写作中存在的那些悖论,自己发展一套更有效率的写作策略,你需要意识到,你可能需要和别人不一样的写作路径。

第2章

进：开始，获得动力，积极投身学术写作

导言·关于“进”这一阶段的初步思考·发现写作的动机·学者为什么喜欢写作·学者为什么不喜欢写作·享受的要素·创造力·当你不知道从何处开始时，尝试不同类型的写作·“进”的另一面·如何开始，如何有创造力地投入写作——策略清单

导言

本章旨在考察学术写作者如何开始写作，怎样获得动力，以及如何创造性地投入写作过程。我们把上述过程叫做“进”。它本身包含着将你的写作不断推向前进的过程。这一过程特征明显，是写作过程中极富创造性、具有关键意义的阶段。在这一阶段，我们不用为所谓的结构、一致性或者修辞所羁绊，所有一切只是与如何迈出第一步有关。我们可能为一点点灵感所激发，我们可能充满新奇的想法与浓厚的兴趣：新想法、新方向、新开始、新的洞察力。所有推动我们向前进，促使我们产生新想法，让我们富于创造力地投入的那种感觉都与这个动力过程相关。

关于“进”这一阶段的初步思考

理解写作的这个阶段，意味着我们需要审视如下几类问题：你如何（或打算如何）开始写？你如何在写作时保持自信，并保持一定的兴趣和动力以促使自己不间断地写作？

这一阶段开始时也许好似你要写一两句关于某事的对话，或者可以被看做是你要根据你头脑中业已存在的大纲写一些文字。要从你的头脑中、从某种想法中、从与别人的对话或者一次讲座的洞见中，又或者是从你自己的研究或者别人的作品中挖掘出什么，确实是件含有某种风险的事。进，需要我们有足够的兴奋度和动

机,只有这样它才能变成一个你甘愿尝试的风险。

在反思写作的时候,理解你写作任务的早期阶段非常重要。早期的几步通常决定了你追求后续目标的动力和方向。当你开始一个写作项目时,有时你可能感到疑惑和不确定,有时你又可能感到自信、舒服和准备就绪,有时你又可能感到害怕,有时又兴奋不已。进这一阶段也许只会维持 10 或者 15 分钟,有时又可能需要你花上整天时间,或者更长。虽然这一阶段是个向前进的过程,但是,有时你又不可避免地需要暂时退一退。在这一阶段,你越是积极地投入,越是不露丝毫胆怯,你就越能够取得积极的进步。在你将自己的作品置于公众的视野下接受批判之前,在考虑学术界的种种苛求之前,你最好排除杂念,一门心思把你写的写在纸上。进的意义就是如此简单。

开始或者创造性地投入写作意味着你得在心理上做些调适。为了准备写,你需要一段生产性的时间,在这一时间,你必须在准备好之前——至少是在你觉得准备好之前——就写东西,这样你可能借之克服影响你的流畅性、新想法和自信心的障碍(Boice and Jones, 1984; Murray, 2004)。为了开始写,为了在你写作时变得“投入”和“有状态”,我们认为,去了解一些重要的心理过程,例如动机,创造力,以及投入行为的条件等将是非常有用的。我们认为,对“进”这个必要的阶段而言,所有这些概念都是具有核心意义的。

发现写作的动机

对学者们而言,了解自己为什么(或者为什么不)写的动机非常重要。通过分析自己写作的动机,你有可能为自己的学术写作创造更好的条件。假如你仔细考虑在参与活动时有哪些一般性的因素会使你更为投入,那么你就有可能建立一套理论,去帮自己认识哪些因素会让你在写作时更为投入,更能进入状态、更为专注、更有动力。

反思你自己的写作:你为什么喜欢学术写作,又为什么不喜欢它?

在读下一段文字之前,简要地写下任何你觉得学术写作值得你喜欢的地方——包括任何你对写作过程和最近的写作体验的感觉和想法。写完后,再写另一个清单。这次,想想那些你不喜欢的事情并写下来。用你写的这两张清单帮助自己考虑一下,如何进一步地发展你自己的写作策略。然后把你的想法同下面的内容做个比较。

一些行为理论家说，为了获得开始做任何事的动机，我们至少应当感到完成这件事所带来的回报将要能够满足我们某项特殊的需求(Morley et al., 2004)。如果你觉得很难开始，或者总觉得有什么东西横亘在你与你的任务之间，那么或许是因为你觉得回报还不够分量。例如，假如你已经获得了某项教职，或者你已经提升到了某个让你感到开心的职位，此时可能职位提升或者任职对你而言可能都不再重要。这样，有些时候，可能与学术写作相关的职业回报都不足以让你开始并维持自己的写作。

但是，也许即使你感到学术写作的确能够带来某种回报，还是有可能由于其他原因而感到毫无兴趣。尽管有时看来，写作所能带来的回报就好似“就在那里”，但是你可能还是不能确信这些回报是否就是你所想要的——即便你已经开始写了。在行为学家看来，这种动机上的变化叫做“努力-回报概率”(Porter and Lawler, 1968)。我们曾共事过的很多学术写作者都觉得自己的努力-回报概率是非常低的。甚至对一些相对成功和有着不少产出的学者而言，这种情况都可能存在。不过，在那些初入门径者中间，这种情况尤其普遍。正如一个新手所说，“看起来就像买彩票，你付出了所有的努力，满是担心，最后写出来一点东西，然后投稿，然后被拒，你又回到了起点，最终可能还是感觉停下来比较简单，或者去教学和辅导学生比较容易。”

为了推动你自己写，或者让自己别停下来，最好把你的努力-回报概率看做略高于零。我们最好还是想想：除了写以外，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可以让我们变得更为多产。当然，写得好，或者至少是以那些评阅你作品的人能够接受的方式写，又是另外一回事——你可以在稍后的章节再接触这个问题(见第四章)。但是，为了写好，你必须先写起来(Cameron, 1999)。或许这个简单的事实能够让你开始质疑自己那个过于保守的想法：写作回报率太低，不值一试。假如在你朝着某个特定的方向每前进一步后，都说“才不是这样呢”，那么你就有可能会使自己觉得气馁。当然，初始阶段的努力不会直接将你带到终点，但是，我们可以确信，它让你离目标更近了。假如你想要对自己严格一点，不要告诉自己你不在那里，而要告诉自己，你尚未到达那里，接着继续努力。

开始写作是非常必要的一步，但是，它还不足以确保你能够有好的产出(例如完成和获得发表的论文)。为了将你的努力转化为有效的产出，你还需要了解写作还与什么相关(例如，你所在领域的研究、分析与讨论)。假如你身处学术界，你可能会(通过本书)了解到研究的本质。但是根据我们的经验，你最有可能通过本书了解到的还是你所在领域的学术写作是怎样的，你又可以通过如何提高发表作品的可

能性。通过本书的第三和第四章,你可以提高自己在这些领域的技术与能力。与此同时,你也应当记住提升自己的写作动机并不意味着你只需改善自己的写作技巧就可以。

即使你已经写成并发表了某篇作品,这也不意味着下次再写时你就会动力十足。除非你所写的确实给你带来了(或者你确实不想)一些实际的回报,否则你可能会觉得没有再继续的必要了。很少有(也不是没听过)一篇文章就成功的例子(它给你带来了晋升、教职,还有受邀在国际会议上发言的机会)。通常,那些外在的奖励一般是由一系列发表的作品所带来的。它们可能让你受到赞扬,受到那些“牛人”的认同。但是,无论你现在的写作和发表策略有多成功或者最终会如何成功,它们并不能保证上述那些报偿会自然而然。报偿的政治性,竞争它的外部环境以及它的不平等(不公平)分配,存在于所有的组织里。在学术组织里,这种情况也并不少见(或许尤其明显)。不要总以为,你越有成果,越有产出,别人就越会奖励你。在任何情况下,这些外在的报酬都不会像其他那些推动你写作的策略那样有效。关于动机的研究表明(Kohn, 1993),最外在的回报往往有缺陷,这种回报最终可能无助于提升绩效。对外在回报的过分依赖可能会让人觉得被控制住,因而迟早会让他们倾向于反抗。内在的激励(就是那些从你自身而来的激励)更多地与求知欲、满足感、知识增长以及效率提升感(White, 1959)联系在一起。而这些更可能是有力而有效地推动你写作的动力。从那些我们研究过的学术写作者身上,我们也发现,写作享受的一面总是与内在的激励相连。不过,他们有时也认为外在的激励某些时刻也是有用的。

在随后的两部分中,我们将呈现对多达百位写作者调查的结果。你可能会发现,其中有些观点可能就是你自己写作经历的写照。不过,你也许会有着自己的喜好与厌恶,而这可能会丰富我们所谈的内容。

学者为什么喜欢写作

我们的研究显示,一般而言,推动学者写作的“动力”有四条(至少可以解释学者们为什么会喜欢写作的某些方面)。这些动力主要有:交流与对话,知识的创造与丰富,成就、产出与支持,写作带来的内在的“思如泉涌”感。

在下面的部分中,我们将对这些动力进行细致分析。这样,我们就有可能认清在写作的过程中,它们到底扮演着何种角色。

交流与对话

学术写作能够提供给你与更广范围内的读者交流与讨论的机会。在你增进你对自己所在专业领域的知识的了解和拓展该领域知识的同时，能够与别人分享想法，向别人问道，或者就你的话题与观点求教于专业内人士可能是非常有益的。一开始，你可能会觉得可以说出的话实在很少，但是随着写作的启动，你就为与别人对话创造了某种程度的可能性。

当学者们开始发表作品时，他们就让让自己的作品暴露在更多人面前。这样，他们与别人的对话开始走出课堂之外——在课堂上，你可能只是让听你课的少数几个学生知道你的想法（或者知道你对别人想法的解读）——走向更广阔的空间。他们的想法与对知识的贡献会得以在更广范围内传播。

当然，学术写作也并不总是能够给人带来这般体验。但是，当它确实能够带来这些时，它通常会带来积极而又强烈的写作动机。正如一位学者曾提到的那样：

我曾收到远方的人给我的来信，他们问我作品中的一个问题，有时不少异国他乡的人甚至给我打电话，与我讨论我的作品。这种感觉太棒了。这时，我开始意识到，我已经成为一场没有终点的对话的一个部分，我为这场对话的进行作出了部分贡献，也促成了别人的贡献……这些都让我学到更多，理解到更多。对于我而言，这种对话就是所谓的持续学习的本质。

看起来，不仅仅只是交流有如此功效。就是我们本章在开头所提的反复性也是一种潜在的重要的推动人们写作的力量，它与其他那些被学者们所提到的让人快乐的动力遥相呼应。

但是，不少学者可能对这种观点冷嘲热讽，写作真的能够推动高质量的对话吗（或者说任何质量的对话）？他们觉得很少有人会读学术期刊，更少人会因此而有所收获。自从学术界存在之日起，学术写作的收益就已经备受争议了。正如博格（Van den Berghe, 1970）曾经提到过的那样，“一般的学者写作，不是因为他们有话要说，不是因为他们希望对知识有所贡献，也不是因为他们喜欢这么做。而是因为他们要充实自己的简历”。假如这也是你写作的出发点，假如你首要考虑的也是为了让你的简历更加令人印象深刻，你大可不必有负罪感。是我们的体制让这样的想法成为写作的动机。但是，我们的研究也显示，当问到学者们为什么喜欢写作时，他们很少提及充实自己的简历以及与之相关的那些压力。相反，更多人认为推动他们写作的是参与学术对话的快乐以及写作所带来的参与这种对话的机遇。

当你开始某项写作任务时,你可以带着一种非常实用主义的,为职业发展而写的考虑。但是,我们也应记住,写作也带给我们参与学术对话的机会,而这种机会则更有可能将我们拉到写字桌前,成为推动我们写作的不竭动力。只有它才能帮助我们从小写作任务和相关的活动中获得快乐。

知识的创造和丰富

写作的过程,不只是思考的产物,它还有助于我们思考,让我们对正在思考的材料有新的见解与想法。人们写作时遇到的一个大障碍是:大家都假定在写之前需要非常仔细地思考自己要写什么,在付诸笔端之前需要“胸有成竹”。乔托斯(Hjortshoj, 2001)曾经说过,学术作者感到紧张,因为他们感到“具批判精神的读者正等着我犯错”。写作的过程不仅丰富了既有的知识,也创造了新的知识(Flower and Hayes, 1977; Mullin, 1989)。这也是为什么学术写作可以被看作是一个愉悦而不是累人的过程的原因之一。(Bean, 2001)。假如你将写作看作是你专业学习的一个部分,而不只是你工作绩效的一个简单衡量,你的写作动机可能会变得更强烈。

成绩、产出和支持

完成写作任务所带来的成就感和喜悦会让人感到自豪与有力。将一篇获得发表的文章添加到你的简历中,满足感可能油然而生,这种情形无可厚非。学者们说他们喜欢这种完成的使命感和成就感。看到你的名字被印刷,随之而来的满足和自豪感流遍全身——这可能会鼓励你继续向前,接着提升自己的写作策略。已经达成了某项写作目标并被别人祝贺,这是一件让人感觉很好的事。组织理论家很早之前就意识到成就是推动人类行为的一项重要动力(McClelland, 1961; and Fisher and Yuan, 1998)。这既是一项内在的动力(成就感总伴随着内在的满足感与完成使命感),也是一项外在的动力(成就感带来认同、祝贺和奖励)。但是,千万不要以为成功的作品会自然带来称赞、晋升或者其他类的奖赏。如果你坚持这么认为,你可能会感到失望,甚至你曾有的对自己的贡献与产出以及对学术界本质的所有期待都可能化为泡影。假如你打算让写作变成一个常规的、让人满足的、能够推动你专业发展的可持续的活动,你所需要的就不能只是脆弱的外部回报。不过,对你的产出的外部认可又可能确实能够增加你的成就感。这是学术生活中不可逃避的另外一项悖论。我们认为解决这个悖论的前提是我们必须认识这个悖论。其次,我们还要防止落入一个圈套:认为写作产出自然会带来或者马上会带来外部

的回报。我们要发现其他维持我们写作的动力。例如，感到自己作出了贡献；已经较以往的文献更成功或者更清晰地探讨了某项话题；或者已经使你学生的生活和学习有了改变。

“如流” (flow)

“如流”的体验是指由于全身心沉浸到写作中，思维、想法与词汇如同泉水一般涌出所带来的享受。当我们要求学者们说出他们为什么喜欢写作时，他们一般都提到很多与此种体验相关的个人经历。这种情况也表明，这个概念本身至关重要，它与学术写作过程所能带来的愉悦紧密相关。不过，学者们也经常提及其他一些关联的想法：他们提到当沉浸入某项写作任务时，可以多么兴奋；他们提到当“陷入迷雾”时，也可以如何开心——这种情况有时带来的体验截然相反；他们都承认要进入如流的状态比较困难，但是一旦到达这种状态，就会感觉非常快乐、兴奋、有创造力，在很多重要的方面都有正面的体验。

斯曾密哈伊(Csikszentmihalyi, 1990)曾对人们积极投入某项活动的“如流”状态进行过研究，并颇有见地。他认为如流是指一种积极的心理状态，有很多特征，这种心理状态能够带来很多益处。我们认为，假如你将自己带入这种状态，那么你就更能够变得满足、享受并富于创造力，这些与写作相关的积极状态能够让你不断受益。斯曾密哈伊对数千人进行了为期数年的研究，他想找出那些让人们感到享受的体验有何特征。针对如流或乐观的体验的概念，他提出一个认知框架。我们大可以将这个框架应用到学术写作的环境中——在本章的后文中，我们将对这一问题的细节进行讨论。

学者为什么不喜欢写作

当学者们谈及为什么不喜欢写作时，不同性质的答案就出现了。在这点上，颇有些赫茨伯格(Herzberg)的味道(在组织行为学的文献中，赫茨伯格因为他的双因素理论而广为人知，他发现对工作的满足与对工作的不满足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正负关系，并不是因为存在或者缺少了某些要素就会直接导致满意或者不满意)。当问及学者们“为什么不喜欢写作”时，他们的答案大致可以归为五类：

感觉被强迫写作或者在监督下写作

当谈及为什么不喜欢写作时，学者们经常说他们有时感觉不是想写，而是不得

不写。他们一想到有人会以批判和负面的方式来对待自己的作品,就会感到自己是在胁迫下开始自己的工作,又是在胁迫下不得不寻找自信与动力。监督与强迫是身处学术王国的人不得不面临的一个问题,它通常会让写作变得令人讨厌,让人倍感压力,时刻感到会有人对自己的作品评头论足。

惰性 with 艰难的开始

很多学者都谈到开始写时的烦恼。万事开头难。或许这是因为写作本身不同于我们专业生活的其他方面——例如教学、打分和管理,是无法安排、无法按照既定的时间表逐步推进的过程。

陷入泥沼,无法移动或换挡

陷入泥沼的感觉是学者们经常提到的一种烦恼。“我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整个任务感觉好像要压垮我”。当被真实的或者想象的困难所阻碍而不能完成或者不能如期完成任务时,学者们经常会有些类感受。他们都说卡壳的感觉真不好受,但是,上文所提及的写作让人享受的那一面通常可以帮助他们克服这些困难。

感到缺乏写作技巧,感到会无法进行下去,没有产出

缺乏信心是很多人无法开始写作或者无法将写作进行下去的一个原因。在学术的世界里,专业方面的自尊和自我信念经常会遭受打击。假如你身处一个恶性的竞争环境,那么可能就没有人愿意帮你树立起对自己的信念,甚至会有人故意打击你的自信心,即便你已经做得很好。所有这些都有可能导致你的写作动机减退甚至消失——即使是在你创作力最高峰的时候。当然,这里不仅仅只是信心的事。信心能够帮助你开始,能够促使你努力工作,但是写作还需要你不断地学习技巧,使用它们,并最终根据学科的特点形成自己的写作风格。很多学者都真切地感到他们缺乏在自己的领域写作的能力和信心。这也是为什么他们将写作视为一个极具挑战性和困难的工作的共同原因。

将自己的看法视作学者观点的困难

与信心和能力相关的议题是学者的声音。不少想要写作的学术写作者或者学者都说,他们不喜欢写作的一个原因是,他们时时感到受制于他们打算要说的话。这或者是因为他们感到有话要说,却不会用合适的语言表述,或者是因为他们学科

的传统让他们无法无拘无束地用自己的话自由写作。关于这点，人们一般如此表述：还没有一种非常清晰的观点；或者，自己的声音被一个学科的传统要求所扭曲与压抑。这两点都使学术写作令人讨厌。

克服学术写作令人讨厌的一面，不意味着有意忽视这一面——因为它们不会不请自走。至少，我们可能会不时地遇到它，因此必须解决它，处理好它。写作的这一面要求我们从自己喜欢的东西开始，并开始感觉写作的过程有更多好的东西——前面等着我们的不是坏东西。

享受的要素

根据斯曾密哈伊(1990)的观点，假如具备八个条件，人们就有可能喜欢，内在的、主动地或者“如流般地”地去做他所从事的事。“如流”的活动可能具备以下特征：

- 内在的挑战性；
- 行动和意识的交融；
- 清晰的目标与反馈；
- 对任务的专心致志；
- 某种程度的控制感；
- 不费力；
- 忘我；
- 废寝忘食。

如流是指一种投身于某项任务中的“忘我”的快乐感，或者是我们很多同事所描述的那种学术写作过程中的积极的、令人享受的一面。它可能让你觉得时间不知不觉地飞逝，或者让你觉得时间在某一刻停止，而身在此刻，你又感觉一切似曾发生。一旦当我们感觉在写作时被牵着鼻子走，或者不知道未来的方向，又或者无法全神贯注地将我们的想法、主意、结构、证据和分析付诸笔端时，写作对我们而言就意味着困难和索然无味了。

当没有机会从别人那里得到反馈，无法知晓我们的努力是否值得时，我们可能就如同在黑夜里航行，写作就会变得令人生厌。假如写作没有任何挑战性，或者我们的目标定得过高，写作就可能变得没有意义。对“如流”的了解有助于我们去更好地理解第一章中所提到的那些悖论，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背景，在这种背景下，我们更可能开始，甚至爱上学术世界的写作征程。

创造力

学术写作有时看起来非常程式化,缺乏创造性。但事实并非如此,如同任何产品的生产一样,写作过程内在地包含了创造性的成分。对创造力的相关研究显示,具有创造力的人都有一个特点:他们都觉得自己有很强的创造性(Barron and Harrington, 1981)。这听起来好似同义反复,不过却道出了真谛。很多学者可能觉得自己不是有创造力的人或者负有创造使命的人,因此他们不想写作或者不想腾出时间与空间来用心写作。这种情形既关乎自我认同意识也关乎行动。假如学者们带着或者尝试带着创造感写作,学术圈的文化和结构就有可能更倾向于创造或者突破,这样,所有学科的教师、学生、研究者和写作者都有可能从中获益。

写作是个极具创造性的过程——当你的目标读者求全责备时尤为如是。它要求你有所作为、去行动、去将所思付诸笔端、去赋予文字以意义、去架构、去分析、去对知识有所贡献。所有这些要求都意味着创造力。为了在一开始就顺利地推进你的写作,你可以仔细思考创造力的一些本质特征。

斯曾密哈伊还研究过那些具有不同寻常的创造力的人,他想要看看这些人的行为中都有哪些“成分”,这些成分又能在多大程度上解释这些人的成功。这些极具创造力的人又对世界有多大影响。在总结自己的发现时,他说道:

假如要我说这些人的性格有何不同的话,我只能用一个词表达:复杂。他们表现出很多想法和行动,这些在很多人身上不可能同时出现。他们身上有很多矛盾的结合。

工作和生活中的创造性有时体现为对悖论的管理与克服。斯曾密哈伊(1990)的研究揭示了与充满创造力的人相关的几种悖论。有创造力的人可能有时会集中精力高强度地投入某件事中,但是他们也能够回撤(退后一步,置身事外),享受安心与宁静。他们通晓自己所在的领域,但是也并不自鸣得意——经常表现出一种对自己工作的无知感,而这又准许他们问出一些非常简单而有启示性的问题,这通常使他们能更好地解决问题。有创造力的人严守纪律,但是他们又不过于严肃而致有失活泼,他们依然能够将乐趣带进自身的工作。他们将想象力融入现实,将反叛精神嫁接保守主义,既谦虚又骄傲,既理性又充满激情。

其他针对有创造性的人的个人特征的研究(Barron and Harrington, 1981; Eckert and Stacey, 1998)也强调说,有创造力的个体兴趣广泛,他们总是准备好了

向不同的人学习并采纳不同的观点。对于某项话题，他们更倾向于以一种没有束缚的方式思考。非常乐意从其他研究领域“拿来”重要的观点，而非固守自己学科边界。他们表现出更多的自治特性，喜欢自己做独立判断。他们坚持不懈，想要“解决不寻常的事或者调和在自我观念里相互矛盾和冲突的那些特质”（Runco, 2004a: 661）。

在你自己踏上现在和未来写作征程的路上，对创造力中这些悖论和复杂性的了解将是非常有益的。

当你不知道从何处开始时，尝试不同类型的写作

我们发现，要想成为一个更有产出的学术写作者，尝试以不同的方式训练自己的写作技巧是非常值得的。写作有很多不同的种类，不是所有的都可称之为学术写作。不过，通过尝试这些写作，你就有可能在写作时变得更为流畅，而这最终又有可能使你在学术王国里变为多产的一员。

哪些点会让你的写作看起来更为“学术”？其他类型的写作到底有何作用（假如有）？你能少使用一些唬人的、结构化的写作类型作为你学术写作的基石吗？还有很多选择的余地。你不必总是陷入同一类写作中，也不必总是根据某一套固定了的结构化了的规则来行事。

尝试以不同的方式写作可能会有助你获得更多的自信与动力。不是所有的写作都需如此纯粹、如此具有学术性——即便学术作品是你的最终目标。假如你的最终目标或者任务是完成你的博士论文，或者写一本书，或者在学科内一本国际知名、同行评审的杂志上发表你的论文，你就可能尝到以一种看起来和感觉起来都与所谓的学术写作的“更高秩序性”语言不同的写作方式写作的好处了。在你的专业领域内，写作还有其他的选择余地。这些选择可能以某种方式推进你的工作，即便有时候你觉得自己不是非常机灵与明智，即便有时候你觉得你还没有准备好写出一份可以让人“尊重”的学术作品，即便当你不知道整件事结果会怎样，或者即便你觉得你无法从与有兴趣的同事的交流中有所收获。

不同类型的写作，也许可以成为你最终目标路上的垫脚石。这些写作包括随意的私人涂鸦、（通过电子邮件、信件或者文字信息）和别人交流你的想法、同与你兴趣相似的人开展实质性的合作和“文本”合作——所有这些写作产出都可能使你朝着自己的出版目标更近一步，即使这些严格说起来可能不是学术性写作。但实质是，所有这些形式的写作都给你提供了基础，提供了原材料。借助它们，你能使

自己的学术作品得以最终成型。

不同类型的写作

随意的私人涂鸦：一种比较个人化的写作，你随意记录下自己的想法、主意、焦虑与成功。

有组织的私人写作：一种记录自己的主意并在发展和思考这些主意之前将它们组织起来的写作。

交互式写作：通过这种写作，你能与别人非正式地交流自己的想法，可以用头脑风暴，可以和别人讨论自己写作的各种可能性。

实质性合作：在一个专业团体内写作，发展自己的论文的主题。

文本合作：将合作的作品以书面的形式给其他读者看。

高层次的专业文本：在结构化的，传统的杂志或者出版物上发表作品。

因此，即使你的目标是一本高层次的学术期刊，你也能够通过诸如写日志，随身带笔记本随时记录想法或者感悟的形式(Moore and Murphy, 2005)，通过诸如以自己的专业经验为自己的同事写“如何做”手册、学习资源包、案例分析、手册、教科书、课堂笔记、学习笔记与远程学习资源等等来把握自己的想法，推动自己的写作。你可以以报纸为目标来写作，通过报纸来发出自己的声音，这也可能帮你培养自信。你也可以考虑其他能够获得更广泛读者的方式实现这点。你也可以通过更为学术的方式来实现这点，例如参加座谈会或者研讨会，使用这种经历和随之而来的洞见改变或加工自己的想法，从而去面对更为专业的学术界的读者。你可以使用所有这些活动，来帮助自己朝着自己写作的最终目标迈进——让自己的写作变得更为学术。

通过考虑其他类型的写作，你就能将写作本身视为一种手段，而非目的。正如乔特斯(Hjortshoj, 2001)曾经说过的，将写作视为一种目的，可能会使你变得焦虑；但是假如你只是将其作为一种手段，它就有可能让你变得兴奋。

但是，在考虑所有这些不同的写作的可能起点时，你也许会很合理和实用地问：这些不同的写作真的“有用”吗？也许，从各自的本质上说来，它们中的任何一个都不会有用——尤其是考虑到职业发展、职位获取或者晋升等问题时。但是，假如你能够将这些作为推进写作进程的催化剂，则它们中的任何一个都会起到重要的作用。假如它们真的创造了一些条件，让你最终写出了具有正式结构的学术论文，那它们就真的起到了应有的作用。

“进”的另一面

进，更为积极地投入，或者说获得良好的开端、获得自信，都是写作的重要方面。在本章中，我们就这些重要方面对写作者的意义进行了深入讨论。但是，投入并不意味着没有风险或者问题。对你的写作采取更为进取的取向可能会让你感到既累又有压力，尤其是在你还有很多其他工作和生活要顾及的情形之下(Fisher, 1995; Doyle and Hind, 1998)。又或者，你只是投入到一种没有任何结构和传统的写作中，即使你有再多的想法，也可能无法获得好的结果，或者不能发展出对你的写作策略有积极意义的更有结构和组织的写法。假如你不能及时地检查你的写作，不能在重新阅读、概念重构、修改和重写之间取得平衡的话，你就可能是在真空中写作，有用的想法不会光顾你——而这些想法可能近在眼前，只需你稍加留意。为了推进工作，你需要避免让过分自信的情绪(Blanton et al., 2001)将你孤立起来——这会在写作中的后退阶段经常出现，关于这点我们将在第三章加以详述。

如何开始，如何有创造力地投入写作——策略清单

- 将你自己视为某场对话的一部分，参与对话；
- 看看你可以怎样投入现在的工作，解决未解的问题，这也许可以推进你自己的工作；
- 鼓励你的学生阅读你的作品和其他人的作品；
- 别人假如要求讨论你的作品，积极地给予回应；
- 发现自己的动机(见第九章)；
- 寻找到你能全身心投入、全神贯注的时间；
- 有的放矢——把你的想法记录下来，并组织起来；
- 设定目标与大纲，这样你就不至于落入没有结构而又杂乱的写作状态；
- 了解什么能够让你感兴趣，什么能让你关心或者哪种角度能让你感到激情上扬；
- 找到你自己最感自豪的写作片段，试着发现当时你写下这些文字的情景；
- 坚持写写作日志，这样你就能找到自己写作的节奏；
- 与值得你信任的人讨论你的作品，抓住这些对话中对你重要的或者让你惊讶的部分；

- 保护自己推进写作的节奏——假如别人说你了解的还不够多,不要去听信他们——也许这是真的,但是除非你已经对自己想要写什么形成了一个大致框架,否则你很难真正知道不足之处在哪里。

第3章

退：评阅，修改，提炼和改善你的写作

导入·退的含义：评阅与充电·从进到退·为了休息而退·为获得反馈而退·练习·如何退：策略清单·总结

导入

本章将要说明的是“退”(或后撤)在学术写作中的重要意义。我们将要说明写作者可以怎样准备进入这个更无为、更具反思性、更客观和更超然的阶段。我们认为退是学术写作过程中的必要阶段。我们还将说明学术写作者可以如何在写作的不同关键阶段后撤,他们又可以如何从这种策略中受益。我们也将说明在进步与修改这前后相继的两者之间取得平衡的重要性。

退的含义：评阅与充电

我们的观察表明,写作的退这一阶段包含了三个重要的方面。首先,写作者需要在写作之余放松与休息。在写作的推进阶段经历了一些困难时,我们尤须如此。如下信号表明你可能需要后撤了:你感到疲惫、压力重,感到你积极的写作已经到达峰值而你每次的收获越来越少。退的阶段包含的第二个重要的方面是,你要对写作进行重估,重估意味着回过头重读,倾听别人对你写作的反馈与意见。如同大多数其他类型的写作一样,写作意味着要将你的信息传递给读者。退这一阶段意味着你要倾听别人的观点,他们可能会告诉你很多你写作如何的想法,给你很多你自己没有考虑到的洞见,给你很多或大或小的想法帮助你去发展和改进自己的作品。最后,退意味着你为进做好了准备。在你休息好之后,在你寻找、接受和反思之后,你需要重新武装起来,为下一阶段的进步做好准备。

退意味着状态的调整,它包含了一系列不同的动力机制:在一段时间的积极

写作之后休息；对已经或者至少是部分成型的想法进行考虑与反思；将你的作品“交给”其他人，让他们以另一种眼光来审视。退或者说后撤意味着停止、休息、思考、反思、重估、修改与重新定向。假如你想要写出一篇可发表、内容完整的作品的话，上述所提对你而言都很重要。

退的重要性也反应了写作中的一种需要：当我们沉浸入写作时，必须万分小心，过分的投入也许会致使我们不能以一种客观的眼光来审视自己正在做的事情。

在本章中，我们还提出了一些非常实用的建议：在一定的時候，我们需将作品给别人看，仔细倾听或者阅读别人的反馈意见；即使在面临非常紧迫的任务时，我们也要放松、超然。

从进到退

即使是最为多产和成功的学术写作者也会说，他们所获得的动力并非直接或者自动而来。写作时，他们会经历积极的进步阶段，但也会遇到写作被耽误、遭到批评和重估的时候。写作的一方面可能是令人愉悦的进步感，而另一方面则可能是你需要停止、反思、评阅。有时，这可能只意味着放下笔、离开键盘或者关掉电脑；有时候，这又不可避免地意味着批判和反思。我们需要在这段退的时间里做好反思，计划好下一步该如何行动。

重新或者回过头再看你的作品，并不意味着承认失败，也不意味着求全责备。很多关于写作中“障碍”的书籍都显示，一旦作者不再把对他们作品的评阅与批判当作是对自己作品的负面评价时，他们就已经在写作中取得了巨大的突破(Hull, 1985)。重估你自己的作品，尤其是在一段时间的休息与不闻不问之后重估你的作品，对你的写作项目有着积极的意义，它是写作过程中必须的一步(Zinsser, 1980; Levine, 2004)。假如你愿意如此，这就意味着你已经取得了进步。你看上去是在退，但实际上并非如此，这一步意味着你进步了，而且是朝着成功而又满意的目标迈进的一步。

在为帮助一些学者培养学术写作能力而设计的课堂中，我们经常会感到惊异，因为那些自认不会写作的人或者觉得在写作时存在困难的人，很快就能够投入写作中，而且写起来非常流畅。当他们觉得条件合适时，当自己向前迈步、开始推进自己的写作时，文字就好像从笔端流出，键盘的敲击快速而轻盈；他们忘了时间、忘了自己；当抬头时，他们经常惊讶：时间流逝得如此之快。一般，当人们这样自由地开始写作时，就没有什么再能让他们停止了。

在我们设计的课程结束后,很多学术作者都说他们头一次发现自己原来有这么多话要说,他们感到万分惊讶。正如我们在第二章中所谈论的那样,让人们从学术写作的所谓传统中解放出来,真的能够有助于人们在学术写作时取得进步。当处于这种积极主动的状态时,很多(与我共事过的)学者都表现出很强的投入感和满意感。至少是在此时,他们不用再记着所谓的修辞、传统、拼写与结构,可以让自己的进入一种更多、更快速的写作状态。不过,正如我们生命中其他快乐、充满能量的阶段一样,这种状态不会一直持续下去。即便此刻产出再多的文字,下一刻也会慢下来。人们开始重读或者重新考虑他们所写的内容。怀疑与警告之声也会开始出现。我们越来越需要方向、秩序与组织。这些都意味着你将进入一个截然不同,但也同等重要的写作阶段。我们必须将这些视为一种积极的状况,而不是一种折磨——这并不意味着写作陷入无情而又永久的停滞阶段。

减速同加速同等重要。当你流畅而又自然地写作时,你可能会偶尔需要停下来休整。当朝前迈进时,你也可能有时开始感到压力巨大,无法承受。我们可能会开始担心最后期限、我们的知识背景、论证的合法性、我们所写的作品的“被接受程度”、数据或者论点的充分性、理论的包容性、我们影响力的范围,以及所引文献的相关性。

假如你能有意地在写作时回撤,你就有可能有成效地解决这些问题。后撤让你能够重估自己的作品而非放弃它,让你重新加工自己的作品而非拒绝它。它能够帮助你接受那些有用的批评。你非常清楚如何就某一话题做详细的论证吗?你有足够的数据支撑你要表达的观点吗?你的作品现在所采用的形式适合发表吗?这些问题可能让你饱受困扰与压力,但是,假如你能够事先计划好要在何处停下来,问自己这些问题,那么你可能就会感觉更好些。你可能非常讨厌考虑这些问题,因为它们会让你忘记投入的状态——那时,一切好像都来得特别容易,你完全不用担心严谨性或者质量。假如如此,那么在你从作品中后撤之时,在考虑这些之前,请不要做任何事,只是停下来放松、休息。

为了休息而退

我们写作时经常会遇到这种状态:不停的、无休止的工作让写作不再有效率。主动地写作或者时时刻刻感到有个写作任务在等着自己,这虽然可以忍受,却可能让人不开心——处于这种状态中,你得时刻面对写作的任务,而不能再分心去处理你生命中其他重要的事情,不能再去过当下的生活,无法享受你的家庭生活,或者

做其他一些让你觉得放松的事情。

我们鼓励你学会全身心地放松。要了解到,暂时放下写作一段时间,并不意味着你已经写下的词句会自动蒸发或者你就再也不能捡起他们,或者当你下次开始的时候,将不知道从哪里接头,或者要完全从头开始。太过投入的作者都害怕这些事,正是因为害怕这些事,一旦他们开始了,他们就不愿再停下,而是长时间地写作——而这可能最终对他们造成伤害,对他们的健康造成不利的影响(Boice, 1990)。当被问及为何这样时,他们中的一些人确实说,那是因为他们享受投入的感觉,那是全身心投入到一个写作任务中的感觉(如同第二章中所描述的情形)。但是他们中的很多人还是说,那是因为他们不相信自己放下来一段时间后,还能再回来。

多产而成功的作者,或者那些知道如何从写作中获得乐趣的作者,一般都知道如何计划和组织自己的写作,他们会力图在自己写作和生活的其他重要方面之间取得平衡。我们需要学会如何休息。我们不认为休息只是起身离开,放下手头的活儿,然后回来的时候再接着做下去。假如你是在计划退的阶段,那么可以说这并不是放弃你的写作,而是一种重聚你能量、重组你的视角、重新激发你的动机的策略。有时候,甚至是睡觉这样简单的举动都能给你带来新的洞见和想法(Wagner et al., 2004)。特克和科克曼(Turk and Kirkman, 1998)建议说:“试着放下(你手头的写作)一些天,或者至少是一晚……你有必要做一些有意识的努力,从你目前的工作中抽身出来。”关于如何计划你的休息时间,如下有一些更为实用的建议,你也许能够从中受益。

关于如何休息的实用建议

1. 让自己充分休息

为了让我们的的大脑能够以最好的状态工作,我们需要在某些时间好好休息。关于休息的好处很多人都有提及(Jensen, 1995; Cooper, 2000; Schneider, 2003),对那些面临学术写作任务的人而言,休息可能尤为重要。为了能够从当前的任务中抽身而出,你需要做些收尾工作。你可以将你所写的作品的部分或者全部打印出来,然后快速地浏览一遍,并想好如何在稍晚的时间加以编辑,做一下简单的清理工作也许会更方便你暂时抽身而出,从你的当前的写作阶段中退出来。

2. 掌握你的休息时间——知道你下次的写作该从什么时候开始

写作者们的写作经常会中途而废,因为他们很多时候都不知道什么时间该开

始下一轮的写作。如果你能制作一个时间表的话,也许你就不用在中场休息时浪费太多的时间。假如在休息之前,你能掌握何时返回工作的话,或许就能以更具体的方式来做你的计划,它也能够让你更乐观,让你的工作更有连续性。写作小组(见第七章)的成员之间的约束能够帮助我们获得这种连续性,即便这种约束是无形的。

在这种时候,你可能需要以一种自信的方式与你生命中的各色人等进行协商,为自己争取时间(见第九章)。但是,一旦你确定了如何安排,你就要认真地执行。假如这样,你就能好好休息,而不会觉得有罪恶感,或者不致在休息之后完全忘记你在写什么。

3. 在抽身之前,列张清单,写下后面该干什么

在你停止写之前,假如你能写张你下面该干什么的清单,将是非常有用的。这个清单既可以是个大纲,也可以是一些关于下步该干什么,该包括什么的词语或一些大体步骤。它可以是一个具体的计划的一个部分,在这个部分中你可以想好下一步要做些什么。有一个行动计划也意味着当你下次再回过头来时,你能更容易地捡起之前放下的活儿。在你结束一段写作之前,来个五分钟的自由写作练习将非常有用。你可以以这样的开场白开始,“我下一步的想法是……”,或者更具体一点——“在下一部分中,我想要……”。你对回头时的任务打算得越具体,就越容易重新启动(Elbow and Belanoff, 2000; Murray, 2002)。当你打算从写作中抽身一段时间时,这一点非常重要。再捡起手头的工作时,一切不太可能如同刚放下时那样记忆犹新,更可能的情况是,你忘记了你写到哪里了。假如你能列出下步该做什么的计划,你就有可能重新链接起你的记忆,确定你下一步该往何处去。这会节约你的时间,让你更方便地休息——在你精力不济,或者必须放下手头的活儿去做其他事情时。

4. 做一些与写作无关的事情:锻炼、娱乐、社交、冥想、按摩、瑜伽、游泳

为了确信你确实能够得到适当的休息,你可以计划去参加一些完全不同于你写作的活动。不要还是坐在电脑前,不要继续疲劳的阅读,也不要做与写作相关的事情。看电视也许是种休息方式,但是,它可能还不足以让你完全从你的任务中抽身而出。心理学家建议说,最好的休息方式是适量的带些挑战性的体力活动,它能够让你集中精力,不再去想你的活儿。

5. 不要主动地去想你的写作项目——但是随身带上笔记本——也许有需要

在你放开手中的活儿时,不要强迫自己的大脑结束对你写作的重要思考。经常,在你休息的时候,一些最好的主意会飞入你的大脑——所以,顺其自然,不要强迫。假如你在休息时的确有新的想法,及时记下来。即便是在不工作的时候,也带上你的“想法”笔记本,这样,任何突如其来的想法都不会瞬间溜走,而且在下一个阶段的写作中,你就能集中精力,仔细地对这些想法进行深入挖掘。让你的想法浸泡上两天,当再回过头的时候,你或许就能更好地掌握它们了。

为获得反馈而退

谈到退,和休息与抽身离去同样重要的事情是从别人那里获得反馈。博尔思(Boice, 1982)曾提到,那些不愿意写作的学者之所以如此,大体是因为他们可能有一些负面的早期经历,或者有一种追求完美抑或宏伟的倾向,又或者是对评价充满忧虑。正如你在第二章中看到的那样,我们发现类似的因素正是导致人们不喜欢学术写作的原因。所有这些写作“杀手”,都与反馈有关。

为了修改你的作品,你得具备“去中心化”的能力,让自己通过别人的眼睛看自己的作品(Kroll, 1978; Bradford, 1983)。一旦你把自己的作品给别人去读,你就需放开手,将其送到别人手中。这是个退后放手的过程。别人的作用正是借助这个过程显现出来的。

负面反馈的心理学

负面反馈是个两难问题。无论是心理学家、管理人员、教育者还是其他那些关注人力资本的人都有一个共识(人们很少能够有如此程度的高度一致):人们在执行任务时需要获得反馈,以了解自己执行任务的效果……但是,即使在给别人反馈时带有最好的动机,负面反馈的作用也总让人生疑,经常,负面的反馈带来的只是负面的效果(Ilgen and Davis, 2000: 551)。

当人们见到让自己不舒服或者有威胁性的信息时,他们通常倾向于不承认、歪曲、忽视或者避免它(Festinger, 1958)。学术作者经常会遭遇心理学家所说的认知失调——尤其是在他们向国际性的、同行审阅的期刊或者向强硬的编辑提交作品并等待评阅意见和批判时。一方面,教职或者晋升依赖于他们发表作品的能力,另一方面关于他们作品的负面看法却又好像使他们感到离自己的写作和发表目标更远了。这两种相互冲突的经历会导致学者放弃那些实际上非常有潜力的项目,

或者从此以后不再接受任何关于他们作品的负面评价。在几轮批评和拒绝之后，他们中的许多人就开始感到没有必要再写作了。对你的表现的负面评价，看起来再有用或者再有洞见，都经常产生相反的作用。听到负面的评价后，人们很可能不是决定怎么去改善，而是决定是否该退出，他们经常会觉得沮丧气馁。人们不会想着到底如何从既有的缺陷中获得洞见，而是选择视而不见，更别说如何利用这些缺陷了。

正面反馈的心理学

正如别人对我们的作品的负面评价会让我们觉得难以接受，正面的评价同样也会令我们欣喜。当这一评价来自我们所尊重的人或者我们领域的权威时，情况尤其如此。我们应当注意从那些积极的反馈中去学习。分析我们的作品好在哪里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我们还应当理性地分析我们的作品还可以怎样提高与改善。我们不仅要诚恳地去对待那些负面的评价，还需要仔细地去思考所谓的正面评价。在你慢慢地培养自己的写作策略时，这一点会变得越来越重要。不要让正面的评价变成傲慢自大或自满的因由。在受到正面评价时，应当仔细思考是什么让你的作品受到如此好评。假如你能做到这些，那么不论是在写作失败还是写作成功，你都能从中受益。不论受到的是正面评价还是负面评价，你都能获得成长。

有效反馈的可能障碍

1. 写作者假如不寻求反馈，就可能错失改进自己作品的良机

与我们共事过的很多学术作者都曾提到，在写作未完工时，他们有时很难信任那些读自己作品的人。他们更喜欢私下地或者更为秘密地工作，担心一旦与别人分享了自己的作品，就有可能受到嘲讽，或者收不到好的建议。即使是在非常信任他人的情况下，写作者们经常还是认为写作是个纯个人的任务，无需或者不必要要求其他人参与进来，有所互动。但是，我们坚信，写作最好被理解成一个反复和交互的过程。在你写作的早期，也许有必要与他人保持一定距离，但是，随着任务的推进，从别人那里获得建设性和健康的反馈将为你提升作品提供机会。

对你而言，这种机会所提供的动力或许还不够。对很多学术作者而言，当有人提出来他们的写作可以采用其他方法，或者他们需要在进一步的研究与调查中填补空白时，他们或多或少会有些压力。他们中的很多人这样说，“我并不在乎错在

哪里,我只需要完成任务就可以了”或者“不管你再说什么,我不想再改了”。在学术界,这些反应都是非常普遍和正常的。假如你曾经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我们建议你后退一步,寻求一些反馈意见,它的作用可能非你所能想象。有些作者说,当别人在读并评论自己的作品时,他们依然需要觉得自己在控制整个过程。我们认为你完全可以办到这点。

2. 假如直到自己的作品完工时才想到寻求反馈,那么任何可能的改变都会使写作者感到困难

写作项目开始的时候,一切充满可变性与灵活性,也往往是从别人那里获取反馈的理想时机。相反,当你认真地做完一切事情,一遍又一遍地修改、精炼、完稿,而在此过程中你又不去参考任何其他人的意见,那么即使在面对对你而言最有用的意见时,你都可能觉得进行修改或者接纳别人的建议非常困难。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成稿的最初阶段是最易接纳别人意见的时候。此外,在你还没有夜以继日地工作,将自己的稿子弄到你认为最佳的并能够见人的状态的时候,也是你最有可能不那么自我保护的时候。

3. 假如写作者未告诉他人自己需要何种建议,那么所得到的建议可能更具破坏性而非建设性

艾尔博和贝拉诺夫(Elbow and Belanoff, 2000)曾建议人们在征求意见时应当更有针对性。根据他们自己的经验以及他们针对写作者的研究,他们建议说,写作者应当更充分地管理好反馈过程。不要只是一本正经地把稿子交给别人,然后语焉不详地说“告诉我你是怎么想的”。他们建议,应当告诉别人你现在处在写作的哪个阶段,已经从哪里获得了多少和何种类型的反馈意见,你觉得当前阶段何种反馈对你最有帮助。他们还提出了很多我们可以分享作品和获得反馈的办法,在本章的结尾我们根据他们的提法列出了一张清单。

当你要求读者给出特定类型的反馈时,你便将可能收到的反馈置于个人的管理之下。这样,就更有可能对反馈的过程充满控制感而非绝望的无助感——当将自己的作品“放给”他人阅读时,写作者们往往会如是说。

4. 假如写作者惧怕反馈,他们可能会忽略、歪曲或者否认反馈的有效性

没有人喜欢听到关于他们自己或者他们作品的负面评价。一方面,逻辑上假如你想要实现某个目标,你就需要收集那些对你的工作有用的意见或者信息。但

是,现实是,学术作者非常惧怕负面评价。这也是许多学术作者们不愿意一起写作或者写作进展非常缓慢的原因。克鲁格和迪尼斯(Kluger and DeNisi, 1996)认为,从一般意义上来说,批判性的反馈意见或许是必要的,因为它们能够帮助我们更有效率地完成任务,但是它们也有可能对我们的动机和动力造成负面影响。这也再次提请我们注意,在对待能够帮助我们取得进步的反馈意见时需要意识到应当时刻对其加以管理。

5. 假如写作者不能客观、冷静地分析反馈意见,那么他们将很难改善写作和获得发表机会

当作者们听取或者阅读别人的反馈意见时,他们一般不会做充分的准备。他们说,在接受和阅读拒绝信或者评阅者的意见时,他们一般会比较仓促,都是在很忙的时间里抽空来读。但是,大部分反馈——即便是那些最友好的反馈——也意味着人们要花更多而非更少的时间来对待。现实可能是,作者们可能经常穿梭于各个会场和讲座之间而无暇顾及这些反馈。所以,“写作障碍”经常在这些人的写作过程里出现——没有动力,没有热情,也没有活力。这样,反馈这项极有可能带来变化、能够有利于学习和知识创造、能够带来自我效能感以及自豪感的互动,就有可能变成学术生涯或者专业发展中的消极因素。这种情况在几乎所有的院校、许多的学者身上都发生过。根据我们自己与世界上许多学术人员的互动,我们估计,这种现象几乎是全球现象。但是,我们认为,只要我们鼓励人们试着训练自己分配一定的时间用来接受反馈,在收到建议时更为冷静,更为客观,这种情况完全可以得以解决。这样,人们就有可能培养自己的写作策略,使自己的写作更有活力,使自己更有质疑精神。

关于获取反馈的功能性取向

1. 理解读者的重要性

写作者们需要的是一位读者:一位有思想、对自己作品感兴趣的读者。从长远看来,以读者的眼光来看待自己的作品,能够让我们有非常大的收获——就好像在线的另一端来感受鱼的重量(Elbow and Belanoff, 2000: 508)。我们的经验支持艾尔博和贝拉诺夫的论断——感兴趣的读者是作者最大的财富。但是,格兰特和诺尔斯(Grant and Knowles, 2000)曾意味深长地说,对于自己的作品,很多作者都持保护的心态,他们藏着掖着,“我还没有准备好,还不能给别人看,还不完善”。对于很多作者而言,不愿意把自己的作品给别人看是常态。直到最后,他们可能错

失了很多接受有用建议的机会。有生产力和效率的作者要么没有这种倾向,要么就是能想出办法克服这种倾向。

关于写作中的谦虚

我认为,要成为一名作者需要非常谦虚。我的父亲就是这样的人,他是一个铁匠,平日写些悲剧,他并不认为自己写的东西比给马儿打的铁掌好。相反,当他钉马掌的时候,他从不听别人的,“不,不是这样……像这样,你完全错了”。他可能会用自己蓝色的眼睛看着你,微笑或者大笑,他会摇摇头。但是,当他写作的时候……他会仔细地听每个人的意见,不是摇头,而是同意其他人的意见。在写作上,他非常谦虚,他说每个人都可以插一手,他因为喜爱而写作,他尽量谦虚,试着向其他每个领域的人学习。

(Vittorini, 1959)

一旦当你开始写作,你就需要珍视那些准备读你稿子的人,试着经常去征求他们的意见。你越早将你的作品给别人看,就能更快地获得别人的反馈;就能够去澄清哪里还不清楚;能够去把握文章的结构,改正不对的地方;能够借鉴其他人的观点、洞见和想法;能够“自圆其说”。为了能够从别人的建议中获益,你需要从你的作品中抽身而出,并准备用挑剔的眼光来对待它。这样,当别人的观点比较挑剔时,你可能就不会觉得受到打击,就不会进入“防御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即使是非常细微的负面的观点或者质疑,你都会难以听得进去或者懒得回应。

2. 批判的美丽一面

批判性的读者给你他们的观点,并以此来证明他们注意到了你的作品。批判是投入的标志,它表明了他们有兴趣并愿意阅读你的作品并对其做出回应。它包含了新思想的种子、对既有的观点的挑战,因而也包含了改善你作品的可能性。这一过程将是非常有用的——即便你决定从这一过程中抽身而出,不做任何事情。假使你打算接受别人的批判,别人的意见将会帮助你澄清你写作中的立场,提升作品的权威程度、扎实程度、活力以及专业性。好的批评能够让你发展出一个写作项目,并保证其能够变得更为有趣、更有影响力,写作过程也会更为有效,以促成作品的最终发表。对批判做出积极的回应,能够最终让你在自己的写作中找到满足感,并找到最有效的写作方式。

3. 聆听的用处：变成一个善于采纳意见的听众

你可能会发现，假如你能够仔细地反思该在什么阶段、如何、又与谁分享自己的作品，那将会是非常有用的。一旦你做了这样的决定，对别人的意见表示关注，并仔细地、充满尊重地聆听它们，这将会有助于你管理倾听的过程。我们要尽一切办法去质疑反馈的基础——不是去挑战它，而是去理解那些有价值的读者的想法到底怎样。当你将自己的作品交给别人看的时候，需要谨记，你的读者有回应的权力。假如他们确实花了功夫仔细地阅读你的作品，那么你至少要让他们决定他们该如何思考。同读者争论或者认为他们没有读懂你的作品将不会有什么帮助。更有用的方式是，仔细地聆听他们所说的话，努力地去了解他们所说的是否有助于改善你的作品。告诉你的读者，他们没有读懂你的作品，或者对他们所说的一些负面的东西感到生气，这一点用也没有。还不如静下心来，要求他们详细解释为什么他们会如此回应。保持一种反思的取向，这将会让你的立场更为客观，这样，你就不会为那些挑剔的读者所伤害、惹恼或刺激，而是被他们所激励。

4. 保持控制

当赋予那些富于批判精神的读者一定的权力时，我们还需记住，自己不要放权。在放松的同时，保持积极主动和控制感是非常重要的。不管别人说了什么，作品还是你的作品，只有你才有最终确定权。不要太屈从别人的意见或者无所适从。你能决定你需要何种反馈，决定你要如何应对这些反馈(Elbow, 1973; Turk and Kirkman, 1998)。

因此，在离开你作品的一段时间时，你要问自己你想要什么，然后让那些富于批判精神的读者给你提供你想要的东西。这点非常重要。仔细地、充满好奇心地、不设防地去聆听，你将会获得那些最有用的反馈。在本章结尾的练习部分，我们提供了一份关于反馈的清单，你可以从这个清单中找出你在写作过程的不同阶段所需要的不同类型的反馈。重要的事情是，你不但可以选择你需要哪些反馈，还能选择你该如何对这些反馈做出回应。

5. 关注专业发展与学习

成功的学术作者在如下方面不同于其他人：愿意听取别人的观点；对与自己作品相关的评论感到好奇；愿意将不同的观点吸纳入自己随后的写作中(Faigley and Witte, 1981; Zerubavel, 1999)。越是能够如此，你就越是能够以积极的方式对待所有反馈，并促成自己的专业发展。

6. 让别人在你的写作中起到作用

更重要的是,当你在寻求反馈意见时,无论发生什么情况,你终于可以休息一下了。因为此时,你为自己的写作创造了一个阶段,在这一阶段,你将球踢给了别人。别人开始对你已经做的工作做些处理,分析它,并告诉你他们的想法,或者建议你该如何改进它。这个过程准许你安静地坐下,然后仔细地聆听别人的意见。对别人所说的保持冷静和反思。反馈不总是有用,但是假如你仔细地聆听,并反思这些反馈对你的写作而言意味着什么,那么它们将变得有用起来。

7. 处理无用或具破坏性的反馈

有时,我们费尽心机想要得到有用的反馈,但结果往往适得其反,不少反馈可能不仅毫无用处,甚至会成为我们写作进程中的障碍。没有人能保证我们所得到的反馈一定会清晰、准确、全面或者易于回应。许多学术作者都有这样体会,他们甚至可能从那些国际期刊的匿名评审那里得到过分的、极具攻击性而毫无洞见的回应。我们应当谨记,不是所有的针对我们作品的分析都能激励我们改善它,不是所有的分析都能够让我们有所得。这点告诉我们,在专业生涯里,有个好的写作伙伴将是非常有用的。在随后的章节里,我们将提供给你一些初步的意见,希望你能借由它们掌握如何建立起支持性的写作伙伴关系。在本书的第二部分中,我们将对此进行更为细致、具体的说明。

如何建立写作伙伴关系, 如何提供有效的反馈

建立起伙伴关系,意味着你需要找到一个伙伴,而且这个伙伴能够花时间就你的作品与你进行有思想的对话。当你以阅读他的作品作为回馈时,这种关系最有可能建立。在建立这种关系的过程中,以及反思该如何对别人的反馈做出最好的回应时,你需要了解一些给别人反馈的规矩。你可以在你的伙伴关系中采用如下提供反馈的办法:

- 提供那些你认为有利于别人改善作品的反馈意见(Ilgen and Davis, 2000);
- 在指出别人应当改进的方面的同时指出他们的优点;不论是给出正面评价还是负面评价,请务必诚实、准确;
- 让作者准确地告诉你他们需要何种反馈,并让他们说出自己现在的进度(Elbow and Belanoff, 2000);
- 分清主次(Beane, 2001)。主要的方面指的是作者是否回答了其提出的核心问题、论证是否合理、是否组织良好又清晰;次要的方面指的是写作的风

格、表达方式、语法、停顿、拼写以及布局；

- 在对别人的作品做出反馈时，要尊重他人，要考虑到你的反馈可能给别人带来何种感受(Goleman, 1995)。

练习

本章说明了站在别人的角度来看待自己的作品有多重要。即便如此，我们最好不要被别人的反馈所淹没、压垮。下列练习将提供给你一些取得平衡的重要策略。

练习 1：具体说明你的工作，以获得更好的反馈

当与指导者或者伙伴一起工作时，要试着具体地说明你的工作。在寻求反馈时，这样开始比较好：

- “在你给我反馈之前，你需要知道……”。例如，我写作的进度和现在所处的阶段是初稿、二稿、隔了很久之后再看的稿子、还没有结构的稿子或者已经润色过的稿子；
- “我写这篇文章的原因是……”；
- “对我先前的稿件，有些人反馈说，我应当……我试着用……办法将别人的建议纳入我的作品。”

练习 2：确定你需要何种反馈

(引自 Elbow and Belanoff, 2000)

你可以让你的反馈者给你不同类型的反馈。选择一个你现在正在处理的作品，再看看下列反馈方法，你觉得该告诉你的指导者需要何种反馈以推动自己写作的进展？

1. 指出我写作中必要、核心的内容

让读者指出他们认为你的作品中最重要、核心观点。假如读者这样做了，你能够知道他所指出的核心与你所意欲表达的是否一致，假如一致，你可能会感到满意，假如不同，结果也可能很有趣。

2. 请说明我写作中一些特别的方面

让读者说明他们要想听到什么。假如你能说明给他们听，你就能培养你自己说明自己作品中最重要、方面的能力。

3. 告诉我,对于这个话题,你知道什么/想到了什么/感到了什么

即使他们不是你所在学科的专家,他们的知识背景、想法与观点都可能帮助你
去获得新的视角或洞见,这可能有利于你推进自己的写作。

4. 告诉我,你从我的写作中听到了什么“声音”

假如你的指导者对这个问题有所不解,你可以让他们告诉你他们是否知道是你
自己写的这些文字。这可能有助于你了解自己在多大程度上形成了一种独立而又自
信的写作风格。正如艾尔博和巴尔诺夫所说的,“当人们描述他们在作品中听到了什
么时,他们经常会想到那些在语言和方法上微妙而又重要的点”(2000: 513)。

5. 做到自己最好

让富于批判精神的读者只去找你作品中好的一面。当你感到自己的作品脆弱
又不堪时,告诉你的读者去做这些,帮助将非常大。要别人告诉你他们认为的你的
优点在哪里,这将会让你在需要时获得自信。你可以让你的读者谈谈对你作品一
些方面的想法,或者让他们对你作品的特点做头脑风暴,这些都能帮助他们。

6. 做自己的魔鬼代言

让富于批判精神的读者只去找他们认为是你作品薄弱点和需要更多关注的那
一面。当你感到精力充沛而又自信的时候,鼓励读者们去质疑,提问,“找茬”,甚至
奚落你的作品。这些通常会提供给你精益求精或者重新思考你作品中一些值得进
一步关注的方面的机会。

7. 总结我的写作

让你的读者拿一篇你的作品,然后写出一个大纲来对其进行总结。当你感到
自己的写作非常乱而又没有结构时,这种方法将非常有帮助,它能帮助你整理和澄
清自己的作品。

8. 就我作品的一些方面给我一些专门的反馈(基于标准的反馈)

告诉你的读者你所关注的方面。当你在写作后期的时候,如果你能获得一些
基于某些标准得来的反馈将是非常有用的。与标准相关的一些专门问题可以是:
够清楚吗? 我的作品是不是太简单,不能清晰地表达这些核心思想? 这个部分太
短或者太长吗? 你觉得我已经在这部分中证明了我的论点了吗? 你能帮我找找拼
写错误、笔误或者语法错误吗?

如何退: 策略清单

- 在写作时,要计划不时地休息,尤其是在取得了很多积极而又重大的进步时。

- 留意一些信号，这些信号可能预示你需要往后一步：写作势头减缓，没有结构，觉得总在重复，感到不确定又疲劳。
- 试着抽身出来。不要再想写作的事情。束之高阁，在抽身的时候不要再对写作的事苦思冥想。
- 习惯将你的作品给别人看。假如你发现这比较困难，那么从点滴做起，开始时将只言片语给那些你值得信赖的人看——他们既要敏感也要诚实。
- 想好何种反馈将会帮助你取得进步，寻求此类反馈。
- 不论是正面反馈还是负面反馈，都要诚恳地加以分析。
- 在吸纳反馈意见时做笔记，并计划好你如何带着这些建议重新投入自己的写作。

总结

本章强调对个人作品进行重新聚焦和打磨的必要性。退可能是由于我们在职业生涯中遭遇到了困难——这种体验也许会导致笔者无法写下去或者其他形式的职业困境。这些困难可能是：论文受到了同行的负面评价，指导者的批评，或者对作品的价值或者写作成因的其他形式的批判性追问。我们希望通过本章的学习，你能够思考如何将这些遭遇转变为你重组作品的催化剂和机遇，作为你反思的助推剂，或者作为推动你写作的一种方式。

我们针对身处退这一阶段的写作者的分析显示，这一过程有三个基本维度。第一个方面非常简单，就是休息与放松，笔者只需放下活儿一段时间，不要再想或者再写。这种从作品中的抽身而出非常有用，你可以借之韬光养晦。这一过程的第二个维度包含了回头和重估——这些活动如果能够由别人来做，将会非常有用，他能够让你以不同的方式，站在批判性的立足点，以不同的视角，来看待并改善自己的作品。

第三个维度是再次投身写作——你重新开始积极地改善你的作品，充满能量地发展它，进入到一个主动的阶段。通过这些，写作的回环过程得以继续，与此同时，你的能力得以提升，你写作的过程和写作的内容也同时得以推进。

在写作的早期，你的作品可能还很脆弱，它可能需要保护，使其避免外界批判的目光(Cameron, 1999)。这点非常重要，不过同样重要的是，你应当在某一时刻准备接受别人的挑剔，试着将别人的观点融入自己的作品。

一旦你对如何退能够胸有成竹，应付自如，那么你就在你的写作中迈出了重要的、具有变革意义的一步。

第4章

学术写作中的学科特性

分析你所在学科的流派 · 分析期刊摘要 · 分析期刊：它能告诉你哪些学科特性 · 发出你自己的“声音” · 清单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学科特性是由你所在的学科里发表的作品建构的。你所谓的学科感不仅由你对研究的感觉塑造,也由期刊中研究呈现的方式塑造,尤其由你为学科知识“添砖加瓦”的方式所建构。

学科特性经常被当作是学术学习、研究与写作的最重要特征之一。这意味着,假如你要想在某一具体的学科写作,你就需要了解在你的领域中“学科特性”意味着什么,当下你所在领域的学术作品应当如何呈现。这种对学科特性的理解是修辞学意义上的,它意味着对文本特征的分析,意味着写作还应考虑受众和目的。

毫无疑问,在一个学科中写作意味着要使用某些修辞。作为作者,我们应当将这些修辞纳入我们的思考与写作当中。这看起来有些像学习和适应的过程。我们认为学者们也许对许多期刊都较为熟悉,但是应该很少有人会像本章中那样对期刊的特点做深入细致的分析。

如果你对这个概念还觉得新鲜的话,或许你需要对你所在的学科领域已经发表的作品进行更为深入细致的分析才行,这将有助于你理解这一学科领域的学术写作。这种分析你也可以(或许是应该)做,尤其是针对你列为自己投稿目标的期刊。

本章说明了理解你所在学科的学科特性的重要性。我们描述了可以如何理解学科特性——通过了解你所在学科所发表的学术作品的特征。我们选择了一些期刊,并验明了发表于这些期刊中的学术作品的一些共同特点以及各自的独特之处。我们还提出了一些方法,借由这些方法你能够加深自己对这些特点的理解,并将它们以合适的方式整合到自己的学术写作中。

在本章结尾,我们老调重弹,重申了在学术作品中保持自己的声音的重要性。

分析你所在学科的流派

本部分旨在证明：对已发表的作品分析能够揭示出一个学科的一些重要特点。这些特点可能颇为多样——为你留下选择的余地——但是其变化的范围又有所限度，并非无法把握。我们可以仔细验明每种期刊的变化范围。我们认为，即使同一种期刊内部或者不同的期刊之间存在各种变化，我们还是可以就某一学科的特点做出一定程度的归纳。

对业已发表的论文进行分析的目的在于，某一给定的期刊可能代表了一个学科领域的子领域，而针对业已发表于该期刊的论文的分析，有助于我们了解该子领域的学术写作特点。你可能会觉得本书中的分析对你没有益处，因为我们所针对的期刊并不在你所在的学科，我们不会就此与你争辩。通过后文的分析，你会发现，从针对其他学科的分析中你也可以有所收获。

这个分析过程看起来像是你从自己的写作中退出来，然后去分析别人的。不过，这并非意味着你必须停止写作。事实是，当你在写作时，你会发现，为了满足某一期刊的专门要求，你必须发展出一些新的写作策略——本书中其他部分都有提及——只有这样，你才能接着写下去。这种分析应该能够让你更好地推进自己的写作，它能够让你了解到，如果这样做了，我们的写作就可能会得到我们想要得到的评价。

有些作者会害怕：假如停下来分析（那些已发表的文本），他们就有可能失去动力，尤其是在他们分析的那些已发表的论文让人觉得高不可攀或大失所望之际。这些反应都折射出了作者们的期待——你的期待——它们告诉我们需要对期望进行适度调整。对作者个人来说，由自己单打独斗完成这些任务也将是非常困难的，他们需要结成团队，与同道者共同完成，或者在导师的指导下完成这样的分析（参见第七章）。

前文中，我们已经说过，我们要分析的对象是我们自己的作品，是“个人的”。这种分析可以让我们就个人“文字档案”的话语特点做出分析（Coniam, 2004: 55）。通过这种渠道，你就能知道你现在的写作特点是什么——例如，“你说话有多婉转或者直接？你如何使用引导性的词语？你在写作中使用多少名物化（nominalization）的手法？你写作时使用的是何时态？”（Coniam, 2004: 55）。

不过，在本章中，我们将不采用上述分析路径。因为我们假设，学术写作要求我们随机应变（你可能已经如此），而不是形成一种僵死的套路。它让我们在给不同的期刊投稿时，以不同的方式写作（你也可能已经这样做了）。不过，如果能够通

过分析文本去了解每种期刊的要求——即使是在分析并非我们自己学科的期刊的情况下——我们也定能发展自己的想法与写作技艺。我们认为,分析并不意味着去分析“你使用的是何种时态”(Coniam, 2004: 55),而是去分析何种时态是合适的,也就是,你的目标期刊要求的时态是怎样的?

一旦你已经满足了某种期刊的要求,接下来就可以考虑你在多大程度上愿意或者能够与那些业已发表的论文在话语特点上保持一致。你可以评估你有多大的操作空间,你有多大的余地能够去挑战主导的规范与形式——不仅仅是指一般的期刊,还指你所在领域的专业期刊。你这样做有何益处——不论是对你、对你的工作、对你期刊的读者,还是其他研究者?

你可能发现自己确实正在开始“研究”自己的作品。你也许会将自己的作品同那些已发表的作品进行比较,并思考你可以怎样来写。但是,这同上文所提的分析你自己的“文字档案”是不同的。通过我们所提的方式,你可能会发现,你对自己在写作中的倾向、习惯以及价值观会有更清晰的认识。

你可能已经知道自己喜欢哪些表达方式,又讨厌哪些。例如,你可能会对那些不用任何连接词却显得“珠联璧合”的论文感到万分崇拜,对那些使用人称代词的论文又略感讨厌。

在同学者讨论的过程中,我们经常发现,写作者们会经常以自己的标准来评价那些已发表的文章——在我们要求他们不要这样做的情形下,他们会转向分析自己的作品。分析已发表的文章本身是没有错的,但是,分析的目的是了解论文之所以被放在一起的原因,而不是去评价。

你对这些问题的处理,在某种程度上由你研究或者你所做的学问的类型决定,或者由你所使用的方法或者采用的取向所定,或者你由你的研究哲学所定。但是,同样重要的还有,你想要如何写,你想要强调哪些方面,你觉得哪些要素是最重要的、对你的同行有潜在价值的。这些选择并不“自由”。你也许需要做出调适,因为你所在的研究共同体可能有一种大家接受的结构或者风格,而你需要适应这些。你可以通过分析那些“业已被期刊所接受的文章”,来了解对某种期刊而言什么是“可以接受的”。

这些并不等于说,编辑和审稿人会有意识地坐下来规定他们要选择何种文章加以评阅和发表。我们对他们怎么做的了解得还不够。但是,我们还是认为,他们所选择发表的那些文章一定有一些他们看重的特点——在研究内容和写作方式上。

针对已发表的论文,你可以关注如下几个方面:

- 结构；
- 对“贡献”的陈述；
- 为充分证明这种“贡献”而提供的依据。

其他可供分析的方面还有：定语的使用与定位、对自己作品的定位、对不同论点的接纳程度、权威性、文献引用格式等等。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偏好来确定需要分析哪些方面。通过本章的阅读，你也许能够发展出自己的分析清单并确定自己的分析过程。根据你已经掌握的知识，你可以对自己所在学科的传统有更为批判性的理解。

通过自己的阅读与分析，你也许会形成一定的想法，认为一般的学术写作过程有一些共同的特点，而且某一专业领域的写作可能也会有自己的特点。假如你能对这些特点进行界定与说明，其将会非常有益。考虑一下某些专业的期刊，其写作风格是不是可以看作是一种亚类型。

这并不等于说，在任何期刊发表的文章都是特点鲜明或者说是具有统一特点的——当然不会如此——我们进行分析的意思是说，尽管任何一种期刊都会有许多的文章发表，但是它倾向选择何种文章并不是无迹可寻，作者的选择是有一定的范围限制的。本章的分析还有另一个更为重大的目标：提供给你一种框架，借助这种框架，你能够对所在学科的某些期刊进行重新审视。这可能是看完本章之后，你需要做的最重要的后续工作了。做完这项工作，或许你对这些期刊就会心中有数，形成一个“清单”。一些期刊所选择的文章可能变化多样，另一些范围则可能较小。在任何情形下，你都可以就这份清单做出自己的选择。

在本章接下来的部分中，我们将会说明，你可以对目标期刊做何种层次的分析。从接下来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在你所在学科的已发表论文中，作者可以使用哪些修辞策略。我们选择了一期《认知科学》杂志，这份杂志中的研究既有自然科学取向的也有社会科学取向的，我们认为针对它的分析能够帮助更多的写作者。

我们对其中一期中所发表的5个摘要进行了分析。当你浏览这5个摘要时，可以看到它们大致涵盖的范围包括：计算模型(computational models)、启发法(heuristics)、运动学习(motor learning)、感知系统(perceptual systems)和认知科学理论等，通常既有实证研究也有理论研究。这些摘要长短不一，标题采用的形式也不尽相同——尽管其中的大部分说明了其学科与研究的主要类型。有了这样的初始印象之后，为了进行更为细致的分析，我们还要问其他一些问题。例如，其中最重要的两个问题是：他们是如何找到研究问题的？它们的贡献是什么？在学术语境中，这两个步骤可以以不同的方式展开，如果能确定它们是如何在你的目标期刊中展开的，你必能获益匪浅。

分析期刊摘要

- 问题是如何确立的/开展此项研究的理由是什么?
- 从摘要来看,文章是如何组织的?
- 作者是如何描述自己的方法论的,又是如何证明其合理性的?
- 文章的学术贡献是如何“凸显”的?

在最后一点中,我们提到了“标记”,意思是,这篇文章的贡献是什么?作者所声称的贡献的价值又是什么?就此类贡献,作者进行了怎样的论证?(详见例3)。你可以从摘要中看出整篇论文是怎样组织起来的,这也许有助于你了解该如何组织你自己的论文。例如你的目标期刊的摘要并不要求涵盖整篇论文,那么你就可能需要萧规曹随,按照具体要求来写自己的摘要。又或者,你可以在上述两种情况中选择一种——论文摘要既可以是“论文的微缩版本”,也可以是论文的导言。在选择时,你可能要考虑你所从事的研究的类型,也可能要看在你的目标期刊中,不同类型的研究一般对应什么样的摘要。

我们的建议是:你在分析的每个点上,都可以(可能是应该)学着目标期刊中的文章来做论断。当然,假如你觉得目标期刊上那些已发表的文章与你现在的研究或者你所想写的相去甚远,你就可以考虑改变目标,另投其他期刊,或者独辟蹊径地挑战这本期刊的既有传统。但是,假如你想这样做,你就需要万分仔细,你要说清楚这样写的优势是什么,通过这样写你增加了哪些新鲜元素。对许多想要这样做的写作者或者读者而言,这样可能非常有新意,但是,你也许需要保守一点,在这样做之前与编辑就你的想法进行简单的交流。

在接下来分析中,我们会以粗体文字强调那些我们认为重要的论断,并且会评述这些论述是如何被联系到一起的。这样是为了向你展示,你可以对目标期刊进行何种层次的分析。就这些分析与学者进行讨论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学者们的反应彼此不一,在稍后的行文中,我们会对其中的有些进行评论。

期刊摘要——例1

在执行认知任务的过程中,人们需要借助工作记忆(working memory)来处理和保持信息。就有限的工作记忆对执行任务的绩效有着怎样的影响,研

究者已经发展出了诸多解释模型。但是,这些模型中的大部分没有考虑到不同的个体可能对工作记忆的需求有着不同的敏感度,并且还没有一个模型能够预测个体对象的绩效。在本文中我们提出一种用来计算工作记忆能力差异的计算模型,这种差异以信源激活(source activation)量来衡量,信源激活经常被用来保存与目标相关的信息。在两项实验中,我们使用这种模型来了解工作记忆对个体对象的影响。我们认为这强化了这样一种解释:信源激活是工作记忆能力。

(Daily et al., 2001: 315)

在这篇摘要的开场白中,作者就以一种一般的、没有什么争议的方式陈述了其研究所在的领域。在第二句中,他表明了自己对这一领域的取向。在第三句中,他说明了研究空白:当你看到单词“但是”的时候,你就知道肯定会有些转折。在这篇摘要中,作者从已经有人做了的那些事来判断还有哪些没有做。其后,作者马上“提出”了一种可能。通过使用“提出”这一个词,作者让自己的文章的目标和范畴都变得更加明确、毫不含糊。

这篇摘要中不同部分的比例也非常有意思:一半是关于研究的背景,一半是关于作者自己做了哪些工作。术语“模式”的使用——在第二句的前半部分出现一次,第三句中出现两次,在第四句中前半部分出现一次——使得这篇“故事”前后更加连贯,逻辑更加清晰。在一些句子中,使用一个关键的、连接性的词会使得不同句子之间的连接更加清晰,让写作更加流畅。很多学者说这恰是他们所追求的品质。

然而,也有一些写作者会说,这种反复会让人感到愤怒。假如你的感受也是如此,那么这种建立连贯性的方式可能就不适合你——即使你目标期刊上的文章经常这么做,即便你可能还有其他选择,或者这又意味着你应当重新评估自己的想法:使用这种反复的手法就是没有“错”的吗?尽管一些学者会说,即使这种手法不算错,但也是不那么好的,他们认为应当在措辞上有所变化而不是重复。

但是,反复可以算得上是一种有效的连接策略,尤其是在一篇论文的此处以此种方式被使用时。还有,在任何一个学科,其关键的术语都要——而且必须要——通篇出现。对于那些对这种写作手法感到反感的人而言,这可能着实让人感到受不了。但是,在这种情形下,要逃避确实很难。你又如何能够仅仅为了有所变化而不停地以不同的方式使用你需要反复使用的关键术语?

在最后一个句子中,摘要的作者用一句话说明了自己的贡献。在第三句(界定

问题句)和结尾的句子(提出解决方案的句子)之间,作者使用了一些词来进行连接,这样的连接既直接又清晰,我们用粗体将其标出。

假如你正在为这份期刊写文章,在多大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这篇摘要可以作为你的模板呢?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取决于你研究的类型。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依照这个模式来规划一下你的写作:

- 为了……我们需要 X;
- 针对……已经有一些模型/方法;
- 但是,还没有一个能够解释/能够预测/告诉我们……
- 我们/这篇论文就……提出……来解释/预测/提供信息
- 我们使用该模型/这个模型被用来/这篇论文描述了……的应用
- 我们认为本研究/该研究增强了对……的解释/提供了一种路径

这些并不等于说你可以抄袭别人的写作——你千万不要这么做——而是说有一些东西可以当作学术写作的深层次结构。换句话说,这篇论文的结构可以作为其他论文的模板,作为其他杂志或者学科的模板。

但是,你依然可以有所选择——在接下来的分析中,我们还会提出其他四种可能的模板。紧接着的例2中就使用了一种不同的结构,它所陈述的是一种更为理论化的研究。

期刊摘要——例2

本研究对一群个体识破欺诈(由其他人所设)的过程进行了**检验**。在**实验**中,我们找来24名审计人员(来自一些国际会计公司)并让他们来审查四个案例,这几个案例分别描述了一些真实存在的公司(这些审计人员并不知道)之前所存在的金融欺诈。许多审计人员都**没有**能够识破案例中所提的操作手法,只有一小部分的审计人员总是能够**成功**(识破)……**我们认为**那些没有办法通过会计领域的专业知识来识破欺诈的人需要在特定的金融欺诈中应用一些直觉。我们提出了一个关于识破欺诈的计算模型,这个模型应用了我们所提的直觉(成功识破欺诈的审计人员所使用过的),我们**通过这个模型来检验**我们的理论。随后,我们还基于审计人员所犯的**错误**,对模型进行了**修正**。**最后的模型能够解释**我们数据中所观察到的96个个案中的86个。

(Johnson et al., 2001: 355)

从一开始,本文的作者就使用了一种不同的风格:他们没有使用人称代词,例如“我们检验了”,而是选择了一种更为非个人化的风格“本研究……检验了”。较之第一例,作者在较早的时间就简明扼要地界定了研究问题。这里,作者直切主题,没有再费笔墨描述研究的背景与动因——我们假定作者可能会在正文中对此再做描述。

接下来的一句中,作者总结了研究结果。他们说明了自己的主要论点,并在这句中使用了“我们”:发展了某种解释,检验它,修正它,再检验它。作者对研究中重复性的工作进行的描述比较简要。作者在开头的三个连贯的句子中,还是用了“我们”来连接,来表明研究中的三个阶段——“解释”、“测量”和“修正”。颇有趣的是,作者的最后一句没有以“我们”开始,也许他们的意思是他们对数据的解读是非常客观的。

接下来的第三例,有些地方与第二例有些相似,但还是给读者提供了一些可供选择的空間。

期刊摘要——例3

就复杂的、目的性运动的控制,现在的观点都认为组织过程必须调节多重关注。在运动组织理论中,运动控制理论研究者一直以来承认的是经典力学的角色,而对复杂的肢间偏差的重要性的关注,是近来才有的事。

尽管曾有研究对临时协同动力进行过细节描述,但是针对肢间牵制的一些重要维度的系统性研究仍旧匮乏。我们在此设计并实施了一种新的方法,利用精神运动行为、对称性牵制和三分之二定律的两条重要原理,来考察这一问题。实证研究的证据表明同时运动的肢体间的相对空间模式自然地会发生牵制,其方式与之前提到的临时性牵制类似,而且明显的速度干涉来自初级空间融合的非间接作用和次级结果。在运动组织和动作学习方面,空间干涉的理论含义被进一步精细化。文中同时讨论了仔细考虑从合适的维度来归纳协同动力的特点的重要性。

(Walter et al., 2001: 393)

在本篇摘要的开头,作者对其研究领域的基本状况进行了一些总结。通过一两句话,他告诉了我们其研究的对象是什么,又是如何界定的。通过使用单词“必须”,他的潜台词是,在这篇论文中,他将不会挑战既有的理论;不过,在既有的权威

理论和最新的思考之间还是有些差异。与前面两例的情形很相似,在已经知道的知识和未知的有待探索的知识之间界限明显:不同点存在于“细节描述”与“系统性研究”。像前面两篇摘要中的“尚未考虑到”、“没有预测”、“问题”以及“未能”等措词一样,在本篇摘要中,的“匮乏”一词表明了这项研究的必要性及聚焦所在。

类似的,三篇摘要的作者还使用了一些“标记”来说明自己的贡献:“考虑了”、“增强了解释力”、“解释”、“说明了”、“提供了经验性的证据”以及“精细化理论上的含义”。在所有这些摘要中,同样重要的是,研究问题的类型、研究的类型以及结论的类型之间都是“匹配”的。

在这本期刊中,有时人称代词也可以使用(不是所有的学科都可以如此)。这在例2中有所体现,不过,我们也应注意在什么地方能用,什么地方不能用,也就是在论证的哪个阶段我们能用人称代词。

期刊摘要——例4

福多**认为**,观察是理论中立的,因为感知系统是模块化的,也就是说,它们存在于有机体的特定领域,是板块式的、命令式的、快速的和接触式的,有着固定的中立的结构。切奇兰德对观察的理论中立观点进行了**反驳**,认为:1. 大脑中大量的上下通路表明了感知的认知渗透性;2. 感知学习在知觉系统的传导中会所有改变。**在本文中,我引入了对感觉、感知和观察的区分,我认为**尽管在观察涉及上下过程这点上切奇兰德是对的,但是在知觉中仍然有大量的信息是理论中立的。**我认为**知觉学习不会威胁到感知的认知非渗透性,神经心理学的研究没有提供证据支持感知的由上而下的特征。最后,我对感知的离线认知渗透的可能性进行了讨论。

(Raftopoulos, 2001: 423)

在这篇论文的一开始,作者并没有对一些共同接受的原则或者一些根本的理论进行概述,而是对一些争论进行了总结:有两个研究者的观点彼此针锋相对,作者使用了“反驳”一词来说明两者之间的差异程度。这种对学科——或者说对该研究所在的亚学科的介绍,事关该领域如何得以建构,这即可以用通过不同方法得出了不同结论的学者们的话来说,也可以通过作者自身来建构。

换句话说,你如何在自己的写作中呈现你的学科,既受“它是如何”,也受“你如何看待它”这两个因素的影响。毕竟,介绍一个学科的方式可以有很多种,尤其是

当你这么做是要为自己的作品提供背景的情形下。对一些学者而言,以下是一种有待争论的观点:任何学科都是它本来的样子,是中立的和既定的,只有一种呈现它的方式。在其他学科,人们又可能认为呈现前人研究的方式是非常多样的,甚至连这些研究所基于的基本原则都可以以多样化的方式呈现(可以是作为学科基础的基本原则;可以是“现行观点”或者像例4中那样的对两种不同的路径的对立性的“放大”)。在一些学科,人们一般会像本文的作者那样通过重复使用“我”字来表明自己的贡献:“我引入了……我认为……我认为……我讨论了。”在最后一句中,作者使用了“可能”一词,这从某种程度上缓和了作者的这些声明。

本章所举的第五例也是最后一例,是所有例子中最不寻常的一个。因为它对期刊和自己所在的学科进行了拷问。有时候,有些学科是接受甚至欢迎这种拷问的。

期刊摘要——例5

库恩、克罗利和奥卡达(1998)的研究意在解决这样一个**问题**:认知科学现在的状态(正如《认知科学》杂志以及认知科学协会所反应出的)是否“反应了作为其基础的多学科理念”。为了**恰当地**对他们的研究成果做出解读与回应,我们需要问一个更为**前提性的问题**:什么是认知科学的多学科理念?其中至少有两个概念——一个“地方主义”的概念(从库恩、克罗利和奥卡达的讨论中,可以隐约看出),一个是“整体”的概念。**我认为**虽然一些认知科学家对这两者都认可,他们有充分的理由更倾向于后者。我随后考虑了这样的问题:在整体这种取向方面,库恩、克罗利和奥卡达的发现让我们对认知科学的现状有了怎样的认识?我们还**汇报**了我们对期刊内容的**分析**(主要关注的是领域,亚领域以及所研究的认知能力)。

(Von Eckardt, 2001: 453)

该研究的对象是自身学科的“现在的状态”。在文章的开篇,作者对其他学者所说的话进行了评述。从“恰当”一词可以清晰地读出,这篇文章打算超越其他学者的观点。尽管本研究中包含了“分析”的内容,但是作者并没有在这篇摘要的结尾报告分析结果,可能他打算在正文中说明这点。

对那些已经分析过这篇摘要的作者,或者分析过其他学科类似摘要的作者而言,这种写摘要的方式引出了一个问题:摘要需要包含什么内容?一些学者认为

例5是没有效率的,因为它没有说明作者的贡献,因此就不能鼓励读者阅读全文。这种评论经常有,因为学者们经常应用这一共同标准来评价——但是这真的很有关系吗?学者们经常会带着自己的标准来评价已发表的作品(可以理解),而不是试着去拓展自己的写作风格。

这里并不是说学术作者们没有意识到写作中可以做出的选择。我们有理由说,他们如此反应,是因为他们在自己的写作生涯中,还没有进行过此类针对已发表的文章的分析工作。

这种分析的确能够有助于你去发现平时不能有意识地认识到的写作的一些方面——这是学者们所说过的。即便你认识到了你所在学科的那些已发表的文章的质量如何,你依然可能不清楚这种质量到底从何而来。很多学者都不清楚如何界定他们在学术写作中所见到过的那些技术。这种情况可能带来的一个后果就是:他们很可能意识不到在写作中的哪些点会让自己的写作更完美,而这又可能有损作者的自信。另外一个可能的后果是,他们可能会对由不同的技术所造成的差异不敏感。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花如此大的篇幅在这里进行分析的原因。如果不做这种层次的分析,你可能就不能对自己的写作进行调整,进而无法使自己的写作被自己的学科所接受。

另外一项分析发表了的作品的方法以上述分析为基础,它将视线聚焦于论断之上,试图验明每篇摘要是如何处理论断问题的。例如,通过排列开篇句,你可以对你的目标期刊做更为深入的了解,了解每篇文章的出发点,或者他们所声称的意欲解决的问题:

1. 在执行认知任务的过程中,人们需要借助工作记忆(working memory)来处理和保持信息。就有限的工作记忆对执行任务的绩效有着怎样的影响,研究者已经发展出了诸多解释模型(Daily et al., 2001: 315)。

2. 本研究对一群个体识破欺诈(由其他人所设)的过程进行了检验(Johnson et al., 2001: 355)。

3. 就复杂的、目的性运动的控制,现在的观点都认为组织过程需要调节多重关注。在运动组织理论中,运动控制研究者一直以来承认的是在经典力学的角色,而对复杂的肢间偏差的重要性的关注,是近来才有的事(Walter et al., 2001: 393)。

4. 福多认为,观察是理论中立的,因为感知系统是模块化的,也就是说,它们存在于有机体的特定领域,是板块式的、命令式的、快速的和接触式的,有着固定的中立的结构。切奇兰德对观察的理论中立观点进行了反驳(Raftopoulos,

2001: 423)。

5. 库恩、克罗利和奥卡达(1998)的研究意在解决这样一个问题: 认知科学的现在的状态(正如《认知科学》杂志以及认知科学协会所反应出的)是否“反应了作为其基础的多学科理念”(Von Eckardt, 2001: 453)。

只看这些独立的句子,会让你看到一些细节的不同。用色笔将它们标记出来,虽然简单却非常有效,它能让你分析出这些文字的特点。

当你,你也可以针对论文的其他部分文字做这种分析,而不仅仅局限于摘要。你可能会发现对论断的不同阶段做分析可能非常具启发性。例如你分析文章的结尾,分析所报告的研究可以如何被植入文献的大背景中。

正如里德和库恩(1999)所注意到的,在这一领域有两种研究个体差异的路径……我们的工作采用的是第二种路径,另外我们还用了—个计算模型来预测和解释个体被试的工作记忆绩效差异。

假如能够注意到我们的路径与其他那些在……的相似与差异将是非常有趣的。尽管先前的研究强调个体差异存在,但这些差异并没有在个体被试的层次加以模型化。我们这样做了,这也说明了我们路径上的优势……

(Daily et al., 2001: 349)

在许多期刊和学科中,论文都以这种与其他研究直接对比并清楚说明自己贡献的方式下结论。你要是用什么样的词来表明这些,你要将它们放在你文章的哪个位置,你要将这部分写得多么长多详细?所有这些不仅取决于你研究的性质和你的结论,还取决于你给哪本期刊投稿。在你的学科中,某些期刊可能有着这样或者那样的传统,你可能对其非常熟悉,也有可能需要花费一些时间对这些期刊进行更为深入的了解。

另外,你还可以分析摘要中的内容是怎样在论文中得以展开的:

1. 摘要的结构如何在论文中反映?
2. 摘要与论文之间有文字上的联系吗?——例如重复的关键词。
3. 摘要有没有未包含论文中所提供的某些材料?
4. 摘要的各部分比例与论文中各部分的比例一致吗?

对一些论文,或者某期刊最近几期的论文做这种分析,将会让你对自己所在的学科的学术写作有更为深刻的了解与有意识的认知。你也许无法通过这样简单的阅读来获得足够的认识,也许你还需要从评阅人的反馈中来学习这些。当然,你也

可以咨询那些有经验的、成功的写作者：他们的看法是什么？他们如何界定你所在的学科所看重的那些写作品质？他们怎样做到这些？他们怎样通过这种或那种方式来分析那些已发表的文章？或者他们又如何内化那些在你所在学科发表作品所需的结构与风格？

本章所分析的这本期刊——《认知科学》——不仅仅涵盖整个领域，还包含了不同的方法取向，不仅如此，它还审问自己——见例 5——讨论自己的跨学科性以及该领域跨学科研究与路径的意义。这种讨论与其他学科也有关系：很多领域都将跨学科视为一项任务，它们力图打破学科障碍，彼此协同研究。在这种背景下，去分析其他学科而不仅仅是你自己所在学科的写作修辞与流派就显得非常有价值了。当然，也许在你所在的学科已经存在好几种流派了——正如学术期刊中所呈现的那样——甚至在同一类期刊内部都有可能如此。

分析期刊：它能告诉你哪些学科特性

- 学科特性是如何建构的？
- 可以有何种形式的学科特性？
- 在你的作品中可以通过哪些修辞策略来呈现你的学科特性？
- 质询学科特性的方法。

在你的分析中，你可以如何使用那些你已经收集的关于学术写作的信息？有些学者告诉我们，这种形式的分析对他们而言，是种推动写作的驱动力。例如，你会发现，某种修辞模式或者是做论断的结构可能会激发你以同样的方式来考虑自己的作品。在本章中所分析的那些摘要，其特点在认知科学之外的其他学科也有所体现。

在上文中，我们举例说明了我们的分析。我们承认，一些学者可能会认为，我们的分析和提法有些过头，因为他们认为学术写作本身是变化不定的，而我们在某种期刊中寻找规范、形式和传统的努力则显得过于肤浅与简单。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很多学者都认为每个学科都是独具一格的，每个学科的学术写作也必定是视学科的情形而定的。所以，从这样的观点来看，他们经常拒斥有所谓的跨学科的“一般”的写作方法。而有些学者则莫衷一是：认为他们自己学科的学术写作有一些特别的地方。但是，这些特点又不能“归结”为一些修辞手段上的共同点。

一些学者通过各种修辞性问题来挑战上述分析方式所得出的结论：

- 你的意思是说所有这些作者都是有意识地选择这种写作方式吗？
- 你的意思是说这本杂志的评阅人和编辑只会接受以这种方式写成的论文吗？
- 你是不是说，假如我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写作的话，我的论文就会被拒绝？
- 当然，每本杂志的文章都包含了不同的写作风格。
- 你怎么对风格进行归纳总结？
- 你有什么证据证明已发表的那些论文背后有一些规律性的风格？

在我们以这种方式分析那些已发表的论文时，他们则在评估这种分析方式对学术写作而言有什么样的意义，对他们的个人写作又有怎样的意义，这些问题都是一些学者曾经问过我们的。我们反复强调：首先，我们不认为某种期刊的所有文章的风格都是一成不变的；其次，我们的分析——你的分析——能够成为一种材料证据，通过这些你能界定所谓的学科特性，它同样也为你在自己的写作中构建所谓的学科特性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假如你能够针对你的目标期刊做此种类型的分析，就不仅仅能了解到期刊期望你如何做，也能借此从某些方面来增强你的写作。当然，这需要时间。你也可以从其他方面来增强自己的专业水平，例如一次又一次的投稿和退稿。

你的学习过程也许是一个渐渐地在思维和写作上认识和融入一些学术特点的过程。在一开始，学科的修辞可能看起来意味着约束，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看起来可能意味着解放，它能帮助你决定舍弃研究的哪些面向，让你知道哪些值得写，让你更为自信，知道如何处理写作。

发出你自己的“声音”

学术作者们经常说他们担心没有了自己的声音，或者说怀疑他们是否终有一天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他们花费了大量的时间阅读、分析别人的写作，以至于他们觉得没有了主见，不知道自己想要说什么，又该怎么写。对很多学者而言，这是个反复出现的问题，他们也颇为关切。这也是你应当解决的问题。也许你是出于担心才想到要去找个人的声音——你可能担心被已发表的文章的权威性所埋没。当你写作时，你的思想有没有被别人的思想淹没的风险？或者，在我们所建议的那个层次上对期刊文章进行分析，是不是对你而言已使自己的“修辞”无发挥的余地？新写手们可能有时会有些情绪上的反应：为了能够发表文章，参加一些期

刊的争论,而以某种既定的方式来塑造自己的想法,可能会使自己的观点打上折扣。

发声是不是意味着你在争论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或者意味着你在概念上、知识上,或者学科的其他方面宣扬自己的独特之处?这些地方往往都是学者们开始感到自己丧失声音的地方。假如你没有在自己的学科发表很多作品,或者根本没有发表过任何作品,你就可能仍然处于在争论中寻找自己位置的过程之中。

但是,在学术写作中发出自己的声音也许并不是一个可以达成的目标。对很多新手而言,还有很多其他目标。试图发出自己的声音,可能会使自己离其他目标越来越远。而且,你写作的权威性还有待考虑,并且看起来总是受制于别人的评价,无论你是否写出自己的“声音”,情况不会因此而改变。

寻找自己的声音是因为担心自己在学科中丧失自我吗?“声音”的问题让我们讨论所谓的风格,但是,可能它更应激起我们去讨论的应当是所谓的自己的“贡献”。这样的讨论也许更有用。那些担心丧失自我的人也许能够将“声音”重新理解为“贡献”,你所在的学科的学术写作确实要求你表达自己的观点,说明自己的独特贡献。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就是你的“声音”。

清单

- 界定你所在学科的写作特征。
- 分析你所在学科的某些期刊的最近几期文章。
- 关注一些文章的某些地方,并进行比较。
- 想想若是向不同的期刊投稿,你可以如何改编你的论文。
- 决定在你的学科里,你采用何种立场。
- 考虑如何在你的写作中“表达”这个立场。

第二部分

在前一部分,我们讨论了学术写作的特点与节奏。对很多人而言,这是当然的一步。但是仅仅走出这一步仍然不够,因为很多人发现,假如无法在工作中获得支持,写作还是难以展开。他们时常感到无法找到合适的时间与地方开展写作。在本书的第二部分,我们描述并评估了自身在不少学术环境中曾采用过的三项特殊干预措施。这三项措施的设计意在从不同的方面对写作活动加以支持与促进,从而推动写作者增加自身的产出。在第五、六、七章中,我们将分别对“退居写作”,为出版而写作以及写作小组这三项专业干预活动进行阐述。假如你有兴趣在自己所在的院校开具这些性质的活动,那么这一部分的内容将有助于你了解该如何开展这类活动,需要哪些条件,以及如何运作起来更有效。

第5章

以退为进：计划，运作和参与 “退居写作”干预项目

导入·“退居写作”的产生背景·什么是“退居写作”·退的理由·如何准备·活动之中·活动之后·正面的期待·关注点·结果·“退居写作”与性别·集体写作空间与私人写作空间之间的平衡·五天住宿模式的变通方法·项目所带来的关键时刻和体验·结论

导入

本章对学术写作过程中的一项干预项目——“退居写作”(writers' retreats)的目的、过程以及选择进行了系统的梳理。我们将告诉你在你自己所处的环境里运作“退居写作”这样的项目时应当考虑哪些方面。我们还提供了一张清单，告诉你如何有效地计划、组织与跟踪这样的项目。最重要的是，我们将显示，在千差万别的环境里，这样特殊的策略何以成为推动你写作的一项重要动力。第三章中所讨论的“退”的阶段与本章中将要讨论的这种项目所带来的体验是不同的。“退居写作”是一种特殊活动，借由这种活动，作者们可以从他们的日常世界中抽身而出，从而获得重要突破。

“退居写作”的产生背景

在学术界还有其他一些创造性的环境中，在解决某项特定的问题时，原创性的想法经常过于遥远，难以企及(Gruber, 1988 and Runco, 2004a)。有时候，为了取得进步或者推动自己的写作，学术写作者们需要脱离他们所熟悉的常规的一切。正是创造性及其基本原则，鼓励着很多高等教育机构发起“退居写作”这个项目。在本章中，我们将对这项革命性的干预项目进行详细介绍。

一直以来,大家都认为,为了推动写作进程,作者需要一个安全的空间,有创造力的作者都得益于他们获得的同常规生活和工作安排隔开的时间。这种看法以为作者们需要“躲进小楼成一统”,认为好的写作必然是一项重要的、专门的、需要作者全神贯注的活动,也必然需要特殊的空间与时间——在这样的空间与时间里,作者需要将写作视为首要任务,甚至短期内的唯一任务。

学术作者们经常需要协调专业生活的不同方面,需要在其他活动的短暂间隙内安排写作时间。在第一章中,我们将展示可以通过怎样安排短暂的写作活动来创造出有效率的写作节奏。但是,如果仅仅安排这种类型的写作,我们就有可能产生碎裂感——学者们在谈及专业生活时经常提到这种感觉(Grant and Knowles, 2000)。有时候,我们也需要在学年中的某个时间或者在某项写作项目的关键时刻腾出较长的一段时间来写作,这将会大有裨益。

当然,任何学者都可以试着自己找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他们可以从自己的工作世界中抽身而出,暂时忘记自己的工作责任。传统上,大学里的休假制度就提供给学者们这样一种机会。在学术写作中,为了获得和保持注意力,写作者经常需要一定的空间和时间,而休假制度对这种需求进行了制度性的认可。一些大学确实建立了一些制度来保护学者们的写作时间,但是,很多大学还没有这样的政策。现在,休假和其他对写作时间进行保护的形式可能要比过去更难获得。现在人们还质疑它们是否真的能够帮助人们取得写作上的进展(Boice, 1987)——至少,可能不是对每个人都如此。

无论如何,假如高等教育机构期望他们的学术人员能够从事任何创造性的写作工作,它们就需要认识到人们有时需要专门的、可以集中精力的支持性的时间(Runco, 2004b)。

通过对“退居写作”这一项目的介绍,我们为写作者们提供了除请长假用于写作之外的另一条可行之策。学术作者们确实能够腾出部分时间、集中精力进行写作,他们肯定能够受益匪浅,但是请长假用于写作对很多人来说都是不可能的(Grant and Knowles, 2000; Moore, 2003; Murray, 2004)。在学术环境中引入“退居写作”,有时看起来确实是极具革命性、非常规的一步,是那些激进的教育培训者或者那些想要在发展和推动自己写作的同时相互帮助的学者们所采用的方法。在有些学术环境里,有些人可能会将它看作非同寻常甚至离奇的干预手段。但是我们认为,假如能够对这个项目加以支持和管理,它必定能够成为一个公共空间,必定能够成为有效地推动写作过程、增加个体或院校产出和提升写作质量的过程。我们认为不应当将这些活动看作那些假惺惺的教育者、培训者非同寻常的或

者离经叛道的活动,或将其看作是一种针对那些“没有生产力”或者“不具研究活力”的教员的小修小补的干预活动。相反,我们认为,“退居写作”这项活动应当成为更多的学者生涯中的一个常规的部分。我们认识到的所有的学术作者(包括那些有经验的和没有经验的)都坦言自己会遇到很大的压力,而这样的活动有助于他们减轻压力。

另外,“退居写作”是一种全方位的机制,通过这种机制,我们可以在一定的时间范围内以一种公开的、可持续的、体现出对作者关怀的方式来支持写作。它们能够激发创造力、让你走上快车道或者提升个人的写作策略。假如写作者们所在的院校能够建立这种机制并提供支持,这本身就能够说明它们重视学术写作,能够意识到学术写作对学术界的潜在贡献——不仅仅是指出版,还指与他人分享观点、相互帮助以取得突破、建立有效的写作策略以及塑造其集体主义取向(针对不同的研究话题与想法)。

许多学者都是在“退居写作”这项活动中才开始第一次与别人讨论和分享自己的写作策略与写作过程。这项活动能够提供给他们一种乐观的、可以推进自己工作的环境。这种暂时营造出的环境可能不仅能让单个科目或某个学科获益,更能够让整个学术界获益。

自从2001年利默尼里克大学开始发起“退居写作”这项活动以来,已有超过150名学者从中获益。这个项目还在爱尔兰的其他一些大学被加以拓展和使用(O'Neill, Moore and McMullin, 2005)。现在看来,这项学术活动更适合女性而非男性,因为自项目启动以来,参与此项活动的女性数目高于男性。我们将在本章的后部分讨论个中缘由。

什么是“退居写作”

“退居写作”指的是一个发展性的项目:

- 它是一种实用的、让我们尝试集中一部分时间专门用于从事学术写作的办法;
- 它是一个场合(event),借助它我们能够为写作过程的所有方面提供一种深层次的、全方位的、象征与实用意义并存的支持;
- 它是一种场合,借助它我们得以认识学术写作者在生理、心理、学术以及同事关系方面所需要的帮助;
- 它是一种场合,它让你可以在一种健康的、享受的和没有压力的情形下努

力工作；

- 它可以促进产出；
- 它是一种培养你写作习惯的场合，从长远看，借助这种场合你可以变得更有生产力；
- 它是一种场合，借助它你能够在写作时变得更有创造力。

退的理由

抽出一周的时间来开展这项活动，基于我们先前所提的这样的理由：假如写作者能够为自己创造出一个短期的能够集中精力进行写作的环境，那么他们就能够获得巨大收益，他们的思想质量可以借此获得提升（Grant and Knowles, 2000）。通过退，作者们能够使自己集中精力，让自己免受日常工作和生活的干扰（Moore, 1995）。即便是在正常的职业生涯中，正常的写作习惯也可能需要我们通过不同的方式加以维持。而该项活动能够推动、滋养或者加速我们的写作。在当下的教育环境中，大学教员们经常说该项所创设的环境，使他们能够集中注意力——而这往往是通过其他方式无法达到的（Cameron, 1999）。

合作、互动以及同辈之间的相互帮助经常取决于私人的、非正式的网络，而很多人又并不拥有这种网络。通过参与“退居写作”这样的活动，写作者就有得到上述帮助的机会，而这往往会带来更多有益的影响。

通过退，我们可以创造一种环境，在这种环境下，我们能够发起，或者更为快速和简单地推动集体行动，获得积极的结果，并为合作性的对话（书面和口头上的）创造条件。这些理由正回应了在新西兰、澳大利亚、爱尔兰、英国以及在美国的一些大学开展“退居写作”这样的活动时所设立的目标：

为有效率的写作创造一种信任和安全的氛围，帮助参与者彼此学习写作的过程。在退和其他的阶段为作者们创设一种多学科的环境，让他们可以借此相互提供帮助与建议。探究在教、研究、写作以及学术之间所存在的联系。帮助参与者获得一些积极的体验，每个参与者都可以致力于完成自己的写作目标，并在时间准许的范围内实现这一目标。

（Moore, 2003: 335）

我们设计“退居写作”这一项目，原意是为了让写作者们能够暂时从日常的专

业生活中抽身而出,有个临时的写作“避难所”。通过创设一些环境,作者们所能得到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例如,他们能够更加专注在写作上、完全沉浸在写作当中。借此所创设的能够孕育写作的环境,人们也会更有勇气去面对写作过程中的那些挑战以及不确定性。而借此所营造的一些规范,也能够让那些一般来说不愿意分享彼此工作的人更习惯和倾向于如此。

“退居写作”是一项不寻常和非传统的工作和合作方式。它看起来还像一项非常大胆、有时又非常复杂的实验,它要求每个参与者在个体和专业层面有更多的计划与准备。尽管这些看起来复杂,但是其实质上也只包含了几个相对简单的要素。

如果能够得到正确的支持,作者的退可以由感兴趣的学者团体独立组织,或者在教育发展中心或有关的院校单位的帮助下组织,借此推动和丰富学术实践。由于需要资金支持,并且其本身也是一种比较新鲜的帮助学者培养写作能力的手段,因此,最好能够得到参与者所在大学高层的支持。但是,考虑到这种活动本身对个体学者而言就非常有用,因此,我们也并不需要将高层次的支持看作是这一活动成功执行的必要基础。

我们曾经在大学高层管理人员的支持和资助下开展过此类活动,但我们同样在自愿的基础上,在大学内部,独立地开展过此类活动。这两种方式都给作者们带来了正面的影响——尽管后者确实需要参与者在计划、资金以及组织方面给予更多的投入。

如何准备

这项活动需要好的地点。它应当在一个完全脱离日常学术环境的地方举行,要离参与者日常的校园工作地点足够远。这样,他们就不至于不自觉地感到自己还要像平时那样工作,不至于忘了他们为什么需要参加这种活动。因为这种活动需要作者能够住到活动地点,因此,活动地点应当具备舒适的住宿条件,这样每个参与者就都能够建立自己的私人写作空间。

我们可以找一个旅馆或者一个可以自己在那里做饭的房子作为活动地点。我们有时要使用大的可以供应早餐的旅馆,因为这样的旅馆可以提供给每个人足够的住宿空间。另外,住宿条件必须是令人满意的,这样,才能为每位参与者提供一个理想的空间。

活动的住宿要求

1. 安静；
2. 独立、私人的写作区域；
3. 每个参与者都需要有足够大的桌子、好的台灯；
4. 能够举办小组讨论和会议的公共区域；
5. 在公共场所要有足够多的插头和连接线，这样在一起写作时，大家就都能使用笔记本电脑；
6. 需要有独立的打印设备，这样参与者就能够在写作过程中顺利打印作品；
7. 组织良好、时间灵活的用餐时间，要充分考虑参与者的写作节奏。

工具

在准备这样的活动时，组织者需要准备如下公用的工具：大量的 A4 打印纸、订书机与订书针、打印机和空余的笔记本电脑（假如活动举办地不能提供的话）、挂图、笔、笔记本以及记号笔，还有一个包含相关有用的参考文献、读物和书籍的“图书馆”（本书结尾的参考文献目录中，包含了许多有用的书籍）。

准备活动

在选择活动地点和准备工具的同时，我们还需要选择参与者，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步。你可以私下询问你的同事是否有兴趣集中几天的时间来参与这样的集体活动，或者你也可以通过内部邮件或者网络系统来向别人推销你们的活动。我们既组织过小到 10 个人规模的活动，也组织过大到 26 个人规模的活动。有些时候，所有的参与者几乎都来自同一个系，而有些时候，参与者也可能有着不同的背景。人员的组成确实会影响到群体的互动。参与此项活动的人可以是那些刚接触学术写作的人，但是，我们发现，假如每次组织活动的时候能够有一些老手参加并能够与其他人分享他们曾经的挣扎与成就的话，效果将会非常不错。

找到关键的协调者

最好每次活动都应有一位关键的协调者。虽然说并非完全必要，但是最好找一个你学术圈之外的人担当此角色。我们应当尝试邀请那些业务精湛的学术写作者，因为他们理解学术环境，肯定会做好支持和协调的工作，同时，他们也会对那些让学者感到担心或者焦虑（在处理某些特殊的写作任务，尤其是在这种非传统的、

需要合作的环境中)的事情非常敏锐。协调人员应当就写作过程的不同方面计划组织短期的写作工作坊(参见本章后部分所建议举办的那些项目),并阅读和评论参与者的作品。但是假如很难找到协调人员,另一种选择就是针对与学术写作的主题、技巧、经历或者项目,指定某个参与者主持不同的工作坊。在我们曾经组织过的活动中,这些方式都很有效。

让参与者做好准备

如前所述,在一个退的环境(隐蔽的场所)里写作还是一种比较新鲜的写作方式。这意味着参与者参与活动前的准备将会非常重要。准备的方式多种多样,例如他们可以相互帮助设立特别的目标、确定投稿期刊、约定要写出怎样的作品。一个维持五天的项目,参与者能设立的最佳目标也许就是一篇文章了。但是目标也可以因人而异。有些人可能可以将目标订得更高,可以同时进行一些相互关联的写作项目,另一些人则可能需要调低预期。假如能找到一个好的协调人员,可以让他在正式活动开始前两个月组织一次准备活动,帮助每个参与者根据自己所处的阶段设立合适的目标。一旦选好了活动参与者,我们应当确信他们中的每一位在正式活动开始前都已经做了充足的准备,这样,他们就能在活动中最大限度地利用腾出来的这些写作时间。准备性的活动可以包括数据收集、研究、阅读以及收集一些关键的参考文献与书目。

下发给参与者的清单

每个参与者都需要有一份信息包,这个信息包要简要地介绍退的活动的意图与目标,说明在开始活动之前需要完成哪些关键的活动,告知参与者关于活动地点的一些实用信息、旅程安排以及活动地点的设备情况等。可以制定一份清单(类似于下表),分发给每个参与者。

手册 1: 准备活动

- 仔细阅读信息包;
- 现在开始组织你自己的材料——数据、参考书目、重要的文章以及你已经写的准备性材料;
- 开始草拟你准备写的作品的大纲;
- 在活动开始前,就你的作品做一些重要的决策。例如,目标期刊选什么/出版社选哪家/格式如何/风格如何。

手册 2: 选定目标期刊(Murray, 2004)

那些能够高效率地写作的专家说:“不要先写,然后再为你的作品寻找一个合适的‘地方’,应当先分析目标期刊,然后根据分析结果开展写作。”

- 找几期你选定的期刊,浏览一下最近几期的情况;
- 读投稿须知,查看一下网页,打印所有相关的作者须知;
- 想想可以如何锻造自己的作品,让它符合期刊的要求;
- 给编辑写信询问

给编辑写电子邮件

“我写了一篇关于 XXX 的文章,我主张 YYY。你认为现在贵刊的读者会对这个议题感兴趣吗?”

假如你获得了回应,你应当回信感谢编辑,并让他/她知道你的论文何时会完成。

这些相对简单的练习能起到如下作用:

- 它让你的写作更有章可循;
- 它意味着(在活动中)你将不会写得“昏天黑地”,但是你在活动开始前依然会有一个特别的目标;
- 从实用的角度来说,它会让你的论文与那些事先没有与编辑沟通过的作者的论文显出不同。

手册 3: 在退之前

- 准备好笔记本电脑或者安排借一个;
- 就你的写作项目准备一个简短的大纲,并电邮给其他参与者,假如你愿意,你可以将发送给某个期刊编辑的询问内容以及编辑的回复附在邮件之中;
- 下定决心做好论文的“生态”日志(版本、通信、反馈、评论、想法、方向的改变等等);

这些能够成为你自己和你同事有用的专业发展工具。

- 事先安排好交通。决定是否要驾车;
- 要投入整个星期。活动地点很远,需要住宿。你需要确定自己不会太有压力,你可能要花 24 个小时的时间调整思路,才能开始写作。

一些阅读：

- 关于“退居写作”的概念，见论文(Moore, 2003)；
- 罗伊娜·默里的书《为学术期刊而写作》的第二章：“选择目标期刊”。

假如可能，所有这些手册都必须在活动之前的准备会议中分发。假如不能组织一个实时的会议。这些材料也能够给所有人一个好的框架，这样他们可以借之好好准备，并关注在活动之前、之中和之后他们想要获得什么。

活动之中

到目前为止，我们有了参与者，他们带着想法、已经收集到的数据与文献，在一个远离校园的地方聚集，共同准备完成一份学术写作。每个人都能充分利用这五天来写作，其间，我们还有机会得到同事、小组成员的反馈或者与搭档讨论自己的进步，我们还有机会一起分享写作经历。在每天的开始，我们都要举办一个协调会议，就写作给每位参与者一个结构性的建议。每天晚上，参与者们聚在一起共进晚餐，一起互动，并就各自的写作项目进行交流。

活动日程(样本)

周日晚上，参与者抵达，设置好场地，并参加一次由协调人主持的工作坊，协调人负责对活动的目的与价值进行说明。

周一：起点会议 1：为你的写作设立目标。并用两个小时来共同写作，交流想法；安排个人写作时间。下午：组织讨论会交流进展；剩下为写作时间。

周二：起点会议 2：设定目标期刊，打草稿。下午：组织讨论会找到写作伙伴，并分享进度。

周三：起点会议 3：处理不好的评论以及负面的评价。组织共同写作时间，重点为评述与推进初稿。剩下为私人写作时间。

周四：起点会议 4：培养长期的写作策略。开始面对长期写作策略，并反思在“退居写作”中所使用的写作方式可以如何融入日常工作环境中去，成为每天、每周的写作习惯。

周五：起点会议 5：取得写作的能量与动力。结束。

活动之后

评估活动的影响

组织、设计和举办“退居写作”的活动要花费一定的金钱、时间与大量的精力。假如高层管理者能够支持,活动就可以更为顺利。这项活动无论是对院校而言还是对个体而言都会“很值”。假如能够以合理的方式加以干预,真实的结果自然会产生,它可能是学术期刊文章数量和质量的提升。但是,个体在经历上所体验的实质性转变也值得我们关注与说明。人不会一夜之间就变成一个成功的学术写作者。任何退的干预都应当既能够提供给参与者额外的支持与网络——尤其是当他们回到日常的工作环境中时——又能够检视参与者的洞见与反思。

观点、洞见与产出可以通过前测和后测问卷来掌握,这样我们就能借其来把握这段经历的价值与影响。

但是,当评估参加这段活动的影响时,我们需要强调一点,一些学者认为很难写作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他们认为自己的写作受到院校监督。因此,假如我们过分强调检验参加这项活动带来了多少产出,可能又会落入窠臼,忽视了学者们参与这项活动的最初动因。

我们相信这项活动必定能够促进学者的专业发展,让他们更为有效地应对出版压力,而不至于带来更多的出版压力。

正面的期待

现在的针对“退居写作”的研究显示,参与者参与此项活动的动机不一,有的表达说他们需要“马上行动”、“一炮打响”,有的则需要启动写作项目(Grant and Knowles, 2000; Moore, 2003)。参与不同种类活动的有些参与者说,他们关心的是如何完善、完成一些想法(以松散的作品片段的形式存在),又如何将不同的想法拼在一起。作者参与活动的动机和目的可以归结于他们所处的不同阶段,也可以归结于每个参与者在参与活动数月之前能够或者愿意做的准备工作。

自愿结成的团体,其成员都是自己决定参与该项活动,因而他们可能与一般的学者不同,例如他们可能需要有足够的空间与时间去整理和表达自己的研究、去培养自己作为学术作者的声音。当要求参与者们说出自己可能获得的收益时,他们最常说的是:这项活动可能为他们的写作创造了足够的空间与时间——一个星期的时间在一般参与者看来极具价值。在表达他们自己的期待时,参与者一般都会

谈到分享智慧、从同伴那里获得反馈、建立新的联系，以及推进“严肃的写作”，为创造力、共享、合作以及行动创造机会等。从更为实在的方面来看，他们一般都提到：这样的活动可能能够促进他们更有效地写出能够发表的作品，这样他们的简历就能看上去更厚实，自己的专业发展也会有更多机会。

关注点

像其他任何新的尝试一样，参与者不是漫无目的地来参与这项活动的。他们想要知道自己是否能够在脱离日常工作环境的限制时更有效率地写作。他们关注树立和保持与写作相关的动力，他们担心自己可能由于分心而受到限制，不能够让自己的写作一直进行下去，即使获得了极具支持性和有利于产出的环境，他们还要挣扎着写作，或者说为了写得更好而挣扎。当然，所有这类关注的问题都会在为期一周的进程中加以讨论，但是我们有必要知道，即使活动结束后，我们还是需要不断地讨论写作的突破，成功以及挣扎。

结果

除了那些实质性的有形产出，例如完整的论文、书稿或者研究计划之外，同样值得我们注意的还有参与者所谓的行为和态度上的改变——学术写作上和教育培训上。该项活动的参与者一般都反映说，通过参与这项活动，他们为在自己所在的领域写出重要的作品发展了新的策略。他们同时也强调这段经历帮助他们以一种自己满意的方式精炼和塑造自己的想法，使它们能够得以顺利表达与展现。这些都让他们觉得获得了能量。一般来说，参与者都会将凝聚感当作是这项合作的“副产品”，认为这项活动增加了他们将自己的作品与他人进行更为频繁的交流的可能性。假如这些结果能够长期维持下去，院校里的写作可能就会变得更加健康、快乐，写作者也可能因此而变得更为多产。

“退居写作”与性别

自从与学术写作培训结缘的那刻起，在我们所设计的一些干预项目中所显现出来的一些性别问题就让我们十分惊讶。在退的活动中，性别方面的问题最为明显。女性参与者一直是参与这个项目的大多数。在利默尼克大学所开展的此类

活动中,每个活动平均起来有18个参与者,如果每次参加活动的男性参与者能超过2个或者3个,就已经算是很不寻常了。在许多情况下,参与活动的几乎全是女性。实际上,我们在宣传自己的活动时面向的是所有教员,并没有考虑性别或者其他任何特征。布鲁姆(Bloom, 1995)曾说道,虽然说男性也会像女性那样体会到写作过程中的那些挣扎,但是,在参加这种活动上他们看上去却更不踊跃,或许是因为他们感到这样会让别人觉得他们是在承认弱点和不足。另一些人则说,女性可能更难在自己的专业或者个人生活中寻找到合适的进行写作的时间与空间,而退的活动则为她们开辟了一条新的路子,能够帮助她们克服日常的生活节奏和日程安排所带来的不便(Nelson, 1993)。不过,正如凯顿(Cayton, 1990)所说的那样,也可能是因为男性和女性对写作中的困难有着不同的体验,或者他们将写作中的困难归咎于不同的原因,因此他们会寻找(或者听之任之)不同的解决办法。

“退居写作”(或者以退为进)看起来更容易出现在女人的策略菜单里。不过,无论男女之间存在着怎样的不同点,针对退的项目我们发现两点事实。首先,有更多的女性报名参与。其次,即便如此,那些参与该类项目的男性所报告的收益与积极的影响和女性参与者所报告的基本一样。也许,这个建立在自愿参与基础上的少数人结成的小组有一些独特的地方,而这些特点其他男性可能并没有。但是,我们认为,一旦男性被劝服说这项活动和他们的需要密切相关,他们也能够像自己的女同事那样加入到此类活动中来,并收获同样的好处与满足感。

集体写作空间与私人写作空间之间的平衡

我们曾经在退的环境中实验过不同的写作模式。有一项重要的决策必须做出:我们必须计划好多少时间应当分配给独立的私人的写作空间,多少时间又应当分配给集体写作。两种写作方式各有长短。独立的写作空间能提供给个人一定的隐私,写作者可能有时需要根据自己的节奏安排接着工作或者赶进度、放慢写作或者休息。在公共的空间里写作,据参与者说能够增强“归属感”,让他们是觉得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在努力。而正因如此,这样的活动增加了每个人的生产力,而这种生产力是在个人的写作空间中所无法获得的。这也并不等于说在这种环境下的学术写作就变成了一条机械的生产线,或者人们结成了打字小组——但是,对那些觉得单独写作就无法保持动力的人而言,这种环境会让他们写起来更为顺畅也更为自信。

五天住宿模式的变通方法

也许,按我们所讲的那样,抽出五天时间用来组织这样的活动对很多人而言是不可能的——这样的活动需要计划、组织和时间。假如你觉得这样太耗费时间与精力,而你又仍然想要获得这样一个活动的机会并从中受益的话,你可以考虑按照下列耗费时间更少的方式来开展这项活动。

一个一天或两天,不用住宿的退

有很多学者发现很难参与一个为期五天且需住宿的活动——即使他们非常想参与这样的活动。他们需要照看孩子,还有繁重的日常工作要做,这些或者那些事情让参与这样的活动变得不太可能。在住宿模式之外,我们还可以选择其他方式,其中一种就是组织为期为一天或者两天的不用住宿的退的活动,我们可以以正常的工作时间安排(朝九晚五)来组织活动,让作者能够专心、集中精力地写作。可以将上文所提的起到协调作用的起点会议安排得短些(我们在写作的间隙安排这样的活动,并以此收集反馈意见)。有些参与者说这种模式的活动安排看起来不如住宿模式那样能让人完全沉浸到写作中,但是其作用还是不小。尤其是,在有限的时间范围内他们还能集中一定的精力。

在两个或三个月的间隙中安排几天退

还有另外一种无需住宿的模式,写作者们可以每隔几月安排四到五天开展此类活动。这种“渐进”的写作发展模式非常有用,参与者们可以在专心的协调者的帮助下以有组织的方式知道自己的进步。假如组织者们能够自觉地计划、管理并跟踪参与者们所取得的进步,那么参与者们在每天都会获得新的动力与进步。

周末住宿的退

这是对五天住宿模式更为精简的浓缩。同样,我们需要平衡好协调会议与写作的时间安排。

专门目的的退

参与者都汇报说退的活动让他们更加投入、聚焦、更加不会分心以及学会了如何“表达”。假如我们能够专门针对一些特殊类型的学术写作组织一些服务于“专门目的”的退的活动,这些益处或许能够得到加强。我们已经设计和组织过的退的

活动都是基于系的,参与者一般都似乎来自同一个系,或者来自同一个大学科。这样的活动看起来能够推进一些关于专业的讨论,不过与此同时,这样也会有一定的风险:这样的小组也许会失去一定的跨学科性,而参与者之间也可能会产生一种有意识的竞争——不过关于这点,我们还没有遇到过。

我们可以专门组织如下一些活动:

- 合作性的写作项目(当合作比人们单独写更重要时);
- 为那些被要求修改和重新提交期刊文章的人(当那些挑战性的反馈意见需要特别的关注以及理解时)组织的活动;
- 针对将博士论文变成可发表的文章的情况组织专门的活动(当草稿,压缩和寻找目标期刊成为首要关注的问题时);
- 为那些正准备研究计划的人(当计划的传统也要求需要予以重要的关注时。)组织专门的活动。

项目所带来的关键时刻和体验

对我们而言,退的活动看起来总是一项能带来巨大满足感和正面影响的专业活动。从参与者们所提供的反馈意见来看,他们一般也都如此认为。那些在其他环境下开展此类活动的人看起来也是如此认为(Grant and Knowles, 2000; Schneider, 2003; O'Neill, Moore and McMullin, 2005)。还有些参与者反复提及的“时刻”或者体验有如下几种:尝试用不同的方式写作,远离平日里经常用来不写的那些借口,对自己的写作的生理节奏有了更为清晰的掌握,将写作知识与实际写作联系到一起。

通过参与退的活动,作者们能够完全沉浸到写作当中。这样,他们就像像平时那样在不同的时间,以不同的形式以及不同的节奏下写作多了一些机会。在参与活动时,他们能够以平时不可能的方式划分每天的时间。这样,他们能掌握每天(或者说晚上)怎样安排时间会最有利于写作。他们可以尝试在同一空间里与他人同时写作,并体验这会带来何种感觉。也可以看看如何在更为隐蔽的环境里写作,又如何在二者之间平衡,而如何安排又最为合适。在一段不会受打搅的时间里最适合做这些实验。也正是基于同样的原因,参与者们可以在这样的环境里去面对写作中所存在的某些障碍——在其他环境中,这种事情看来不可能做到。

在写作不能获得进展的情况下,很多学者都向自己或者他人解释说因为没有时间。时间问题的确需要我们慎重考虑。在退的项目中,每个参与者都有大块的

时间,而在平时,对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说这是不可能的。时间的充裕使他们有可能更为清晰地看到其他障碍——那些与自信、专业自尊、权利与胜任感有关的障碍。同样,这样的活动也给了他们足够的时间与空间去发明和发展出更为有效的支持性策略——例如发展出新的写作程序,培养新的洞见,建立伙伴关系等。

在退的活动中,人们真的写作(不只是说、想或者准备做),这种特点使其不同于许多其他形式的写作干预活动。在即时的写作任务中,参与者们可以及时地对协调者所建议的技术进行检验和应用。知行合一是这项活动的一个重要特点。

但是,对该项活动最为重要的支持可能是人们在此项活动结束时所说和所做的。在活动的最后一晚,人们经常感到愉悦,并彼此庆祝,这反映出他们可能事先并未预料到可以取得这样的成绩,没有期望能获得这样的突破,他们获得了关于写作的洞见——假如没有对任务如此的投入,他们原本是无法获得这些的。

结论

退的项目的设计是为了创造一定的时间与空间——而这样的时间与空间是与人们日常的学术环境脱离与不同的。本章考察了在计划、准备和实施退的项目时(不论是在院校内还是在不同的院校之间)应当考虑的那些问题。我们发现,不论是院校内或者是跨院校的活动,还是为特定的写作目的而设立的更为专门的退的活动,都能很好地运作。

有效的退的活动的特征可以总结如下:

- 它是一个能够让人集中精力写作的避难所,能够给予参与者以建议与帮助;
- 它具有目标导向,每个参与者都为自己设立特定的写作目标与产出;
- 参与者们可以有足够的时间,用来探讨写作过程和写作产出;
- 人们可以从中获得支持性的干预,人们可以不再想起所谓的监督以及那些消极的批评——他们可能在日常的专业生活中遇到这些;
- 可以维持一至五天的时间,参与者需调节好用来协调指导以及用来进行独立写作的私人时间。

第6章

为出版而写作

为学术期刊写作的挑战·基本原理·步骤·结构·写作伙伴·管理
会议·写作导师·评估·清单

为学术期刊写作的挑战

许多学者都说,在他们所经历的最困难的任务中,第一次发表论文可以算是一个。不过,即便是那些已经在期刊上发表过文章的人仍然会说:写论文发表的过程极具挑战性,比他们预料的要耗时间。这可能是因为不论是新手还是老手,都尚在了解为学术期刊写作到底需要怎样的过程,是否存在一个通行的“公式”。

经验不足或者根本没有发表经验的学者经常说自己的经验和成功通常来自其他形式的学术写作,例如博上论文写作。而当他们要写第一篇期刊文章时,所要面对的一系列问题经常会使他们觉得自己没有做好充分准备。即便是那些已经发表过文章的人,也有可能仍然在苦苦挣扎,力图让写作的过程置于自己的“掌控之下”。正如一位新的写作者所指出的那样,先前的学术写作经验并不会自然会让你就第一篇论文:

在写作过程的最早期,从有了想法到真正发表之间的距离是非常大的。但是,随着话题和主题不断地推进、完成日期的设定、初稿接受同辈的评阅,这个距离化作一个个小的渐进的步骤,步骤之间穿插不同的阶段性评阅与反思,整个过程变得更为可控。

写作中的有些问题可能是由于缺乏自信所导致,有些可能只是因为这项写作任务与其他任务之间有所不同(而你依然“以不变应万变”)所致。不过,有些问题则可能是由发表的独特性所带来的。在上文所引的话中,作者曾提到从“想法”

到“论文”，从“非常大”到“可控”的情况。其实，这一过程，完全可以通过一项名为“为出版而写作”(writing for publication programme, 以下简称 WfP)的项目来积极地加以控制。该项目将学术论文写作划分为不同的步骤，并让参与者在不同的写作任务中确定自己的步骤并安排自己的进程。

在本章中，我们将对这一项目进行详细介绍。这一项目力图让处于发展中的写作者将出版视为一个“过程”，并鼓励他们按照自己的方式开展写作活动。假如这样的项目能够运行较长时间——例如 6 到 12 个月——它就能够提供给参与者足够的时间，让他们重构自己的写作过程——通过与其他写作者的互动以及他们对自己写作过程的反思。一项对学术写作发展项目进行的文献综述也显示，这种模式比一些短期的干预模式显得更有效果：

我们建议大学对员工的写作进行结构性干预，这样，员工们的写作能力才能得以提升。经常性的、持续性的安排看起来是最有效果的，因为它可能满足参与者的需求。

(McGrail et al., 2006: 34)

在本章以及接下来的一章中，我们将描述一些“结构性干预”的例子。我们的经验是：处于发展阶段的写作者们能够从这种结构性的、持续性的干预活动中直接获益。在干预活动中，写作者一般能够获得更多的时间，这种直接的资源分配——时间资源——也给写作者们发出了一项正面的信号。该项目的另一个优势在于，它提供给了写作者们一定的时间适应写作的不同方面：信仰、行为、技巧、路径。在我们所提倡的干预方案中，有一些很好的“结构性干预”措施，它们能够有效地推动写作进程，让你的作品得以发表。

本章主要描述了“为出版而写作”(WfP)这项活动，当然，我们也对与之相伴的一些支持性策略进行了说明，并提出了一个管理框架(为处于发展阶段的写作者)。在本章中，我们还描述了针对该项目的一些观察结果，也叙述了在评估阶段以及后续的访谈工作中参与者对该项目的一些评论，并以此为依据来说明一些写作者所经历的关键变化以及他们的收获。

基本原理

在有些情景中，WfP 项目看起来非常激进。但是，它的确有先例可循，在英国

和其他一些国家,许多大学的学者都开展过此类活动。在其他一些类型的机构,例如卫生保健系统中,人们也曾尝试对其进行改编并使用。

我们设计该项目是为了满足那些处于发展中的写作者的需要——他们可能需要写一篇论文提交给某类刊物。这一项目旨在发展写作者的能力,而不是通过所谓的写作指导活动来治病救人。它着眼写作者的长期发展,通过短期课程和工作坊来为写作者的写作项目提供全程支持,在写作者们发展个人写作实践的同时给予他们必要的辅助。

一开始,人们对这种模式多少有些怀疑——学者们可能从来都不愿意承认自己在写作时需要帮助。不过,还是有些学者的确认识到他们需要支持,并准备参加一些能够帮助自己实现写作目标的正式项目。

该项目的目标人群可以是那些对此种学术写作形式尚不知情的人,或者正在了解它的人。这种干预活动的目的在于提高参与者的写作水平,尤其是提高他们出版作品的水平。它的重点在于帮助作者们开始、推进并完成和提交一篇论文。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该项目并不是一项将理论与实践分开的活动。从项目的一开始,我们就需要鼓励每位参与者找到自己的写作项目,这样他们就能在这个项目开展期间专注地学习与写作。

在过去十年,WIP项目一直在改善与进步,并于今天日臻完善。我们可以说,假如能够将一些基本的元素组织利用好,它将以最佳的状态发挥作用。

确定写作过程中的步骤

一般来说,假如作者们能够将这项写作活动视为一个有确定步骤的过程,他们必将因此而有所收获。在活动结束之后,作者们如果能够习惯于将写作看作有确定步骤的活动,他们将受益匪浅。这项活动能够帮助写作者在从事以发表为目标的写作活动时取得进步。

在日常讨论中,参与者对这种活动的反应是我们非常关心的问题。这些经年累月的讨论为学术写作实践提供了重要的洞见,增加了我们对自己以及参与者对学术写作的理解。

关于学术写作的文献

很多学者没有意识到还会存在此类关于学术写作的文献。一般,学者们也不会通过阅读如何写作来学写作。不过,一旦认识到该领域还有许多这样的材料,他们中的许多人不但会借此建立一些个人的写作策略,还会将这些策略教给自己的

学生。WfP 项目将一些策略介绍给写作者,其中有些是写作者们熟悉的,而有些则不是。这个项目包含了一系列的写作活动,参与者能够自己尝试不同的写作策略。这项活动将学术性与实践性相结合,这种结合对学者来说可能尤其重要。同时,对于其他旁观者而言,这种结合也增加了该项目的可信度与说服力。

调整写作技巧

以学术的方式写作,帮助学者们“调整”自己对好的写作基本要素的理解以及写出这样的作品所需过程的理解。假如能够让这样的项目维持六个月,就可以给参与者带来足够的时间让他们能够吸收和理解新知识。

期刊要求

作为读者,学者们可能对自己领域的期刊较为熟悉,但是作为写作者,他们可能并不熟悉这些期刊的要求。WfP 项目会分配一定的时间用来分析作者的目标期刊。它还包含了针对期刊文章的分析,同一般学者的分析比较起来,这种分析要更为细致。

WfP 项目的目的应当由参与者界定,参与者可以对本章所描述的 WfP 活动的基本框架进行改编以使其适用于自己的需要。本章描述的基本框架所包含的核心部分,在很多学者团体中都使用过,效果不错(对那些在其他机构中正在为发表而写作的人也是如此)。

WfP 帮助写作者采用一个相对线性的写作策略来完成写作任务——写作者们按照一定的结构依不同的步骤逐步推进自己的写作(对处于成长中的写作者来说,这好像有问题而且有点破坏性)。与此同时,它也容忍写作过程中的反复与重复。通过这种方式,作者们就能够体会我们曾经所说的“进退模式”:线性的结构使写作处于不断“进”的模式中,在每次的活动中,不同的写作策略让参与者持续地写作,即便他们感到自己的写作是处在“退”的阶段中。这种进退的互动可能是不可避免的,这也是我们为什么使用“容忍反复”这一说法的原因。尽管项目本身是线性的,参与者的写作进程却不是线性的。而本项目也将帮助写作者们培养一种互动的策略。

WfP 项目可能并不能对每个人都奏效。以前的项目中经常会有一些人半途而废。即使对那些全程参与这一项目的人而言,这一项目也并未解决他们所面临的所有问题。有些写作者并没有在这个项目规定的时间内提交完整的作品。在有

些情况下,这个项目只是提示参与者需要更多的资料。对一些参与者而言,它可能只不过是一场测试——检验自己是否真的能够投入写作当中或者自己所计划的写作任务在多大程度上是可行的。但是,对许多参与者而言,这个项目真的对他们的写作起到了持续性的正面的影响,提高了他们的写作意识,让他们能够以更为成熟的、更具结构性的方法来对待写作,这也帮助他们增加了发表的机会。

步骤

设计这个项目的本意是为了帮助成长中的写作者在写作过程中形成一定的结构。我们对关于学术写作的文献进行了分析。此外,我们还与来自不同学科的作者就写作进行了讨论,我们注意到他们中的许多人就写作过程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结构。我们还询问过那些有意参加本活动的人——那些人在此时还不知道这个写作项目会采用何种形式——他们期望从这样一个写作项目中学到什么。下文,我们将对其中一个小组的回答做专门介绍,有些特别的期待我们将用粗体标出。

发展中的学术作者需要什么

- 改善写作技巧……,提高管理技巧。
- 了解更多关于写作过程的知识,理解不同的写作风格,思考如何改变或者完善自己的方法——它可能还没有被发挥到极致。
- 学习、培养和整合不同的策略,以借之增加想法和写作的产出。比从前更享受写作。为一些可持续的写作项目经常地写。
- 清晰的结构……更有纪律性,更有能力与其他人就“本行的内容”进行对话。
- 我想要学习写作的技巧。获得写作的自信。
- 经常写作的习惯……更流利地写作期刊论文与会议论文。相信自己作为一个学术作者的能力。
- 发表论文! 简单地说,学习更为细致的写作方法,更为关注某些特别的期刊。
- 培养一种学术写作实践,这种写作实践能够成为我作为学者的工作的一个常规部分。培养一种与同事合作的写作方式,这样不论是对我还是对他们

而言,写作都可以变成一种可持续的活动。

- 培养出一种写作风格——其既能满足学术语言的严谨性需要,又能保持可读性。澄清我职业生涯的一些目标,理解学术写作在其中的作用。从学习和技术的意义上获得成功,而不是在让文章发表这个意义上获得成功。

从这些反应中我们可以看出,即使在同一个小组里,参与者所说的兴趣与需要都不尽相同。在更大的范围内,这种差异更是明显。在这样的清单上,有一些东西会被反复提到,而这些又反应出了作者们对产出与过程的双重关注:他们想要“发表论文”,同时又想“学到更多东西”。他们也期待自己能够有些行为上的改变(例如更“有纪律性”),能够“与同事合作”。在“享受”和“自信”等字眼里,我们还读到了情感与情绪方面的需要。换句话说,几乎写作的所有方面都出现在了这个团体的清单之上。在有些作者的简要陈述中,他们还写上了不止一个方面的内容。

所有这些对 WIP 项目的启示是:不能一叶障目,不能因为重视这些内容中的任何一项而忽视了其他项。

在每个项目之前,我们也会问那些打算参与的人,他们的目标是什么。以下内容是来自同一小组的回答,可以看出,他们首要关注的是期刊文章,此外,对“目标”这个词,他们有着不同的解释。

发展中的学术作者的目标是什么

- 写出一篇有竞争力的或者有用的会议论文,能够被会议接受发言并可能被期刊发表。
- 我写作的目的有两个方面,其中一个可能是另一个的结果。我的首要目标是写并完成我的博士论文。第二个目标就是写文章发表,给期刊和会议投稿。
- 重新加工我的硕士论文并将其作为一个研究记录投稿给某期刊。
- 我的目的或许比较实在——一条底线、一篇文献综述、文章评述。总之,不论是什么,至少是某种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而不只是一个目标。
- 短期来说,我的目标是以《××期刊》为目标写一篇文章,我首先要就我研究的相关内容写一篇文献综述。
- 在×月之前为《××期刊》写一篇关于××话题的期刊文章。

- 我正在完成一篇论文,并且期望至少在开始下一篇之前完成另一篇。
- 我写作的目标是完成一篇适合发表的文章,并且能够在会议上宣读它。
- 就……写一篇论文。学习学科特色。发展我自己的风格。提升自信。

在这张清单中,看起来有更多的一致之处:人们都关注产出。它给我们的启示是:每个参与者都需要在 WIP 项目中推进自己的项目。另外,由于人们关注的是产出,因此在这个项目开展的不同阶段,而不仅仅是在结尾才去培养和讨论动力。我们需要鼓励每位参与者在每次会议前确定自己的产出是什么。

在考虑所有这些正式和非正式、已发表和未发表的材料之后,我们设计了一个包含三个阶段的项目。在许多此类项目开展的过程中,参与者评价的都表明具体的目标有助于他们将意图转化为一篇完整的论文:“在一开始设立一个出版目标,并持续不断地坚持下去。不要只是有个模糊的愿望,和一个不确定的最终期限。”

一项为期六个月的 WIP 项目

第一步:第一个月和第二个月

1. 确定写作目标。
2. 为摘要打草稿。
3. 写下论文大纲。

第二步:第三个月和第四个月

1. 为论文列出更为详细的大纲:标题和子标题。
2. 经常写。
3. 给同行评阅并接受意见。

第三步:第五个月和第六个月

1. 写好导言以及文献综述的草稿(带着反馈意见)。
2. 写好完成的初稿(带着反馈意见)。
3. 修改所有部分的初稿(带着反馈意见)。
4. 处理好期刊的反馈意见,重新提交。

这样列出步骤和每一步的任务,对有些作者而言只是微调,但对有些人而言却是巨大的改变。例如,当我们在第一步中提出“打摘要草稿”时,有些人就强硬地表示,他们只有等到论文结束之后才写摘要。这并不等于说,只有在某个特定的时间我们才能给摘要打草稿。只是,我们所安排的写摘要的活动以及我们对学术写作

过程中它的位置的理解已经挑战了一些写作者的传统假设,要求他们改变自己长久以来的习惯。

不论 WfP 项目给写作过程设计了什么样的结构,也不论它给写作过程定义了怎样的过程,我们认为此类项目的一项关键优势在于它是按照真实的时间来安排进度的。对每个项目而言“第一个月与第二个月”就是指两个专门的月份。在整个六个月中,组织者都会事先安排好每次会议的时间,这样就能激励写作者们以时间为单位来思考自己的写作。

WfP 项目建立在这样一个假设之上:每个参与者都有些值得自己写的东西。在活动的讨论环节中,作者自己的想法以及他们对目标期刊的看法将成为话题的中心。写作者可以在他们的想法以及那些业已发表的期刊的内容之间找到空白以及联系。这些空白对有些写作者来说是大的,而对某些人来说则是小的,在自己的作品和那些业已发表的作品之间建立联系对某些人来说则是简单直接的,而对有些人来说则是复杂的。

以下内容也是写作项目的一部分:帮助参与者,在一开始,让他们在业已出版的学术争论的世界里找到自己的位置,假如他们发现没有自己的位置,他们又可以做哪些事情以在其他地方找到自己的位置。这些工作可能是写作者在开始修读高级学位时,或者在写一篇研究计划时需要做的(并不是在写一篇期刊文章时都要做的)——这些对个体和机构来说都是重要的。

这些可能会让参与者们就学术写作的目的展开重要讨论:他们个人和专业的目标是什么?关于这点,每个参与者都会有自己特别的观点。此时也许是个重要的时刻,我们需要开始讨论每个写作者如何在专业和个人目标之间获得平衡。对一些成长中的写作者而言,这是一个释放由于外部评价而导致的挫折感的时刻。没有了这种讨论,就会有一种风险——这种挫败感会导致对发表的失望或者玩世不恭。

这样讨论的结果之一是,它可能会帮助写作者拓宽对术语“研究”一词的理解和使用。例如,它可能让参与者开始培养自己写一些关于“应用性”研究的作品(Furlong and Oancea, 2005),或者写一些关于实践发展或者自己的经验的作品。对一些人而言,关键之处就在于找到自己所能从事的写作类型。

该项目能够推动写作者们在他们想“说”的以及他们在期刊中所看到的实践之间建立连接。在有经验的写作者看来,这种讨论可能毫不费力,但是对新手而言,

这种讨论可能是一个解魅的过程，一个让人聚焦和建立自信的过程。对许多学者而言，在一个小组里就这些话题进行讨论可能带来一些乐趣。例如，能够倾听别人的计划，在不同项目之间发现潜在的联系，有时候帮助写作者尝试新的写作方法。它能够更好地帮助写作者调整自己既有的写作策略。

对于那些经常说没有时间讨论自己研究的人而言，这样的讨论也有一定的好处。当他们讨论的时候，他们会享受这个过程，发现这种讨论有用，而且被彼此间的合作所激励。

但是，在这个项目的任何会议中，讨论只是其中一部分内容。我们还应当安排写作的时间——即便是在参与者确立自己话题的阶段。在很多学者看来，这一时间正是显示自由写作价值的时间(Elbow, 1973)，正是显示生成性写作(generative writing)的优势的时间(Boice, 1990)。以一种不确定的方式，尝试探索性的写作。WIP项目可以是一个应用“进”和“退”(见第二、三两章)原则的合适场景。

不过，每个个体能够获得的也只有这么多了。假如(系或学部的)文化并不有利于写作，则个体学者，尤其是那些之前没有发表过任何作品的学者可能还得为了写作而苦苦挣扎。如果写作者能够获得“本地”支持者，帮助将会非常之大，尤其是当支持者主动积极地支持成长中的作者时：

当我写我的第一篇会议论文时(当时赢得了一个研究奖)，他向我表示祝贺，并鼓励我发表。他总是如影随形。给他的 e-mail 总是能获得回复。总是“随叫随到”。他读每个人的论文。

实际上，那些已经承担此种角色的人，经常试图寻找或者建立这种或那种项目来支持成长中的写作者。

结构

WIP项目可以采用不同的形式。经过很多年的发展及反复修正，下列模式看起来是最有效果的。在六个月的时间内举办六次会议，每次会议关注某一特别议题，但所有的会议都包含表格右边所列的活动。话题顺序的如此安排，是为了引导成长中的写作者逐步地经历写论文的整个过程。

“为出版而写作”项目结构

话 题	本次会议活动	所有会议都要包含的活动
第一个月	即兴写作	写作
写作目的	评述期刊以及回顾想法	
目标期刊	与“写作伙伴”讨论	
写作的支持		
第二个月	草拟摘要	讨论
目标与目的	列出论文的提纲	
学术写作的结构		
第三个月	自由写作,以及生成性写作	反馈
新策略	分析已经发表的论文	
标准与传统		
第四个月	撰写每一部分的草稿	计划
内容与论断	提交同行评阅之前的预评	
提供反馈,接受反馈		
第五个月	撰写初稿,并进行修改	监督管理
推进论文		
第六个月	分析评阅意见和反馈	修改
同辈评阅	修改	
结束		

在第一次会议中,我们需要向参与者介绍整个项目的结构,然后准备一定的时间讨论。参与者们需要确定在这个项目中他们要达到怎样的目标,并与其他参与者一起讨论。这经常会激发参与者们就确定的学术写作目标进行讨论——不论是在个体层面还是在职业层面,参与者会讨论如何在两者之间取得平衡,讨论关于写作的内在和外在动力问题。对参与者而言,这种讨论可能非常重要,因为在这个时刻,他们开始关注自己写作的动力了。

“即兴写作(Murray, 2004: 82)”是从自由写作改编而来的一种写作形式(Elbow, 1973),在本项目中的这个阶段使用它将会非常有用:它能激发作者们就自己想写的论文想出一些潜在的话题,并认识到他们自己可能“有一些话要说”。这种策略要求写作者自己表达自己的想法。尽管在讨论中,他们可能还需要考虑写作的现实背景,但是这种自由表达的确能够给讨论活动带来一些“突破口”。

应当尽早(在这次会议之前、之中或者之后很短时间内)展开的一个重要步骤

是选择目标期刊。该选择将决定每位写作者的受众是谁、写作目的又是什么。这一步鼓励作者们“以修辞的方式思考,也就是平衡学科需求与(他们)自己的打算、目的、需要以及读者的期待(Rankin, 2001: 51)”。因此,这次会议既包含了对个人写作目的的讨论,也包含了对这些目的赖以实现的环境的讨论——这项重要的结合将伴随今后的讨论。

假如参与者确实要从这个项目中退出,他们中的多数会选择在此刻退出。退出的理由可能是多样的,但是这种情况提醒我们应当在这个阶段,在写作者的第一个任务中给他们以鼓励。即使他们落后了,或者感到自己已经落后了,我们仍然可以鼓励他们继续下去。没有必要也不可能让参与此项目的每个人都取得同样的进步。从这一刻起,更有可能发生的情况是,每个参与者都将处在论文写作过程的不同阶段。有时候,我们还必须向那些新手(他们可能一开始还缺乏自信)重申一些要点。

在每两次会议中间,我们也鼓励参与者举办临时的会议,或者和“写作伙伴”见面,这样,他们就可以借之推动自己完成一些在会议上讨论形成的短期目标。

在第二次会议中,每位参与者所面临的最关键的写作任务是草拟论文摘要。我们可以使用“布朗八问”(Brown's 8 questions)(Murray, 2004: 111)来完成此项任务。写作者们可以在摘要中列出他们论文的主要论断,包括基本原因、贡献,以及论文的局限。我们可以查看目标期刊上已经发表的摘要的规范与形式,并借之来“校准”自己的摘要草稿。摘要草稿需要修改很多次,但是在写作过程的这一阶段,它能够起到聚焦作用。它能帮助写作者形成自己论文的结构——而这是本次会议的另一项重要任务,因为此时作者们开始需要拟出论文主要和次要部分的大纲。

另外,作者们还需要平衡他们想要在论文中“说”什么,而他们的目标期刊又想“听”什么,并列出自己的阶段性目标。他们还可以开始相互帮助,确定和完成总体目标和阶段性目标。

在这一阶段,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是:推动写作者们(鼓励他们相互推动)就自己在这个项目中剩下的时间列出计划。由于每次会议都包含了一定的写作时间,作者们当然可以计划用这些时间来进行写作,但是他们所需要的时间可能会超出每次会议所限。在活动中,我们并不会正式安排固定的写作时间,所以每位写作者都需要就自己的写作任务量身安排时间。因此,在这一阶段,时间的利用是写作者需要讨论的重要话题。他们需要通过讨论得出一个时间表,并与同伴们就这个时间表进行评价和讨论,这份时间表将会作为一个参考,作者在项目活动或临时会议上谈论自己的写作时都会用到。

参与这项活动的写作者们发现:如果能够使用本章后面所提的管理框架来对

临时会议进行结构性安排,效果将会非常不错。这个管理框架的设计并非是为了提供数据给管理人员,而是为了帮助写作者完善自己的阶段性写作目标,并学会如何为自己的写作设立现实的、渐进的目标。对写作者而言,说易行难,但是这个项目的确帮助他们改善了自己的想法、计划与实践——以他们自己的经验和观察看来。

第三次会议中将引入两个重要的策略,自由写作(Elbow, 1973)与生成性写作(Boice, 1990)。这两种策略内在地包含了在“个人表达”与“一定情景下的写作”之间所存在的张力。对不少学者而言,这两项策略可能比较新鲜。它们提供了在写作时发展思维的两种模式,能够帮助写作者树立自信,写得更为流畅;它们还能够帮助写作者们养成良好的写作习惯。对已发表文章的分析经常会让写作者感到约束,有时甚至感到禁锢与压迫。因为那些欠缺经验的写作者可能在此时开始认识到与某些话题、方法或者写作风格相关的一些权力结构、开始评估目标期刊的标准要求是怎样的。考虑到这些,在这次会议上讨论的话题应尽可能地包含这些张力:写你想说的——这可能意味着一项重要挑战,写特定观众群体能够信服的。针对这些张力所带来的两难困境,每个作者都必须找到自己的解决办法。一般来说,这些张力在所有人的写作中都会有所体现,但是刚入门的写作者往往会将这些算作是自己写作的缺点。

该项目的后半部分关注的主要是打草稿、修改以及同行评阅等问题。除了上述所提的一些关键议题之外,参与者还要分享成功的策略、启示以及相互比较各自对写作过程的记述。这些叙事性的记述是这个项目非常重要的一面,因为他给学术写作提供了特别的洞见,能够让写作者个性化自己的学习。

为了对该项目进行进一步的“调整”,让其满足参与者的需求,我们还可以在这次会议的间隙收集反馈。例如,在一个项目中,参与者在第二次会议上汇报说,自第一次会议以来他已经取得了以下进展:

从上次会议以来我进一步研究了文献……并且还研究了那些关于背景的文献、关于该项学科走向的文献。我还写了一些关于这些话题的短评,并打算将他们整合入我论文的文献综述部分。整个时间延续了有一个月。大概写了1 000多字,所写的分话题主要就是上面所提到的那些。

假如能够将所有这些笔记在项目结束之后整理起来,那么我们就有机会回过头看看自己早期的想法,看看写作过程中自己所经历的步骤并了解自己阶段性目标的实现情况。

上文所提的方法与过程,不仅适用于写期刊文章这类任务。我们曾将其改编

并应用于其他类型的写作任务,结果证明我们的安排(话题、活动、产出等)在这些活动中也运作良好。期刊间差异巨大的回应率也会影响到发表的速度,这不是写作者所能控制的,它往往影响到作者对目标期刊的选择。

在 WIP 项目运作的早期,在为期六个月的时间内我们只安排了四次会议。后来,根据参与者的反馈,我们对该项目进行了调整,将会议次数变为六。而更近的反馈又显示,这样的会议频率还不够。有些人认为,两次会议相隔一月,时间太长。他们建议说可以考虑多组织一些会议来帮助他们完成自己的短期目标。还有一些人建议安排更多时间来教会他们如何利用写作时间、如何在既定的时间内有所为有所不为。他们想要学会不同的使用时间的方式。针对上述反馈,下面的策略也许有用:写作伙伴、管理会议以及写作导师。所有这些都能对这个项目起到支持作用,从而最终推动写作。

写作伙伴

从上次会议结束以来,从文字产出的角度来看,写作项目的进度还是有些慢。写作现在还处于阅读阶段,访谈才开始。考虑到这些,我安排了四个自由写作部分,持续时间约为 10 分钟,并安排与我的研究伙伴见了两次面。通过这些,我对论文的结构有了更为清晰的想法,不过,必须承认这些想法还是有些抽象,需要进一步的澄清,目标也需要进一步确定。我感觉除非所有这类阶段性目标都树立起来了,否则自由写作和研究活动会议就一点都不重要。问题出现了:“那好,我要写什么呢?”文献部分可能是我们现在应当关注的地方,也是需要产出地方,而现在我们可能还只有几段凌乱的文字。不过,虽然如此,我们毕竟还是已经有了目标期刊。

这份电子邮件显示,一篇论文的成型,从思考、阅读到质疑都需要时间。并不是所有的会议或策略都是“建设性”的。寻找写作伙伴的目的之一即在于推进写作项目,稳步完成写作中“缓慢”的步骤。那些稍微欠缺经验的学术写作者还很有可能忘记自己还在学习的阶段,忘记在新的任务中应用所学知识和技能尚需一定时日。但是,假如这些新手们能够一起合作,那么他们就有可能相互就过程与最终的产品彼此提供有积极意义的反馈。

在承担起伙伴的角色之前,我们有必要简单审视一下写作伙伴这个角色的含义。很显然,作为伙伴,假如我们只是列出和分析一下同事作品中的不连贯和不完

整之处,这样的伙伴能起到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因为作者自己可能都早已意识到所谓连贯性与完整性之类的问题。实际上,我们可以借助 WIP 活动的框架来认识伙伴可承担的责任。即便是那些没有经验的写作者(他们可能还缺乏给予别人反馈的信心)也可以使用这个参考框架来决定自己可以给自己的写作伙伴何种反馈。

在实践中,我们发现有些在项目中结成的关系在项目结束之后还一直维持着。这本身说明,在有些情况下,这些关系帮助写作者达成了他们的目的,并且是让他们感到享受的。即便是学者们开始写他们的第二或者第三篇论文时,他们仍然处于学习学术写作的阶段。对每种新的期刊,他们都可能必须写出不同风格的文章。从中期来说,写作伙伴关系的结成有助于写作者们相互提醒对彼此有用的一些方法;从长期来说,写作伙伴关系的结成也能有助于写作者们一起合作,对 WIP 项目的某些活动进行改编并为自己所用。

或许,写作伙伴关系最重要的影响是:彼此承诺一起写作,并且知道有个伙伴承诺与你一起工作,而这会帮助写作者们挤出时间来写作。

管理会议

为了提升和发展“伙伴”这一策略,我们应当通过更为明确与结构化的管理来帮助写作者们在 WIP 项目期间达成自己的目标。一些写作伙伴和写作小组已经在他们的中期会议中使用过这个框架。对会议进行管理的目的并不在于为正式的评估提供数据——尽管写作者们可以这样做——而在于推动成长中的写作者将中期会议作为阶段性目标完成的最终期限。那些认为每两次会议之间间隔期太长的写作者都强调这一过程非常重要。

管理框架

1. 让这一过程变得更具生产性,将你写作的大纲带到会议上。
2. 提供写作活动/热身活动,写句子。
3. 更具体些:花多少分钟/时间,已经写/打算写多少词,子标题等。

5 分钟的写作:自从上次会议,你就你的项目写了多少?

10 分钟的写作:就你的写作议程写一个主题/标题/话题。

10 分钟的写作:讨论与你的搭档/小组写了什么。

5 分钟的写作:写下你写作任务的下一个阶段性目标。

这种方法——尤其是这些问题——看起来违背了本书中其他策略(例如“退居写作”)所体现的“非监管”精神。但是,到底是否违背了这种精神还是取决于我们如何管理这些策略。这是一个“小型的研究评估练习”吗,我们需要关注“硬”的产出吗?或者参与者要管理“软”性的结果吗?例如自信的增长,与写作相关的焦虑的降低,或者写作取得了进步等等。尽管在许多学术和研究型的环境中,人们关注的是前者,但是,对那些刚开始成为写作者的人而言,关注后者可能更为重要。这并不等于说产出并不重要,相反,管理框架鼓励写作者们每次会议之后都有产出,让他们看看自己可以从产出管理中学习到什么。

为了让写作者们做好准备,在 WIP 项目中,我们引入了自我管理和同伴管理的策略。每次会议都会安排一部分时间用来了解写作者对上次会议制定的目标完成了多少。还要安排一部分时间用来安排或者调整下次会议打算完成的目标。

写作导师

像“写作伙伴”一样,写作导师也可以在整个写作过程中对写作者起到支持作用。那些有指导研究责任的人可以在写作过程中安排额外的步骤,以方便同写作者讨论。这也许是对导师角色的新诠释,也许是对指导者的一项新挑战:“当我说话的时候,我同时也在学习。”

这些文字或许恰如其分地抓住了写作导师这一方法的本质。当然,说这些话的人,根据我们针对一个项目的评估结果来看,是一个有效的写作导师。这席话还提醒我们有些人可能在某些方面算是有能力的导师,但是,作为写作导师,则可能意味着他需要满足新的要求。在有些机构中,新的导师会与协调人员见面,或集体面谈,或通过电子邮件分享一些问题或者策略,这样他们就可以借这些机会去回顾这个新的角色所带来的体验,并借此相互学习。

对写作导师而言,一个非常重要的挑战是他们需要为自己的角色投入时间:

我是一个写作导师……,对不起,我不能参加明天的小组讨论了——我的系有个紧急的会议。

对于写作导师来说,另一项重要的挑战在于如何在写作者第一个项目的早期阶段推动他们写作:

对不起,我来不了了,因为我需要一些动力!我们小组的一个人退出了。我和其他两个人每周都有联系,讨论关于我们写作的事,其中一个人确实给了我一些东西来读。但是,自从那个时候起,我就没有再做很多事情了。我觉得事情变得有些困难,可能有些倒胃口,看不到进步。我不知道要怎么去推动别人,我对写作的问题太过仁慈,不知道如何处理。

负责此项 WfP 项目的人回应说,应该用这个项目的一些原则来规定好导师所应承担的角色:

针对你的问题:写作者已经为他们下面几周和几个月的活动设定了目标,你假如能够和他们讨论这些,讨论他们朝着目标进步了多少,前面又有多少障碍——面对面或者用电子邮件应该会很有帮助。有一件事情你可以强调的是,现在还不是看到行为和产出方面有变化的时刻。所以,你可以提醒他们设定一些可以实现的目标,然后就他们的每一小步进步给予一些正面的反馈。也许你可以帮助你的小组找到那些还没有实现的目标,但是,最后要给他们一个积极的评价。现在就做这些——在写作再次被置于次要地位之前。

这个回应强调了写作导师的一个关键角色:让写作成为日常讨论的一项话题。也就是说,要帮助写作者让写作成为他们的首要任务。换句话说,导师的任务不是检查写作者,而是鼓励他们,给他们积极的反馈,帮助他们解决写作中出现的问题。可能很多新的写作导师感觉还没有准备好解决“写作问题”,不过,他们倒是能够鼓励作者们去采用本章和本书的其他章节中所提到的那些策略。导师们可以使用本章中所提到这个项目去帮助自己,看看如何将自己的角色同写作者的写作进度结合到一起。

下面关于写作导师角色的一纸文字或许能够给我们一些启示。这些都是来自导师们的日常经验,其目的在于推动那些新导师和老手之间的讨论。

写作导师的角色

内容

导师在活动的两次会议之间要支持写作者。具体地说,他们的角色包含:

- 支持写作者树立具体的、可以实现的目标与阶段性目标,并让他们始终关注这些目标;

- 通过面谈或电子邮件与参与项目的写作者保持联系；
- 当写作者需要时提供给他们支持和建议；
- 监督写作者完成具体的目标；
- 管理“写作伙伴”和其他指导关系；
- 鼓励写作者管理好自己；
- 跟踪了解从项目中退出的人的情况。

以往的经验表明,不同的作者需要不同形式的支持。也就是说,不是所有的写作者都同样需要上述类型的支持。另外,写作者和导师还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对导师的角色做出调整。

任务

活动包含下述内容:

- 每周与写作者通过电子邮件联系；
- 需要时与写作者一对一讨论；
- 需要时与 2~4 个写作者进行小团体的讨论。

假如合适,并得到准许的情况下:导师记录与写作者的互动,这样就他们就能在最终的数据之外就项目提供跟踪性的数据,帮助项目进行评估。

时间

每个导师每周可以在每个写作者身上花 15 分钟,或者每两周 30 分钟的时间。

所以,这个活动不只是让导师在最后时刻去阅读一下论文的成稿,而是要让它们变成写作过程的一部分。这项活动可能非常具挑战性——即使是对那些有经验的写作者来说。对于那些尚在新手阶段的写作者而言,扮演导师的角色可能挑战性就更大,不过,我们也有一些例子,一些新入门的写作者担当了其他新手的导师。而上述框架可以帮助那些准备在这个项目中的应用指导技巧的人。

当然,在有些情况下,导师的角色可能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导师们自己可能承担了太多其他的责任,个体间的互动有时可能并不理想,而指导会议由于各种原因也可能没有达到目的。在这些情况下,很难知道写作者和指导者到底学到了什么。也很难测量如此多的变量的影响,因为这个方法是较新的,因此基于如此有限的数据,还不能够分析这些问题。

导师的另一个重要作用在于帮助写作者找到他们关于学术写作的设想与现实的写作实践之间的不同。假如导师能够推动写作者找到自己成功和不成功的写作实践,那么他们就能够让他们避免一些不必要的尝试与错误。在小组讨论中,有必要让写作者知道,写作本来就有不同的路数,即使在同一学科中也是如此,写作者假如将自己的微弱进步同那些对他们而言不太现实的产出进行比较,他们就有可能被误导。导师们能够通过询问写作者,指出他们朝着自己设定的目标前进了多少来帮助他们关注自己所取得的成就。导师们也能够帮助那些作为写作小组成员的写作者们,这将是下一章将要讨论的话题。

评估

在参加完这个项目一年或更长的时间之后,很多参与者在接受访谈时都表示该项目的影 响非常正面。针对该项目的小规模评估研究显示,那些全程参与该项目的人在行为、认知以及感情上都获得了不少收益:

新的讨论

- “倾听他人关于写作的经验和观点”。
- “提供了众人的智慧,有更多的参考”。
- “确信……它拓宽了关于话题的思路,驱散了一些过程方面的禁忌”。
- “感到隔绝更少了”。
- “让我看到我并不是孤独的,我自己也不是非常落后”。

新的优先性

- “WiP 项目让写作的过程变成了一项正式的议程”。
- “必须花时间参加会议”。

新的行为

- “在过程中参与者行为的改变”。
- “蚂蚁啃骨头”的写作。
- “空出时间来写”。
- “整个过程更有组织性,更好地得以管理”。

新的态度

- “我对写作的态度变得更积极”。

新的知识

- “分析出版物”。

新的文化

- “将要帮助建立一种研究文化”。

这并不等于说 WfP 项目对所有的参与者都有这种影响。那些仅参与过这个项目一部分活动的人员也回应说影响非常正面,他们的反应以及上述正面的反响都表明这个项目非常有效。还有,WfP 项目的持续也意味着参与者能够在这个项目结束之前——或许是很久之前——就可以就那些已经发生的改变做出评论。

另外,还有证据表明,产出增加了:“很难评估,但是我猜(WfP 项目)已经让产出增加了两倍”,这是一位参与过这个项目的研究协调员对这个项目“硬”的产出的估计。

尽管 WfP 有很多潜在的好处,但是证据显示,它给写作者带来的也只有这么多了。在项目期间,反复出现的时间问题被参与者们解决了。当项目结束时,很多写作者又必须寻找到新的方法,以寻找到常规的写作时间。为了能够常规地进行写作,他们必须建立写作时间表:“每天分配或者每周分配一定的时间给写作,通过这样的时间表我们能够确保你能够以一种较为常规的方式经常写作。”(Zerubavel, 1999: 5)

一种巩固这个项目效果和解决“时间”问题的理想方法是建立写作者小组——这将是下一章将要讨论的内容。在许多方面,对许多读者来说,写作者小组能够作为 WfP 项目的一个后续活动。学术作者应当关注的是过程,这是这个项目能够带来的一个关键的收益:“最大的影响是过程。自由写作的方式让我的写作风格变得更加自由,我现在更能够在不受其他活动干扰的情况下长时间地写作了。”更重要的是,它帮助作者们始终关注自己的写作过程——而其他活动通常将他们导向最终产品。

清单

- 思考你现在处于写作的什么阶段,或者你应该进行到什么阶段。

- 确定自己的写作目标——如是写一篇论文,请选择一个期刊。
- 在六个月的活动期间与其他写作者开一些会。
- 让它成为正式的项目:让“会议”成为你日程的一部分,定好房间。
- 开会的时候写点东西——不要只是谈如何写。
- 考虑找一个协调者,让他提供一些新的方法与信息。
- 考虑写作伙伴的好处和坏处——在进行讨论和获得反馈方面。

第7章

写作小组

导言 · 写作小组的目的 · 写作小组如何运作 · 争取到用于写作的时间 · 提供同行评阅之前的“预审” · 拔出同行评阅中的“刺” · 清单

导言

在本章中，我们将介绍那些已经参加过 WfP 写作小组的人如何通过参与“写作小组”这种活动来发展自己的写作策略，并保持产出。写作小组主要通过以下两种方式发挥作用：首先，在写作早期进行同行评价；其次，将学术写作过程——而不仅是结果——置于严格的同行评价之下。尽管这种方式看似严苛，参与这个活动的学者们都还是反映说写作小组所营造的环境是他们所经历的最民主的环境之一。

在过去的十几年中，我们在大学和其他国家的不同机构中组织和参加了不同种类的写作小组。这些经历让本章的内容更具实践基础。我们还根据参与者的讨论以及他们对我们项目的评价，精炼出了一些好的实践方法，并总结出了一些他们实践中遇到的困难。

对学者而言，对学术写作进行持续、主动的观察也是一项有用的策略——尤其是对那些还在培养自己写作技巧的人而言。另外，如同 WfP 项目一样，写作小组这种方法也并不适用于所有人。但是，在写作小组中曾经讨论过的问题以及一些评价都给学术写作者带来了一定启示，让他们可以重新思考他们所面对的那些问题以及解决这些问题的一系列方法。在写作小组所创设的环境中，所有这些可能来得更快。

在本章中，我们将呈现一些基本的原则以及我们长久以来观察到的实践——这些在写作者的讨论中反复出现，并横跨了不同的教育与学科文化，有证据显示，这些原则与实践带来了即时的和长远的影响 (Murray and MacKay, 1998; Grant

and Knowles, 2000; Morss and Murray, 2001; Lee and Boud, 2003; Moore, 2003)。

写作小组的目的

为什么学者们“需要”写作小组？它的目的是什么？那些在自己的系里已经体验过写作“团队”影响的人经常这样问。例如，在一些学系里，研究者会一起阅读或写作。有鉴于此，在这种环境中开展写作小组活动可能会被视为多此一举。但是，在一些系里并没有此类活动，人们也享受不到由此带来的好处。他们的确需要自己建立写作小组——或者是在学系里，或者与其他系的同事一起。

对于那些将写作视为一项独立活动的人而言，这种组建小组的方法可能看起来有些奇怪。那些没有见过写作小组的学者会感到很好奇，他们想知道怎样可以“以小组的形式”写作。许多人认为与其他写作者在同一个地方写作可能会分散精力，其他学科的同事所提供的反馈也可能与自己的学科没有多少关联。最重要的是，他们可能担心这项活动会浪费他们最宝贵的资源——时间。那些没有参与该项目的人经常会问那些参与者为什么不能“接着写下去”，而要去参加小组活动呢？

如同我们在前文所描述过的那些干预措施，很多人担心，参与这样的活动会被视为是承认自己“在写作方面需要得到帮助”。人们可能会认为或者担心写作小组是一项“帮困”措施，是为了帮助那些没有“达标”的人。读者可能也会有争论：在本章中我们将要描述的这些过程是不是已经在那些“好”的学系里有了，或者已经被那些“好”的学者实践过了。我们承认这些过程可能已经或者应当在那些“好”的学系里展开了——尽管我们知道，在很多情况下事实并非如此。我们并不太关注“需要”在何地或以何种方式发展学术写作，我们更为关注的是应当提供怎样的框架让学者们来发展自己的写作。这也正是写作小组的目的所在：不仅是简单地去增加“产出”，还要找到改善实践的办法。

写作小组如何运作

组织写作小组的方式有很多，形式也灵活多样，每个参与者也需要较为灵活与负责，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到最后能够就如何工作以及如何坚持下去这类问题达成一致。学习如何组织写作小组的最好方式是尝试，因此，本章只打算对这种方法进行简单的解释，较多的笔墨将放在关于如何开始这个议题上（详见 Murray，

2004)。在你组织自己写作小组活动的过程中,你可以对我们所描述的方法进行改编,以适应自己的需求。

基本要素

原则

基于过去十年我们组织和参与写作小组的工作经历,我们提议以三个基本原则为起点:

1. 写作是一项社会性活动,写作者会从与同伴的讨论中获益;
2. 在写作过程的不同阶段,反馈是有帮助的;
3. 小组一起工作会激励写作者开始和推进自己的项目并获得成功的产出。

当然,你也可以找出其他不同的原则,或许你的小组可能会重视这些原则中的一些,又或者你们可以在会面之后发展出其他的原则。可以在一开始就仔细地讨论这些,看看你们是否有一致意见或者能够求同存异。你可以将我们所提的三项基本原则作为讨论的起点。

注意:写作小组不同于其他形式的小组活动,其他类的小组互动可能有个共同的团体目标。而在写作小组中,除非你是在合作进行写作,否则,你虽然身在团队中,你只是通过这个团队来追求个人的目标,而这又会对不同的参与者产生不同的影响。

参与者

大学里的写作小组可以是建立在自愿基础上的学者小组,他们可以来自不同的学科。

协调人/主持人

此人必须能够主持讨论,推动团队成员表达观点,让他们从讨论过渡到写作。就项目进行讨论,并推动通过面向问题的方法来解决写作中存在的障碍。

可以由那些有意愿的人来主持小组活动,不过也可以在你的小组中找到三到四个“正规军”,让他们轮流主持,而不是一个固定的“主持人”。有些情况下,许多写作没有主持人也能运行良好,你们可以选择在没有主持人的情况下开始,这样就不至于一开始就拖拉。

实践

在管理协作小组会议时,一方面要保持灵活性,但另一方面经验也告诉我们,有三个核心要素是必须坚持的:

1. 参与者从一开始就需要明确自己的写作项目。
2. 所有的会议都要包含写作时间、目的设定以及同伴讨论部分。
3. 参与者既需讨论写什么,也要讨论怎么写。

请注意,新的参与者一般都倾向于只是简单地讨论他们的写作,而将写本身不断延后,这样他们就失去了写的机会。假如写作者的写作得以推进,那么写作小组的会议看起来就会更有目的性,而在会议之中,这种效果会经常出现。我们向那些新的写作者保证,在一开始,会议中的写作看起来会有些奇怪,但它很快就会变得习以为常。一般来说,在写作小组活动中,你可以使用两种类型的写作:(1)就写作写点东西,这可以作为让你变得专注起来的活动和热身运动;(2)为项目写作,在其中,你可以从你的大纲或者摘要中选择一个话题,写成你论文的一个部分。

写什么

就作品写点东西

1. 你写作的项目是什么?
2. 你现在进行到了项目的哪个阶段?
3. 你下一个写作任务是什么?
4. 你为今天的会议准备的即兴写作任务/话题是什么?

撰写草稿

1. 本部分的目的在于……
2. 开始写你提纲的一部分。
3. 写几句话来界定你这一部分/小部分的目的。
4. 写几句话来衔接/说明/拓展这些内容。
5. 就作品写点东西的任务可以在5分钟内完成。而就你的任务写作的任务则可能需要更多的时间,可能是30到50分钟。

时间

会议一般持续60到90分钟,每个月可以举办一到两次。也许你会发现,在一个礼拜或一个月当中,你可能只有30分钟或者2个小时的时间,你可以决定你们的会议持续多长时间比较合适。为写作确定时间本身可能就非常耗时。不要在每次会议时耗费时间来决定日期,更好的办法是就会议日程和时间安排制定常规。

这些都可以作为参照。但是每个小组也都可以有自己的节奏、目标与规范。最重要的事情当然是让小组成员专注于写作,激励每个参与者去写——列提纲、打草稿或者修改——帮助他们获得自己想要的产出。新的小组可以通过讨论所有这些问题与产出来着手总结自己的经验,因为而这些讨论可能极具启发性,极有意义。在小组活动中,同伴还能对自己的写作进度进行有价值的评价,并提供有意义的建议。

每个小组都可以对他们的经历进行反思并从中学习。因此,抽时间一次次地对小组的活动和参与者对小组活动作用的想法进行评估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不论你对学术写作者们该如何学习以及他们要做什么有何看法(Hartley and Branthwaite, 1989),我们都认为写作小组的确能够在你的写作生涯的一些紧要关头给你提供非常重要的支持。我们的经验证明,写作小组活动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 争取到了用于写作的时间;
2. 提供了同行评阅前的预审;
3. 让同行评阅变得轻松愉快。

在不同的小组中,许多参与者都提到说这些功能让他们受益匪浅。因此,我们打算在本章中对这些加以详细说明,并着重描述最后一点(因为负面的同行评价经常让学者停止写作)。

争取到用于写作的时间

学者们经常认为,自己不写是由于“时间”所致。而时间问题恰可通过写作小组这项活动来解决。因为它准许参与者在工作时间内(而不只是个人时间内)优先考虑安排写作时间并使其合法化。

例如,你组织写作小组,可以考虑每隔两周在周五下午举行一次小组会议,并让这种安排成为常规。这样,写作小组的会议就可以同其他例会一样。写作者们就无需再为了完成其他任务而从写作时间中分一杯羹,相反,他们可以从其他活动时间中抽一部分时间给写作:“我尝试着调课,这样我就能参加周二的写作小组,并在周一就确定好。”

这种选择可能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但是写作小组能够帮助参与者开始考虑这种选项。上述引言的作者可能对自己的决定也徘徊不定,正如他后来所说的:“在我心目中,每项与教学有关的活动都比写作重要。”这种张力可以在写作小组的

讨论中得以解决。学者们可以在写作小组中改变他们对写作的态度,改变写作方式。

例如,有些学者说周五下午的时候他们太累了,写不了。但是我们知道好几年里有好几个小组都是这个时候活动,而且效果不错。参与者经常汇报说,当他们来到写作小组时,他们经常感到疲惫不堪,士气低迷,而当离开的时候,他们却感到充满了力量。

当写作者们经常以这种方式参与此类会议的时候,他们一般都汇报说自己会有所变化:一开始他们可能发现自己太有压力,没有办法写,等到参加写作小组的会议时,他们又会觉得得到了放松。正如一位参与者提到的:“我在这里全力以赴,写作小组是唯一还能让我保持前行的东西。”这位作者此时恰好身处教学任务最为繁重的一年:有数百个稿子要批改,要见数十次学生,没有时间写。在他看来,写作小组不仅每周为写作“创造了”两个小时,而且还让他在不忘其他任务的情况下,明确了个人需优先考虑的问题——为学术期刊写文章。

我们无需争论人们无法为优先事项挤出时间的“真正”原因是什么。我们只需说,写作小组不仅给写作者们提供了一个讨论这一问题的平台,还提供了——一个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这并不等于说写作小组解决了时间冲突问题,但是小组的形式似乎的确帮助写作者们转移了控制的焦点:他们开始尝试如何冲破写作所面临的“时间障碍”。

由于写作小组提供了短的时间空档,它准许参与者们尝试这种新的模式,准许他们讨论它的长短,了解它的实际效果。

写作小组能够帮助学者们设立更好的写作目标,并让他们在实现这些目标时倍感满足。写作者们经常反映在每两次小组会议之间他们只做了“一点点事”——这可能意味着学者们正给自己设定一些难以实现的目标;有时,他们又觉得做得比预定的多了一点——这又可能意味着他们对通过设定目标衡量自己的进度并不在行。而这些正是我们为什么提倡在写作小组的每次会议上设定中期目标或阶段性目标的原因。

关于时间

- 对“应当”如何利用时间写作要保持开放态度。
- 说明你自己关于“写作时间”的观点和做法。
- 看看别人的观点与做法。
- 建设性地分享与比较。

- 长、短时间板块并用。
- 以一开始“并不觉得正确”的方式写作。
- 改变自己安排写作时间的方式。
- 向小组中的其他成员学习。
- 看看有效率的作者是如何抽时间写作的。
- 安排常规的写作时间。
- 将写作小组的会议作为完成任务的期限。
- 说明、讨论并注意自己在时间使用上的改变。
- 在你的课程履历以及年度评述中记下写作小组活动。

实际上,在写作小组的讨论中,参与者们经常会“重设”写作目标。他们经常会彼此帮助,设立一些更容易实现的目标,并能够安排好实现这个目标的合理时间。新入门的写作者可能不具备此种自信。它要求参与者们重新定位那些看起来已经“失败”的目标。因此,可以将写作小组看作一个成员间相互学习目标设定和交流目标设定策略的论坛。假如写作者正抽时间写作,那么他们就可以对上述措施进行改编并使用——这也正是写作小组的工作之一。只有通过审视你自己的目标(在你的任务中,在你的真实写作状态中),你才能学到这些。

你可以通过书本来学习这些技巧,但是只有通过实践,这些新知识才能影响你的写作。你可以通过书本来了解目标设定、来提高对你写作目标的理解,但是,通过管理自己的实践你可以学到更多。面对不同的写作内容时,设定的目标会不相同。例如,你会发现你可能需要用不同的方式来写不同的论文,而这些又关涉你如何在一个学年的不同时间里平衡不同的任务。也许,你会发现,你在一年的某个时间段写出了所有你最好的作品,而你的任务是保证你会年复一年地在这个时刻为自己保留一定的时间。

写作小组会推动你仔细思考如何使用时间,如何为每次的写作小组会议或者为两次会议之间的时间设立一个可以实现的目标。从短期来看,写作小组能够帮你抽出时间来写作,从长期来看,它帮助你找到了额外的写作时间。

提供同行评阅之前的“预审”

在完成写作项目之后,你经常会接受同行评阅——例如,当你提交一篇论文给期刊时。但是,你可以选择在接受同行评阅之前进行一次“预审”。例如,在构思自

己的论文时,还在草稿阶段,或者在提交论文之前。同行评阅前的“预审”的目的是为了帮助你预估会遇到哪些批评,从而加强自己的论文,树立信心。

因此,对于写论文发表而言,什么样的信心是必要的?这里有一个将想法与观点融入论文并将它们公之于众的问题。另外,读者可以包括那些对该论文的学科有丰富知识的人,他们可能对文章中所表达的观点表示不同意。

同行评阅之前的“预审”既可以是口头的,也可以是书面的。它所引发的讨论能够以几种不同的方式帮到写作者:

- 你可以练习论辩和抗辩,相互帮助了解可能会有遭到何种驳斥,从而增强自己的论辩。
- 你可以就自己的写作培养出一些积极的观点。当学者们在写作小组中讨论学术写作过程的不同阶段时,他们使用这些词,像“杂乱”、“松散”、“笨拙”、“粗糙”,甚至“混乱”等。你们或许还可以使用这些词来描述自己的写作,但是写作小组会让你更为精确地理解这些词,更少一点感性色彩。你可以看到写作过程的不同阶段,以及每个阶段所带来的挑战。
- 你开始对学者们经常对他们自己的写作所作的尖刻评论感到“自然”,并将自己的关注点从自己所写作品的差距与缺陷转向下一步该如何修订。

写作小组能够帮助你重新审视你对写作问题的认识:

在写作过程中有很多障碍。这包含了工作与生活孰轻孰重,写作条件可能不好,没有能力开始等等。对我个人而言,最大的困难是克服在开始写之前就打算将……论文完全研究透,计划好,并定好框架的冲动。

这个作者推翻了一个神话——正如他提到的其他策略一样——列提纲是写作的关键。在写作小组中,学者们可以表达他们关于写作的观点,界定研究问题,相互推动找到问题的答案。一年之后,这位作者说明了写作小组给自己所带来的认识上和行为上的改变:

我现在不用再想着在写之前就要完成研究了。写作与研究是个回环往复的过程。经常的写作能够起到指导下一步研究工作的作用。经常性的研究还是衡量进步的必要办法。

这是写作小组给学者带来变化的一个例子。不过这种变化所需花费的时长——是一年还是一个月——取决于写作者的个人情况，或许还有小组的情况。

本章的目的并不在于给你指定一种在写作小组活动中给予和接受反馈的方式。你和你的同事们可以在写作的不同阶段收集评论意见。一段时间后，你或许可以在这些产出与反馈中找到规律。你可以在活动中安排小组活动或者个人活动来处理反馈。一旦你揭开、描述和分析了写作过程的不同步骤，你就会发现什么是有效的反馈了。

作为起点，你可以着手思考一些基本的情况介绍（见第三章）。像写作小组中的其他方面一样，我们发现这一做法在不同的小组活动中运作良好，你还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加以调整。

向你的读者做简介

- 告诉他们你现在处在什么阶段；
- 告诉他们你需要什么样的反馈；
- 向他们展示你想要获得反馈的那部分文字（不是所有）。

给出反馈意见

- 认真听，不要插话——以免对讨论产生操控；
- 先强调最好的地方。

为了帮助你的读者了解什么对你有用，什么对你无用，有必要在他们给出反馈意见之后与他们进行简短的讨论。

向你的读者提供信息

- 告诉他们你发现有用的地方；
- 告诉他们你从反馈中学到了什么；
- 描述你将要或已经对自己的作品做什么修改；
- 下次征求反馈意见时，你将会做哪些修改；
- 下次你需要你的同事给你哪些反馈。

你也许会认为你的同事没有给出你想要的反馈。在你开始下一步之前,你可能想要就此问题与他讨论。你可能发现,他对此已有意识,并且对你需要何种反馈有着自己的看法。这点告诉我们,对写作的许多方面,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理解,而不同观点的表达也正是写作小组中最为有趣的方面之一。

有些人会认为这只不过是当你需要“接着写作”时候的一些“多余的谈话”而已。有些人则认为这些讨论能够让你意识到那些你先前没有意识到的问题。而这可能在将来节省你和你同伴的时间。假如能够在这个方面考虑反馈,你的同事也许更愿意花费时间来再次阅读你的作品。这种讨论也会让你得以以具体的方式稳步推进自己的写作。更具体地说,它能让你更为方便地安排出时间。

有时,你可能需要鼓励型的评阅者给你更为严格的反馈,提出更为苛刻的问题:

- “这……是什么意思?”
- “这里……看起来有些跳跃。”
- “这点与你的主要观点有何联系?”
- “你这点……的证据是什么?”

不是每个学者都会立马知道如何就另外一个学科的论文做出反馈。但是,跨学科的反馈活动看起来极有作用。例如,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阅读彼此的作品,他们对彼此所用的研究方法可能并不“认同”,因为他们可能会对“严格”有着各自不同的理解。科学家在没有证据或者参考文献的情况下可能不会做结论,而社会科学家则可能有更大的空间来做推测。这种总结也许看起来有些太过武断,我们也并不想让读者就这些学科产生先入为主的偏见。但是,我们的例子确实都是从写作者的讨论中得来的。

跨学科小组有着一定的长处。例如在方法论上,对话时你可能需要表明和证明自己所做的是正确的,这种对话就可以作为你投稿前的“彩排”。不过,“彩排”也有可能不尽相同,对话双方可能在使用非常不同的术语——你在论文中想要使用的术语。退一万步,我们至少不能断言这种对话会带来负面影响。效果本身很难不言自明。我们或许仅能够说,因为一些参与写作小组的人都发现这个过程非常有帮助,因此其他人可能也会这样觉得。而这又会让我老调重弹:何不亲身试验一下?这样你就能检验这个项目对你和你的同事而言究竟效果如何。在我们小组中,有些人最初对其他学科的同事所给出的反馈能起到多大的作用很是怀疑,他们怀疑这样的反馈是不是比同一学科的同事所给的帮助更

有用。

也许,更为要命的是,在不同的学科之间可能存在所谓的“语言障碍”,或者假如一个作者认定某个学科比另一学科更高级(例如,在严谨性方面),那么他可能就会对这一所谓“低级学科”的写作缺乏应有的尊重。为了更好地推动写作小组的工作,必须树立一种信任的文化,营造一种同志式的友好氛围,以及彼此诘难与存疑的精神环境。当这些特点都具备时,参与者就会对同行评价更为放松,而不会感受到这是一种胁迫。

当然,也有许多写作小组的成员都来自一个学科“家庭”。在这种情况下,即便各自的研究存在着哲学论或方法论上的差异,彼此间的讨论也可能创造出一种连接和潜在的协同感,从而推动研究文化的建设。

对学术写作的分析(正如前章所讨论的那样),同样可以在写作小组中开展与继续。写作小组中的讨论能够增强我们对风格和实践的意识,从而帮助我们写出具有最高水准的作品。

同行评阅之前的“预审”让你能够为同行评阅——它可能更使人畏惧、更具挑战性、更具破坏性——做好准备。假如你已经就你形成中的作品与别人争论过数次,并且从别人那里得到了反馈,那么不仅你提交的论文将变得更为扎实,你也必定能够对期刊审稿人所提的问题更加有所准备,能更快地找到解决你作品中问题的办法。

拔出同行评阅中的“刺”

之所以本章用专门的篇幅讨论这个话题,是因为我们知道评阅意见不论是在推动还是在抑制学术写作方面,都具有强大的影响:

我们了解到有些学者在接收到期刊负面或者破坏性的评价后会停止写作。也许学者们在做出这般决策的时候还有其他的考虑,但是,同行评阅有时可能会“带刺”,甚至可能不公平:评阅者给出的建议不总会一致……不同的评阅者有不同的观点……对于“同行评价”系统的信度与效度已经有大量的研究。

(Hartley, 2005: 16)

尽管如此,不论我们对评阅人员评价的一贯性、信度与效度有着多少质疑,我

们仍然可以从同行评价中受益,并借之改善我们的写作。有证据显示,评阅过程的确提升了论文的质量(Lock, 1986; Weller, 2001; Fletcher and Fletcher, 2003)。我们能越快想到如何通过评阅来改善自己的作品,效果便越好。一个办法是将评阅意见带到写作小组中,这样就能分析评阅人员的评价,想出该如何修改论文。

或许可以说,假如你的研究还非常弱,而你的写作也并不好,那么你就应当停下来,别再写东西去发表,而将注意力转向学术的其他方面。但是,本章却主张,通过写作小组的发展与支持,学者可以对同行的评阅加以最好的利用并借此改善自己的写作。这可以帮助作者们克服一开始可能感受到的打击与愤恨,将自己从“被评者”的角色过渡到“写作者”。

本部分内容描述了写作小组可以怎样帮助我们应对那些可能极具破坏性的评阅意见,并从中学习。虽然有些评阅者的评价真可能负面到具破坏性的程度,我们还是需要从情绪性的反应中超脱出来,并仔细思考这些意见的价值。在写作小组中,我们也许可能对自己形成中的作品有些负面的说法,但是这毕竟不同于其他学者用同样的话来评价我们的作品。在写作小组中,你可以就评阅人的评阅意见做各种解释;思考这些评阅人来自哪里;就你论文中所引入的争论,他或者她的观点是什么;为了适应他们的角度,你还可以讨论不同的修改你作品的方式——前提是你没有放弃你想要说的内容的精华,或者丢掉其影响力。有些情况下,你与同行的细致讨论有利于你做出这种平衡举措。

为了说明以上几点,我们将在后文中对三位作者所收到的评阅意见进行分析——他们分别来自三个学科。尽管收到评阅意见的几位作者授权我们这样做,但是为了保护他们的隐私,我们对细节做了些许修改。我们也没有试图去分析评阅人是谁,他们所属的期刊是什么。这几个例子可以用来作为小组讨论的内容,之后,参与者也可以就自己的评阅意见进行讨论。

在与同事们——新的和有经验的写作者——讨论很多次后,我们决定引用一些评阅意见,这样我们就能对这些意见的影响有更为全面的了解。假如我们尽量地概述这些评阅意见,去掉了它们中一些带刺的内容,我们就有可能忽视那些具破坏性的评阅意见到底有何特点。更重要的是,我们可能因此而无法说明要使用怎样的策略来应对和处理这些意见。这并不等于说所有的评阅意见都是负面的,它们的确不是,我们此处讨论的目的是为了说明通过写作小组对批评性意见的分析,我们可以写出多么出色的作品。在所有三个例子中,我们对批判性的意见都加了粗体显示。

同行评阅(例 1)

我对这篇文章是否适合作为《××期刊》这一期专刊的内容很是怀疑。我的第一个质疑是,它是不是与××领域有任何关联——即使从宽泛的意义上定义该领域。这篇文章主要关注的是话语传统。虽然说我们在心理学领域应用话语分析,但是对它的使用是为了增加我们对心理过程的了解。而本文则不是如此。很显然,它的参考文献部分没有包含任何心理学方面的文献。第二,即便我们将这篇文章看作政治心理学方面的研究,在实质上它还是显得很单薄。对××话题的哲学基础的讨论(回溯到西塞罗)还有点意思,但是这并不能很好地说明作者要讨论的话题。温和点说,该话题也并不是由一种哲学传统所塑造。我的总体印象是作者的分析与话题相去甚远。第三,在长度为 17 页的论文中,作者直到第 10 页才提到他要关注的话语问题。这个时候讨论的余地已经不大了。我没有发现他对话语的分析特别具启发性。如果有更为具体的例子,可能效果会更好些。我不认为该篇文章对这个专刊的内容能有什么实质性的贡献。

对那些新的写作者来说,他们会特别关注那些负面的评语。但是,这些往往不会提供给写作者太多的信息:

“很是怀疑……实质上显得很单薄……不能很好地说明……分析与话题相去甚远……讨论的余地不大……没有……启发性……没有实质性的贡献”。

这些评语并不能够帮助作者们找到自己具体的弱点。这些评价可能太过宽泛。还有,一个写作者假如过分关注这些评语,如同那些第一次收到负面评价或者遭到拒绝的人一样,这可能会让他失去动力。“很(不好)”是主要弱点的标志,但是不是所有的作者都会将其当作一项严重的批评。实际上,一些作者认为评阅者不可避免会有些“很是怀疑”的问题。对于作者而言,他们所面对的问题是如何解决这些质疑,是否需要在不丢掉核心思想的情况下将这些意见整合进自己的论文中,是否需要在论文的一开始就解决掉这些疑问,从而避免不断增长的“怀疑”,还是只在临近结尾时解决掉它们,从而表示从这一研究所得出的结论还是可以“争论”的。而这些正是写作小组讨论的核心内容,它能够让作者从情绪性的反应中脱离出来,

开始进行仔细的分析,去关注如何加强自己的论文,考虑是否需要重新提交论文或者将论文提交到其他地方。

收到这份评阅意见的写作者说,一开始它看起来非常负面,“但是很长一段时间后再去看法时——好像它不再如同我记忆中那样可恶”,她反思自己看法上的一些改变说:

在一开始打开信的时候,我可能太过敏感,实际上可能需要在回信之前多些时间考虑。这可能是个培养写作技巧和自信的过程。我想现在要是接收到什么评阅意见的话,我肯定比那个时候要更为乐观了。

写作小组的讨论能够帮助你变得更为“乐观”,而不至于浪费太多时间。它能够帮助你获得一些新的选择,让你成为自己作品的修改者,帮助你调整自己的写作,这样,你就不会在向期刊投稿时招致太多的火力攻击。这并不是说,你一定得拔出你论文中的“刺”,一切为了安全,不敢出头;它可能意味着你需要同时既与别人求同存异,又与别人求异存同,这样你才能正式进入一场争论。我们注意到,写作新手有时候会言过其实,对之前的作品或者其贡献批判过头。在一个写作小组里——假如还没有经历过同行评阅前的“预审”这个阶段——你可以记住这些,并就评阅人的意见进行讨论。在讨论评阅意见时,你可以列出一份大家经常犯的错误的清单,并列出一一些解决策略。不参加写作小组,你有的只能是自己的想法,或许还有一两个同事的,而他们可能又不会花太多的时间与你进行如此有深度的讨论,不会在你写论文时与你进行讨论。

写作小组的讨论能够让你分享其他人曾经收到过的评阅意见,让你知道他们又是如何做出反应与回应的。你可能会发现在所有的学科里都会有正面和负面的评价,而你绝非第一个或者最后一个收到负面评价的人。有趣的是,经过对坏的评阅意见的讨论,你经常会发现那些显赫的人也会收到负面评价——并且他们也期望收到这样的评价。虽然这可能只是传言——没有数据支撑——但是,他让你明白不只是你的研究会收到这样的回应。

这里要给的第二例是一份针对一本书的出版计划的评论。这篇评论有好几页内容,这里所选的只是特别让人气馁的一段评价。为了让大家更为明确地掌握问题所在,我们对那些评判性的评语都加上了粗体。

同行评价(例2)

没有证据支持××作者所做的假设——她的学生读者的需要和体验确实与那些海外学生有关。作者也没有提供关于全球市场特征的信息,也没有将这些特征与英国——她打算分析的……的情况作比较。

我怀疑可能很难通过一本书来满足所有不同研究生群体的需求。现在的出版计划也没有说明作者能这样做,作者可能需要提交新的计划重新审阅……

我对作者的方法……也极关切。他的提纲和样本章节说明她的书是基于非常狭隘的经验,针对的是一小部分特别群体的……学生。

尽管作者经历过全日制研究生学习,并做过课程管理者,但是这种经验是非常有限的……

没有证据表明作者对此一话题做过任何研究——这本来可以令她的书的内容更为充实。也没有证据表明作者的建议是建立在相关文献的基础上的……

那些不同群体的非全日制学生的环境与需要看起来被完全忽视了……

出版计划和样本章节没能让我满意,没有让我觉得这是一本与众不同的书……

当作者第一次阅读到这份评阅时,最让他感到不安的是“没有”的重复使用。这个词以及“没能”(fail)一词的使用,也许看起来有些言过其实。假如真的什么证据都“没有”,她的计划可能看上去会更弱。很强的语气、反复使用某些词,以及差评显然忽视了或许作者使用了一些证据——尽管不是很充分。另外,“狭隘”和“没能”也同样只是贬损。作为作者,该如何利用这些信息?他能有什么选择?

- 收集更多的证据,并在写作中使用。
- 利用提供的证据进行更强的论证。
- 陈述提供有限证据的目的。
- 提供关于证据的更多细节——可能只需提供一个方面。
- 将自己的论断/计划与别人的联系起来——在证据这个意义上。
- 增强证据的说服力,论证观点。
- 承认有限的证据所带来的问题,以及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 指出证据在其他地方或者被其他人使用的情况。或者用一个更为准确的

词来说明你已经有的那些证据,例如“指标”。

- 更为明确地区分你能够证明的和不能够证明的。
- 用其他的长处来抵消证据方面的弱点。

换句话说,作者的选择包括做进一步研究或者加强写作,或者同时加强两者。通过关注上述问题,写作小组的讨论让我们有了更大的选择余地,给那些感到受了攻击的作者以支持,并帮他们节省了宝贵的时间——作者们可以开始修改作品,而不再需要大段的“冷静下来”的时间。

写作小组的参与者可能对评阅者的评论看法不一,对修改也可能有着不同的意见。在这种情形下,分析能够有助于消除负面评价带来的“刺痛”。尽管这份计划被拒绝了,但并不意味着这就是这个项目的终点——作者可以改编计划,另投其他出版商——只要作者能够找到不同的写法。更为重要的,他能够重新振作起来,给自己写下去的动力。

例3可能初读起来有些例外,作者能够从这份评阅报告中学到什么有用的东西呢?

同行评价(例3)

……我不愿让我的员工去参加这个作者组织的活动,他的写作技巧太差劲了……他使用的难懂的术语太多,我无法一一标示。

写作也显得重复啰嗦,文章也太长。结构太松散,因此很难在回过头找些研究结果与评述……最根本的弱点是他在摘要以及正文中都该说该研究“提供了产出得以增加的证据”……而又没有证据显示该活动导致了后续活动的增加……

我认为这篇文章不当发表。一个讲师写出这种糟糕的文章来是件尴尬的事。即使这篇文章改进了——例如作者缩短了篇幅,让其更有条理——也很难说它增加了什么新知识。……我非常惊讶,他们交学费都干嘛去了——这些人怎么获得了第一个学位,然后更高级的学位?假如想要写篇文章的话,系主任不应当给这些初级的员工一些帮助吗?

这个例子曾经在几个写作小组中讨论过,参与者有的觉得震惊,有的开始谩骂,有的说“这篇评述太过放肆”,有的则说评阅人“干事马虎……粗鲁无礼……评语自身就不严格”。对于论文的作者来说,这种讨论起到了治疗的作用。无需再做深入的分析,这本身就能充分证明写作小组能够起到积极的作用。

这种讨论的另外一项重要的结果是，它拓宽了思路：笔者并不是收到这种反馈的唯一一人。这并不是学者可能会获得的唯一一种负面评价。从这种破坏性的评阅意见中，我们也并非一无所获。

负面评价中的反馈类型

- 不具体，却非常严厉。
- 严厉，却有用。
- 明褒实贬(拒绝)。
- 建议转向(其他期刊)。
- 编辑性质的(语法、标点等)。
- 要求修改和重新提交。

当然，写作小组并非处理负面评价的唯一办法，同行结成的小组也能起到类似的作用。但是写作小组将发表与继续写作视为核心使命。讨论的问题是写作者可以如何为另外一本期刊修改自己的论文，而不是对不公正和权力问题争论不休。写作小组一方面承认坏的评价会让人感到不舒服，而另一方面也能够帮助写作者们就负面评价发展出一种更为宽广、更加非个人化的看法。

对同行评价的回应水平

情绪性的回应：沮丧……难堪……生气

分析性的回应：“我可以从中学到什么？”

策略性的回应：“二话不说”——另找一本期刊，重新来过。

从例3中，写作者可以知道：

- 写作真是“差劲”。
- 对贡献的说明言过其实。
- 结构需要调整。
- 关于话题/工作，作者应当呈现其他的观点。
- 作者研究背后的理论阐述要加强些。
- 要陈述这项研究，选择其他类型的论文可能会更好些。
- 这篇论文应当改投其他期刊。

通过对这三篇评阅意见的分析，我们展示了在写作小组中分享一些负面的评阅意见会给写作者带来哪些重要的收获。它能够帮助你迅速找到状态，

弄清状况。而要是写作者自己一个人来面对的话,可能需要数月的时间才能做到。

至少,通过写作小组你能够设立一个常规的时间,就你的写作进行常规的讨论,在提交论文之前就写作给出或接收反馈。你们可以将写作小组当作一个谈论个人计划(你正在执行或者打算执行的计划)的论坛。通过这种个性化的努力,你能够让你们的小组更有目的性,让你去思考彼此间所经历的困难有何相关——而这点正如本章中的其他话题一样,都可以成为写作小组讨论的一项重要内容。

一旦你设定了常规的写作时间,你可能就觉得已经一劳永逸,不需再参加写作小组,你觉得可以用其他策略、方法和人来促进自己的成长,保证自己的产出。

写作小组可以无限制地进行下去,只要它有目的性,让你觉得愉快且有效。一段时间之后,你可能会发现它变成了其他东西——也许“研究小组”是个更合适的词?——“写作小组”一词的长处在于他让我们记住了小组活动的中心仍是写作。

一旦你对写作小组活动的过程变得熟悉,就能够为研究生或者研究者建立一个写作小组了。这样他们就能够专心地写自己的学位论文或寻求发表的论文了。

清单

- 找到一个共同目标:彼此描述写作项目。
- 找到一个协调员,至少最初几次会议上要有。
- 灵活性:根据参与者的需要调整会议时间、日程以及形式。
- 每次会议上都写点东西——不要只是空谈。
- 你们可能会处在不同的阶段——相互对比一下。
- 讨论找时间写作的障碍是什么,找到解决办法。
- 讨论你形成中的作品,干完你写作中最“无趣”的步骤。
- 相互阅读对方的作品(可能在不同的阶段)——给出和接收反馈意见。
- 准备就相互的作品进行争论。
- 放松,享受交换的乐趣——要正面,具建设性。
- 不要在每次会议上试着做完所有这些事!

- 就每次会议的形式达成一致,但要保持“对话——写作——对话”这样的顺序。
- 同意在某一次会议上回顾你参加写作小组的体验。
- 假如没有起作用,假如你没有写,那么继续写下去。

第三部分

在本书的最后一部分，我们将讨论写作者如何将写作融入个人的生活。将写作以让人感觉满意与舒适的方式融入生活，这要求写作者必须习得一些新的习惯与行事方法。在本书的前两部分中，我们已经对这些习惯和方法，以及如何习得这些习惯和方法进行了说明。在本书的最后一部分，我们主要关注的则是写作者可以如何长期甚至终身保持这些习惯与方法，保证写作效率。

第8章

重新定义学术写作实践

导言·通过教学重新定义写作·通过合作重新定义写作·通过指导和网络重新定义写作·重新定义学术写作竞争性的一面·让写作变得更加健康、更具功能性,从而重塑学术团体·对写作的组织支持——一份操作清单

导言

在本书的第二部分,我们分析了自己设计的一些干预措施。这些干预措施能够从某些方面帮助学者以及助力学者发展的人来思考写作可以如何与他们先前所想的不同,尤其是如何更具合作性。我们鼓励写作者们尝试使用一些不同的写作策略,不要落入传统学术环境中旧有标准程序的窠臼。在探索新的可以让学术写作变得更有产出、更有效果的方法的过程中,我们曾强调说,很多人所经历的写作过程可能非常糟糕,他们也许感到孤立无援(可能并不是所有学者都有这样的经历,他们中的有些人也许从生涯的初始阶段就建立了某种能够激发写作生产力的伙伴关系或者融入了某个支持性的群体)。可能也正是这种现实使写作有时看起来让人倍感压力、严酷与艰难。

在本章中,我们将仔细分析学术写作的一些特征。我们认为这些特征应伴随大学学术写作的全过程。这些特征也许能够帮助我们想出如何重新定义写作,而通过重新定义写作又可能如何帮助我们重新定义或理解学术界。我们相信,倘若能够在学术界建立一种相互扶持的氛围,所有身处学界的人士都将因此获益。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有意忽视学术写作竞争性的一面。我们只是认为,如果学术界的人士在写作时都只抱定竞争的态度,他们就可能由此而失去一些最重要的收益。而只有在大家都把自己当做学术界学习团体中的一份子时,他们才会收获这些益处。功能失常的竞争只会让一小部分人获益,这种获益有时甚至需要以许多

同事与学生做出的牺牲为代价。如果竞争是功能性的,我们将能够各司其职,彼此分享专长,一起探索从新手到专家的过程,而这些又会让所有人受益。

竞争性的、个人主义的难题存在于许多大学中,这些大学中的学者虽然同在一个机构或系科中,却被迫彼此隔绝、针锋相对。在全球的教育机构中,这种互动所造成的问题越来越大。成功的写作者变得与他们所要服务的学习团体越来越远,整个团体充满了个人主义与竞争性的氛围,而这些都是以牺牲团体、教、学、指导与发展为代价的。不过我们也看到了有些地方的光景并非如此,我们也相信我们完全可以创造出不同的氛围——而这正是本章将要仔细探讨的内容。

通过教学重新定义写作

在大学环境中,写作可以成为推动教学和发展学生观点的有力杠杆(Beau, 2001)。一个学者越是能够意识到自己在写作中所经历过的挣扎、不安全感、长处以及成就,他就越能够成为一个好的协调者,帮助学生以更有意识、更为专注和更为有效的方式发展写作技巧;让学生练习自由写作;帮助学生意识到什么是好的写作,什么是不好的;让他们意识到判断好与不好是基于谁的规则,基于何种标准;鼓励他们就写作进行反思并最终对写作形成自己的看法。所有这些做法我们都能在教室中加以有效利用。

尤为重要的是,我们要实现一个重要转变——不再将写作看做是观点、信息与事实的简单呈现(Elbow, 1973)。写作本身是一个创造性的过程,通过写作,我们生产、分享、传播知识与观点。正是通过写作过程,知识才得以发展。高校中的学生经常注意到,在学习中,自己很少有机会去检验自己的技巧、去就自己所做的事情获得反馈。这种情况在那些资源有限、班级规模很大的高校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假如我们能够使学生理解到,对彼此作品的建设性批判能够让他们受益匪浅,那么我们就能超越资源的限制,让学生更加积极地参与课堂活动,加入不同的对话与争论,走上技能发展的竞技场,而这些又是与学术界相关的最能激发生产性与创造性的活动。

通过让学生习惯写作,帮助他们获得自信并熟悉各种形式的写作(包括学生经常视为梦魇,避之唯恐不及或者不愿正视的重写),你会发现你正在转动开启另一扇门的钥匙,在这扇门后是一个“自我管理”特征更为明显的学习环境——而这正是高等和继续教育所要追求的。

通过写作来教——一些思考

你们中的许多人可能已经或正在通过写作来教自己的学生。我们所提的这些

建议可能只不过是拓展或者证明了你现在正在使用的一些教学技术。不论你是个有经验的人,还是对我们后面所给的建议闻所未闻,我们相信所有这些简单的办法必定能够帮助你创造出一种丰富的、让人投入的学习环境——而不仅仅是一个特别的课堂。这些方法所反映出的核心思想是,自信的教师写作者能够帮助我们培养出自信的学生写作者。通过这些方法,学生能够更好地学习,我们也能够为他们自我管理式的学习创设出一种更为有利的环境。它鼓励反思,能够帮助培育、传播和生产新的思想(Beane, 2001; Suchan, 2004)。此外,通过培养学生的写作策略,推动他们写作,我们也能增加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交流与理解,能够借此解决一些问题——这些问题通常与学生和教师之间的隔阂有关,即所谓的“同一个教室,不同的世界”(Johnston, 2000)。所有这些都能够以不同的方式给教学以支持,能够为我们创造出一个实践的社区,在这个社区中,所有新的实践者都能够重新塑造自己的思维。这样,他们就能更成功地遨游学术世界。

1. 自由写作练习

多年来,自由写作在写作者和写作教师中广受推崇(见 Elbow, 1981 and Murray, 2004)。它能够帮助你的学生变得更为自信,让他们的表达更为流畅,也能够让写作变成一种让人更愿意投入其中的习惯行为,它还能够提供给教师和学生对彼此的假设和想法提出新的建议的机会。自由写作练习可以非常简短,可以作为一堂标准的课程或者指导活动的一个简短部分,或者我们也可以在单个的教学活动中将其作为核心内容。它可以只需五分钟,也可能花费一两个小时。前面,我们已经对自由写作的好处进行过讨论,它还有一点尤其明显的好处——它可以让学生不再时常被一种要求完美的压力所折磨(我们也经常提及这点)。它鼓励学生去写,不管按照什么方式或秩序。我们发现,自由写作让学生不再过多地关注自己的表达方式,而开始将注意力放在他们真正的想法、问题和由此构建的观点之上。

假如学生能够新的不熟悉的话题同他们已经知道的知识之间建立联系,那么他们的学习就可能更有效率。基于此,我们认为,如果要想让自由写作练习更有用,我们可以按下列方式开始这种练习:“在接下来的5分钟,就话题×写下你自己的想法(话题×可以是演讲的主题,可以是学生表示感兴趣的话题或者他们认为的难点所在)。这种极具反思性的写作能够包含任何你认为与你的话题相关的内容,任何你觉得你可能已经知道,或者任何你认为你可能想要了解其意义或者功能的事物”。而上面所说的开头办法是为了鼓励学生们在处理你将要教授他们的

话题之前动员自己已有的知识贮备与观点。它能够提供给一定的动力,因为它表明即使是在老师没有教的情况下,他们仍然可以就某个话题提出质疑、观点并表达自己的兴趣。这种方法更能激发学生的动机,调动他们对话题的关注,从而为他们的学习建立知识背景。所有这些为学生创造了一种积极的、引人入胜的学习环境。假如能够在提供反馈意见和处理课堂的其他方面之前鼓励学生结成对或小组,就他们所写的内容进行讨论,学生可能会更有动力与兴趣。

当然,你可以选择以自己的方式开始,或者鼓励学生从几种开始方式中选择一个。激励学生用他们自己的话进行写作、不要一面写作一面修改,让他们用完整的句子写,而不只是罗列几个要点,无论采用何种形式,你所要做的是邀请他们投入激发自己想法的过程中,并至少在一开始试着将这些想法表达给自己。将写作应用到学习过程中,这是一种方法,更是一种取向,它能让学生在正式的学习活动开始之前对自己的观点有更加明确的认识。我们曾在不同的学习环境中使用这种技术,其效果都不错。实践证明,即便是在学生众多的条件下,它也能促使学生对学习产生更为积极的态度。假如你认为你的学生对你的话题无法一下子写出东西来,你就可以退后几步——找到一些与学生的认知框架更为接近的东西,这些东西可以作为你将来在课堂上讲授的观点和概念的中介物。让学生写一些与你的话题相关的更为简单或者更易掌握的东西,你就可以成就两个重要的教学目标:首先,它将要帮助你朝着学生现在的地方迈进一步,其次它让学生朝着你所在的地方迈进一步。征求他们的准许,阅读他们所写的反思,或者倾听他们所写的内容,这样会帮助你进入他们的大脑,让你获得对你设计学习活动有用的信息——因为你了解了他们的知识水平与取向。

2. 建立好的写作标准

从你所在学科的某种期刊上找到一份“作者须知”,让学生将这些“翻译成”一份写作标准,这样他们就能开始想象自己的写作应当具备何种特色,又如何让自己的作品更加能够“被接受”或者更“使人印象深刻”。就“接受”和“印象深刻”之间的差异组织一次辩论,让你的学生写出一份大家公认的“好的写作的特点”的清单,而这份清单可以作为一份写作宪章,它能指导学生们如何写得更好——不仅仅是在你所擅长的领域,而是在所有他们被要求学习和写作的领域。

3. “迷你”的批判

使用一份学生们自己开发出来的标准(见第二点),或者你指定的标准,让学生

们根据这些标准评价和批判彼此的作品。在第三章中我们列出了如何给予和接受反馈的一些指导意见,在本练习中,这些指导意见可以非常有用。

4. 探索修辞、论断、类型以及语法

让学生分析不同种类的作品。例如,从不同的学科选择一些使用了不同语言的摘要或者摘录,并让学生分析其中的不同点,让他们对写作中的学科特色问题有更为深入的理解(使用我们在第四章中仔细讨论过的点)。

这种练习非常有用而且实用,它能够让学生开始了解关于知识的哲学观点(认知论),并帮助他们理解修辞差异或者那些与学科特征相联系的书面争论与论断方式。给学生上一堂简单的语法课,让他们就语法的重要性进行讨论。让学生探索并逐渐准确地掌握写作的一些传统。同时,还要鼓励他们阅读那些对语法特别讲究的人的作品(Truss, 2003)。

5. 在写作中反思

让学生记学习日志,通过写作来反思学习,这是另一种通过写作来教学的有用办法,它能够丰富学生的学习经历、改善学习环境。学生经常不知道在他们的学习之旅中自己到底经历了多少阶段,走了多远。记述反思能够让他们追踪自己的学习过程,找到他们成长中重要的时刻与阶段(Moore and Murphy, 2005)。阿兰·克拉克(Alan Clark)曾有句至理名言——“没有记录下的一天就是消逝的一天”(Brandreth, 2006)。记日志是非常有效地抓住重要洞见与经验的办法——这可能是推动人类开始写作的最基本的理由。在你的学生中间开展这项活动,你自己也可以实践这项活动,可以借助它重新规划写作过程,让写作过程更有意义,更加具体,让所有的活动更加顺畅,让自己更为自信。

6. 让学生撰写系列论文

可以通过模仿学术出版的过程来设计一个学生论文系列出版物,这样我们就能创造出一个更为有利的主动学习的环境。它能够帮助学生知道学术出版的过程是怎样的,帮助他们考虑在学术环境中何谓严格、什么是评阅、又如何能够更有效地写作这些问题。为了能够发起一个学生论文系列,你需要有一个共同话题,或者一系列话题;你要让他们知道哪些方面可以让论文写作变得更为有效,指派一名编辑和一个评阅人团队;并在选稿、评阅、反馈等方面给他们帮助——这一过程应当模拟学术界中论文发表的过程。该项练习能够带来丰富且复杂的学习体验,它不

仅仅能让学生了解学科内容,也能够让他们对写作的沟通、更为微妙的规则、程序以及写作的政治有更多的理解。这同样也能促进他们了解如何做论断,以及如何按照既定的期限来完成任务,又如何给出和接收不同种类的反馈。通过让学生和教师对写作的政治学维度进行批判性分析——这可让参与的学生与教师从另一高度来理解写作——这种方法可以让学习变得更具可持续性。

它不仅能够让學生生产出新知识,还能让他们找到有效的办法将其表达出来。与此同时,它还能够促进教员的发展。改善和提升写作的一种最佳方式就是以有创造性的方法来帮助别人改善和提升。由学生所提出的关于写作过程的洞见可以变成教员对某些问题看法的绝佳素材。我们不要将学生的写作看做是他们学习过程中的“锦上添花”,而应当将其看做是学生学习过程和程序的重心和主要部分。你在你所在的学科“教”写作的次数越多,你就越能娴熟地界定和传授你所要教授的内容。

通过合作重新定义写作

学习是——也一直是——一个社会过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学习理论家们反复强调:在通过某一特殊的学习任务来培养能力时,互动与合作是非常重要的。对于学术写作而言,也是如此。如果能创造出我们在本书的第二部分中所描述的那种合作性的学习环境,我们就有可能对学术写作任务以及伴随它的挑战与目标有正面的新的认知。将写作视为一个合作性的而非孤立性的行动也一直是本书的主要精神之一。最重要的是,这种取向能够帮助许多学人克服在自己的职业生活中所可能遇到的种种巨大的压力。学术活动要么要求学者们高度外向(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如教学、参加会议、建立网络、在学术会议发言等),要么要求高度内向(如,独立地阅读、学习与写作)。就写作项目开展的合作很重要,不仅是因为一个特定的任务需要拥有不同技能的人相互配合与支援(当然这是个重要的原因),还因为从行为上来说,合作起到了连接的作用,它沟通了在不同的工作环境下典型的内向或外向型活动(Krebs Hirsh and Kummerow, 1996)——经常是以一种非常有效和能够带来变革的方式。合作写作并不只意味着一起写点文字,正如艾尔博和贝拉诺夫(Elbow and Belanoff, 2000)所指出的,这样的过程可能“会把你逼疯”。在我们看来,合作是一种在你写作的初始阶段释放想法,对单个的智慧进行批评与发展的过程。它能够帮助你“充实”写作,让每个个体重新充分地思考写作的效率、清晰、结构与证据等问题。

简单点说,合作写作是一种拓展你写作基础、扩展和保持你的社会网络,将“实践社区”在学术环境中付诸实践的方法。

通过指导和网络重新定义写作

指导关系是职业生涯中的重要一环。在很多职业中,导师的存在(或者更有效的导师网络的存在)是提高与工作相关的一系列因素的关键:例如工作满意度、晋升机会、组织性、组织承诺、角色清晰程度、身份认同感以及人际技巧等(de Janasz, Sullivan and Whiting, 2003)。对那些在工作中属于少数派的群体而言,导师和网络在其生涯发展中的重要性体现得更为明显(Lankau & Scandura, 2002)。关于指导以及支持性网络,有不少的研究给出了许多有价值的建议,这些建议对学术界的写作者同样有效。例如,关于指导的文献表明,指导和支持性的网络能够带来积极结果,尤其是当这些关系具备下列品质时:

- 值得信赖,“没有权威”,只对相互的学习有真实兴趣。
- 多方位、多层次——接受指导者可以从不同的人那里获得建议,他们甚至可以就与他们的工作相关的议题与问题得到非常不同的观点(Ensher, Murphy and Sullivan, 2002)。
- 置于管理之下,不断地得以改变与完善。研究者发现,当遇到不同的问题和挑战时,只依赖单一类型的导师是非常不明智的行为(Vincent and Seymour, 1994)。不同类型的写作任务要求不同类型的导师指导。在写作之前或者思维孕育的阶段,寻求那些能够帮助你的人之间的合作是非常必要的。

写作指导者是那些倾听你想法的人;阅读你形成中的作品,帮助你推动写作,当你的能量或者自我信念不足时给你鼓励,为了激发、精炼你的想法而批评你的人;让你比在单枪匹马的情况下探索更多可能性,让你在面对任何个人写作任务时拓展和培育你的想法的人;帮你发展出写作策略超脱个人困境的人;是那些(以我们在第三章中所叙述的种种方式)给予你反馈,或者向你提出那些你可能没有遇到过的那些问题,提醒你你可能忘记了一些可能性或者想法,以及庆祝你写作成功的人。

在写作过程中将信任作为一项资产

信任不只是一项情感福利,在工作场合中,它还起到了在人们之间发展良好关

系的中心作用。在学术环境中尤其如此。关于组织信任的研究表明,几乎在所有的环境中,拥有高信任程度的群体都更有可能创造出一种更能提高工作绩效的环境(Morley et al., 2004)。作为指导别人进行写作的人,我们自己也亲眼目睹了这样的情况——那些彼此信任的群体要比那些无法彼此信任的群体更有可能在写作中体现出创造力,更能够相互帮助。高校管理的科层化可能会给信任带来一些障碍与无法跨域的界限,你可以通过消解这些因素来为信任的建立创造条件。可能你只需简单地消除那些常规的结构性障碍,甚至只是暂时地消除它们(正像在退的项目与写作小组中那样)。一旦如此,你就可以在人们之间以及他们的学科之间建立桥梁。这样,他们就更有可能是共同协作,去获得在单打独斗的情况下无法获得的更好的结果(Lee and Boud, 2003)。

不同的写作者对写作都有着自己的关切,倘若能够承认他们的关切,你就会给更多的人以勇气。这样你便可以创造出一种环境,在这种环境中,人们可以相互帮助,克服自己所有的障碍和弱点。他们无需再隐藏它们,因为它们再也不是不胜烦恼的事情(Grant and Knowles, 2000)。在有着指导与网络的学术世界中,追求任何学术目标都要更容易些。

重新定义学术写作竞争性的一面

不论写作可以如何更具合作性,我们又可以在其中分享自己的方法,对于它激烈竞争的一面,我们依然不能忽视。现在,学术写作确实被人们建构成了一个极具竞争性的过程。我们彼此竞争着发表论文,竞争着让我们的想法或者发现被别人听到,竞争着在一个日益国际化的学者和写作者网络中合法化我们自己的取向。更具体的情况是,我们彼此竞争,争取与职业发展及晋升有关的各种奖励。有时候这让我们感到好像需要保守秘密,觉得有无数个理由让我们将自己的作品隐藏起来而不是与别人一起分享并讨论它。但是,我们相信这些本能会越来越过时(假如它们曾经确实时兴过)。学术竞争的全球化使得来自地方的支持与帮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当发表与写作变得越来越国际化的时候,给予我们的同事一定的帮助或者从他们那里获得帮助越来越重要。也许你和你的同事会遇到这种情况:你们都在竞争同一个职位或者同一次晋升机会,而你们中只有一个人能获胜。我们认为,你们的合作与相互的帮助不会毁掉你们中任何一个人的机会——当你们最需要彼此之间的相互帮助时,选择相互分享与合作要比相互隐瞒与规避好得多。尽管所有的学者都身处一个高度竞争性的领地,但事实是,只有那

些拥有值得信任的支持性的同事的人才最能从他们的工作生活中获得最多的快乐、实现自己的目标(Anand, Glick and Manz, 2002)。当你在考虑本书的第二部分讨论的一些想法与干预措施时,记住这点非常重要。

正如我们一开始所说的那样,你写什么、怎么写、写给谁,所有这些问题对你在学术界的生涯发展都有着重要的影响。我们认识到,竞争性的现实使得一些人经常从与别人的对话中抽身而出,不愿与别人分享自己的写作目标与策略。我们建议你们不要如此。合作性的竞争能让各方获益,而个人主义的,有时甚或是非功能性的竞争就会形成不健康的动力——它可能违背了教育与学术的精神与目的。

让写作变得更为健康、更具功能性,从而重塑学术团体

对几乎所有学者而言,写作都是自己工作重要的部分,完成某项写作目标更是有助于激发自己的工作动力——这种动力往往更为健康,更能激发正面的情绪(Harris, Daniels and Briner, 2003)。通过为学术写作创造支持性的规范,我们能够以一种更为清晰有效的方式推动整个学术界的发展。在一般性的讨论写作的文献中(Holkeboer, 1986; Freidman, 1993)以及专门讨论学术写作的文献中,我们已经看到有人开始谈论人们试图在某些领域树立自己作为一个自信、知名且合法的学者的形象时所可能面临的情绪挑战。写作对写作者在情感以及认知方面的需求需要我们同样的关切,个体和他们所在的机构需要将这种关切当做自己的核心任务,假如能够如此,我们就有可能以一种更为积极和协作的方式来重新定义大学和其他高等教育机构。写作是一个具体而又实在的活动,假如我们能够以有意识且有效的方式来开展它,它就会有助于我们改善教学、研究、增进合作学习、推动学者间的对话。让写作变成一个更为民主、更易上手、有更多支持、能获得更多滋养的过程是我们的学生、同事、机构与社会的利益所在。正如李(Lee)和鲍德(Boud)所言:

对学术领导者而言,当下的一项挑战是如何让学者彼此能够建立起带来生产力的关系,如何找到一些基本的价值观与活动(包括研究)并对它们加以支持。

(Lee and Boud, 2003: 187)

创建积极的合作型学术写作文化

霍夫斯特德(Hofstede, 1982, 1991)曾经提到我们可以通过英雄、意识、符号

以及价值观来理解组织文化。根据他的提法,我们可以培育出一种滋养学术写作的取向,来改变和发展新的学术文化。

英雄

大学不应当只是塑造独立的研究者——他们可能与学生和新手有(或许是刻意保持)一定的距离——它还应当塑造那些在展示自己成就的同时,愿意和别人分享自己在研究和写作中所经历过的挣扎的专家。共同探讨每个人在写作中都有可能经历的那些困难、障碍、两难以及学习障碍,这能够帮助个体和团体在学术界更快地迈出更大的步伐。我们需要的是更具反思精神,更加谦虚的英雄——正是通过这种领导力,新的学习者、学生以及写作新手才能够鼓励自己以有雄心与创造力的方式使用自己的智慧。另外,支持性的人或者机制能够充当学术环境中写作协调人的角色或者起到协调机制的作用,这能够帮助我们在学术团体中培养出一种更加积极的写作精神。

符号

在大学或者其他类型的高等教育机构中,我们可以通过使用一些符号和标志来保持和强化这种支持。可以在门上贴上“写作小组进行中”,在大楼中装备不错的地方隔出一小块专门用于写作的角落与空间,这些都可传达一个信息:写作是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不论是一起还是分开做。而这些空间,假如设计良好又随时开放,也能吸引别人的参与。假如你所在的机构想要传达一种信息——写作过程对学习、知识的发展与学术而言都非常重要,那么,它们可以展出一些伟大的作者(既有创造力又非常学术)的照片或者符号,给教师与学生提供一些必要的写作工具(或者至少可以资助他们买一些),创造机会让别人与他们分享一些已经使用的有趣的技术与策略。组织符号可以到处都是,他们对机构的精神有着强有力的影响。机构可以给写作者配备住宿、给他们安排抄写员或者写作协调人,这样的环境有助于写作者将自己的想法变成他们原先不熟悉的优美文字。写作中心的存在也能够帮助教员与学生发展和提升自己的写作。所有这些(以及那些实质性和使用的帮助)都能够象征性地表明写作过程非常重要,而相关机构也非常重视,并着力培育和支持这个过程。也正是通过对这一过程以及最终产品的重视,我们才能够收获写作带来的好处。

写作仪式

学术生活的节奏与仪式是另一种创造、保持和强化积极的、合作性写作的方式。传统上,大学通过检视一个人的简历来决定录用与晋升,写作又在简历中占据了重要一席,正是如此,人们对写作的作用才非常重视。从某些层面来说,这可能

体现出了一些理性,但是它却无助于我们理解不同人的写作之旅,以及他们所获得的不同的成功与成就。积极的写作仪式让大家对写作过程有更多的分享与理解,它们可以是:写作者为分享、更新和发展自己的作品而开的会议;像我们在第五章所描述的那样的常规的“退居写作”的活动;正规管理的写作奖(必须有明确的选拔候选人和获胜者的标准);写作相关的庆祝仪式(个人或者团体所获得的关键性的成就通过这种方式获得认可)。

所有这些干预(或者他们中的一些)都能够提升学术实践的价值,让其更接近高等教育的本质与目的。通过合作与对话,我们引入、支持并奖励那些能够支持写作的价值观,机构也通过这些仪式传达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彼此分享的活动与实践是重要的,做导师或者有个导师会让写作有所不同,写作的过程是一个积极的、创造性的、值得庆祝的过程。我们相信所有这些价值观都有助我们在各种学术环境中激发出更为积极和健康的写作动力。

对写作的组织支持——一份操作清单

在高等教育机构中,激发健康的、功能性的写作动力意味着要创造具有下列特征的组织文化:

- 如同对待写作结果一样重视、珍视和滋养写作过程。
- 有个内化的组织规范,同意对早期草稿进行讨论并推进其发展(例如通过写作诊断、同行之间互助等方式。同时,重视认同这项规范的那些活动与奖励)。
- 容忍写作上的“失败”——意识到“被拒”的作品可以成为推动写作的基石,而不是耻辱柱。
- 让学生和他们的老师对写作过程进行分析与反思。
- 认识到写作不仅仅是展示知识,更是创造知识的过程——因此写作将大学(以及其他高等教育机构)的教学与研究这两项功能连接到了一起(我们将在第十章中对此加以更详细的说明)。
- 认识到写作竞争性的一面,但是这种竞争不是以牺牲合作为代价的,合作是有助于学者群体构建群体写作规范与形成写作风格的。

第9章

将写作融入你的生活

写作的动力 · 行为的改变 · 一个“电子邮件跟踪”系统 · 将写作融入你的生活 · 清单

假如你还没有项目，那就得创造一个，而且需要将其融入生活。

这句话出自一个写作导师，他刚参加完一项 WIP 活动，其时正在反思这个项目对自己，尤其是作为写作者的自己的意义，他还在思考这个项目对自己所在系的其他人有何意义。其实，不论你所在的学系或者院校里现在、过去或者将来是否有过任何类型的写作项目或者“退居写作”的活动，只有你自己才能够将写作融进生活。

在本章中，我们将要描述一个过程。从长期来说，我们认为写作者能够借助这个过程来促进写作活动的可持续进行。这一过程还能提升其他各种（针对写作而设计的）活动的影响力。学者们不必非得依赖某一具体的项目，他们可以发展出一位写作导师称之为“旋转过程”的过程。这是一种将写作放在你“议事日程的紧要位置”，让它在你的职业和个人生活中实现可持续性的一种办法。

那些没有参加过任何写作项目的人可以看看本章的内容。（将写作融入生活的方法之一是设计一份写作日程表，“日程表有助于我们将写作更有效地同生活的其他方面结合起来”（Zerubavel, 1999: 5）。但是，将一项活动融入我们的生活就如同做一项“日程安排”那么简单吗？

- 假如它是如此简单，不是每个系都会已经帮助我们安排好写作日程了吗？
- 当然，学者知道如何安排自己的工作，那这样，他们不是肯定也会为写作腾出时间，为其他活动腾出时间了吗？
- 安排日程的原则是简单的，但是，安排写作日程和付诸行动是两码事，这是非常困难的过程。

就此，我们曾与写作者进行过讨论，不少人认为，将写作作为优先事项加以安

排,这一过程并不是那么简单。这意味着,仅仅拥有想完成一项任务、想发表更多作品的愿望,以及关于如何完成写作的知识还是不够的。尽管写作愿望是个重要因素,但是由愿望变成现实,还需要一个变化的过程。本章的主要内容就是变化,更为确切地说是写作者如何持续地推动这种变化。

不少学者的观点都对此形成了有力的证明,例如,有人认为合理安排活动与时间是推动变化的关键。我们的 WIP 项目曾促使一位学者认识到,他只要改变自己管理时间的方式,随之就会有产出:“写作时间摆在那儿。我需要的是更好地管理它。”他提到了在写作时自己必须做出的改变。这个典型的例子表明,“时间”不是真正的问题,真正的挑战在于改变利用时间的方式。

假如你要为写作争取时间,你就必须改变。这一复杂的过程需要你对自己专业和个人环境的其他方面做出分析与反思。一些学者在想为什么这个过程不是那么简单。这或许是因为他们身在写作项目中(可以在这些项目中通过一些具体的策略来推进自己的写作),而项目的结尾总会有过渡性的时间。这过渡性的时刻就是在你将所学付诸实践的时刻(例如在将 WIP 项目中学习到的知识应用在自己学系的环境中时)。困难恰在此处:那些为了推进自己写作曾一度“退”出自身所处环境的人,此刻需要要在自己的专业与个人生活中刻意地去使用他们在特定的项目中学到的那些方法。

在学术写作中,若仅仅从认知上加以辅助,例如告诉写作者如何就写作做好计划和日程安排,它能给写作者带来的也便只有认知上的改变而已。对于那些想要改变自己写作实践的学者而言,他们需要在多个层面做出改善。将写作融入生活不仅意味着你要参加一些项目与活动,还意味着你要改变自己关于写作的某些价值观与信条。我们建议,可以借用保健医学领域的方法。该领域对与健康相关的行为进行管理的过程(例如锻炼或者戒烟)几乎涉及了改变过程的所有方面:认知、行为以及社会心理。我们对一些学术写作者就此进行过尝试,建议你也可以加以使用,以便将写作融入自己的生活。

写作的动力

为了准备好将写作融入你的生活,你必须审视自己的动机,看看你写作的动机与你从事或优先考虑其他活动的动机孰轻孰重。

在写作者的讨论中,如何衡量优先对象以及解决写作时间的困难是个反复出现的问题。正如学者们所认识到的,这不仅仅是个简单的“时间”问题,还与那些影响我

们动机的要素有关,而这又提醒我们需要认真考虑这些要素,并想出策略来应对动机问题。而这当然又取决于我们是否已经为投入一个改变的过程做好了准备。

你当前的目标可能是要完成一项写作,而这项写作可能只是你更大计划中的一步,你的远景可能是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产出一系列作品。另外,动机可能会随时间而有所波动,你必须娴熟地掌握住写作的高潮与低谷——正如本书早先章节中所讨论过的。

既有的文献告诉我们有很多改善学术写作实践与增加产出的办法。但是,假如你想要学习这些已经成型的办法并最终使用它们,你就必须具备或者培养强烈的写作动机。

这看起来似乎不合逻辑,难道有哪个学者没有写作并发表的动机吗?但是那些与学术写作相关的外在动机不是自动的,为写作付出的努力不会马上带来结果,为写作所付出的不一定保证就必然会带来所期待的结果(例如发表、晋升或者简历变得更好看)。这意味着个体写作者必须理解、重视和建构起连接写作和产出这两者之间的“桥梁”。写作行为的发起和维持,以及其生产性,可能需要其他因素的支撑,而只有得到支撑的行为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

另外,研究也显示,不是所有学者的写作都能够带来发表(Boice, 1987)。发现和维持具生产力的写作习惯并非对每个人都那么简单。另外,科研评估(Research Assessment Exercises^①)也显示不是所有的学者都能够在同样的层次发表文章。此前,也有文献显示,生产力仅限于少数几个学者:“大部分论文是由少数几个学术人员写出来的……很多教员只写了一点或者根本什么都没写”(Ramsden, 1994: 207)。

发表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写作技巧,这是一个很难下的论断,也不是本章所要讨论的问题。本章关心的是那些想要投身于研究、想要写作,但是又发现他们的写作产出仍然不尽如人意的人。

另外,我们也认为该是讨论动机和有效的写作策略使用之间的重要关系的时候了。这可能有助于你理解高标准的作品是如何写出来的,为了解这一过程而收集的数据也有助于那些新入门的研究者获得发展。例如,在一些临床学科,最好的实践最好能够越快越广地传播,这样同行们就能够对新发现进行检验。

本章的目的不在于讨论写作之前,学者是否需具备一些必要的前提条件,例如智力上的机敏、写作技巧以及高质量的研究。本章只关注那些能够带来写作产出

^① 英国高等教育科研评估是英国高等教育质量外部保证机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主要监控高校的科研和学术型研究生教育质量——译者注。

(writing for public output)的行为。不过,这并不等于说机敏、技巧以及研究不重要。我们这样做是为了探索在多大程度上写作行为能够帮助你实现自己学术写作方面的潜力。

行为的改变

在保健医学专业,已经有很多文献讨论过行为改变及其与健康的改善之间的关系,这些研究的目的是为了让人们为了自己的健康而选择一些健康的行为。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些行为的改变,例如戒烟或者锻炼,非常复杂而且困难。但是,该专业的人士发现假如能够解决动机背后的信念和价值观问题,人们就能更有效地改变自己的行为。

与学术写作相关的行为改变的目的可以陈述如下:

- 激发和维持支持写作的信念和行为。
- 发展出你能长期坚持使用的策略。
- 确保你在生活中做出的改变能够得到支持。

将从保健领域改编过来的行为改变方法运用到学术写作过程中,共包含7个步骤:

1. 评估你对改变的准备程度是否充分。
2. 使用决策平衡。
3. 使用写作咨询。
4. 找到写作的障碍,并想出克服它们的策略。
5. 树立现实的目标。
6. 防止“开倒车”。
7. 行动计划。

很久以来,我们就知道为了保持一项特殊的行为,仅仅知道或者了解它还不够(Bandura, 1977)。另外,行为的改变还必须面对淡忘或者回归到旧行为的危险。

我们所使用的模式关注的是与行为相关的改变的“循环”。这种模式强调,人们在保持新行为的时候,需要直面那些隐藏在行为背后的信念,需要获得支持并掌握一定的策略。而这些又会使行动者对自己作出改变的能力更有信心。

1. 评估你准备改变的充分程度

针对学术写作,我们使用的是“改变的策略”的模型。你可以使用这一模型去

了解你现在正处于改变过程的哪个阶段。想想你现在在如下量表的哪个位置。其中哪些描述最能形容你现在的情况？假设你因为现在正在阅读这本书，你想要写，你发现头两个阶段——“打算前”和“打算”阶段——可能比较适合你。另外，有时你可能知道你不能写，那么你可能将自己放在阶段一的位置，即“打算前”。

改变的阶段

打算前：“关于下面6个月要写点什么我还没有想法”；

打算：“我在考虑增加我的写作量”；

准备：“我做了些事情，但是还不够”；

行动：“我已经写了，但是只是在过去3到6个月之间写了”；

保持：“在过去6到12个月间我一直经常写”。

（改编自 Marcus and Simkin, 1994）

每个写作者都可能处在改变的不同阶段。此处，作者并不打算为所有人开发出一个人人适用的项目或日程表，也并不打算为所有人提供一份万用良方。这一步并不只是简单地说说打算，而是改变过程的第一步。

那些停留于此，并承诺说他们将要按照他们原先的打算行动的人，可能会，也可能不会将写作融入生活。另外，一个个体的自我效能感会随着他们朝向改变的每一步骤的迈进而增加。为了能够有进一步的改变，我们还要其他的策略。

在这个模型中，人们经常会在不同的步骤间蹒跚而行，即使人们偶有忘记新行为，在不同阶段的行为之间反复的情况发生，也属正常。对于学术作者而言，目标是朝前迈进，而后停留在“保持”这一阶段。这个模型为你提供了一个支持性的框架，借此我们可以了解我们想要前进的方向，并知道什么时候我们最可能退步或复辟到“不写”的阶段。

2. 使用决策平衡

使用决策平衡，意味着你需要对写作的成本与收益进行比较。一旦你确定了自己现在所处的阶段，决策平衡能够帮助你衡量写作可能的得与失，因而能够有助你强化写作的收益和优势。

在这一步，你要考虑写作可能带来的收益以及不写可能带来的坏处。这一步能够推动你去探索你学术写作行为背后的那些信念与价值观。下表中我们就列举了一位学术作者所说的好处与坏处。

决策平衡

写的好处 不写的坏处

满足 挫败感

简历好看 错过提交日期

论文会被会议接受

或许能获得经费支持

最好我们能够将这个问题——如何平衡学术写作的好处与坏处——与同伴一起讨论。我们还可以使用一个成熟的模式来这样做——这个模式得到很多文献的支撑,包括许多实证性的研究。

3. 使用写作咨询

罗夫兰和莫翠(Loughlan and Mutrie, 1995)曾经开发出一种一对一的动机咨询模式(Motivational Consultation Process, 简称 MCP)作为推动活动和练习的步骤。这种咨询模式使用一个简短的面谈和商讨来协助和支持人们改变或者保持行为(Miller and Rollnick, 2002)。有证据显示,这种咨询模式的确对行为改变有一定影响(Hughes, Kirk and MacIntyre, 2002; Kirk, Mutrie and Fisher, 2004)。

动机咨询模式还能应用于其他情景与其他行为。在2001年,我们曾在利默尼克大学举办的“退居写作”活动中首次将其改编并以“写作咨询”的方式将其运用于写作情景。

在写作咨询中,你需要一个同事作为咨询者。他的作用在于帮助你找到对你的写作行为的成功具有核心影响力的那些问题和计划过程。在写作咨询中,咨询者需要专注投入,成功的咨询应当具备如下一些特色(这些对我们第三章中所描述的一般的反馈活动也有帮助)。

写作咨询: 咨询者的角色

- 与你的合作者坐在一个安静的地方;
- 采取开放的态度;
- 与你的合作者有眼神交流,并主动倾听;
- 倾听,反馈并解释;
- 进行开放、诚恳的讨论

你可能需要考虑谁会愿意与你一起参与到这个过程中,谁又不愿意。正如我们所说过的,你可能会犯错误——你选择的伙伴可能可以很有效率地参与其他活动,但却并不一定适合参与这个活动。这种活动可能会让你所有收获,若要如此,你需要不懈地去寻找那个愿意参与、投入这项活动并能够坚持下去的人。我们需要注意到,既有的研究显示,这种方法需要咨询者与接受咨询者一对一展开。为了让其发挥作用,你要坚持使用这种方法。

当我们第一次尝试使用写作咨询时,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很多参与者对我们说,不写作会有一些好处——已有的模式对此并无提及。

不写的好处

- 不用考验自己;
- 不用“直面梦魇”;
- 不用让自己面对批评;
- 不用面对那些自己不想面对的“事情”;
- 不用挣扎着挤时间写作;
- 不用处理同事对自己作品的反应。

我们还无法确定是否需要将这点视为写作者行为改变过程中的必要内容。它确实道出了那些经历过此过程的学者的真实经历,确实道出了学术写作过程中的一些障碍。它与写作者的价值观与信念都有关联。

一个阅读过我们方法的学者曾问我们关于这种策略有没有需要注意的弱点。可以说,这种方法最明显的弱点或最容易导致的情形是:写作者可能会对问题和障碍关注过多,结果可能忽视该如何想出克服这些问题和障碍的办法。我们曾听说写作者会议上就发生过这种事情。

写作咨询活动的设计是为了让写作者超越关注这一步,推动他们重新审视自己的价值观,并把这作为改变过程的第一步。其后的一步就是与那个仍然作为你的写作咨询者的同事一起完成后面几步。

4. 找到障碍并想办法克服它们

这是将写作融入你生活的重要一步:找到你写作中的障碍,并找出克服它们的办法。这可能需要一定的时间。你的写作咨询者可能必须非常耐心或坚持,或者必须两者兼备,能够推动你想出新的策略。

列出写作的障碍以及克服它们的策略。此处有一例：

障碍	策略
担心	与值得信赖的其他人探讨并比较彼此的经验
写作阻滞	利用你的“五分钟写作”和写作提示
收到差评	分析,解构并做出积极回应

重点还是在于克服改变过程中的这些障碍。这有赖于你在前一步中确定的价值观与信念。

5. 确立现实的目标

下一步是在时间准许的范围内确定现实的长期或短期目标。学者们一般对自己的写作目标非常明确,但是我们发现他们的目标还不是很具体。许多情况下,他们根本就没有设定阶段性目标。

我们知道,当没有具体的目标时,我们就可能很难利用经常会有的一些小段时间。即便你利用了时间来写作,你也可能有时候会对自己的产出或者所写的文本不满意,因为你没有办法衡量自己到底朝着最终的目标前进了多少。从长期来看,这可能会让你士气低落,让你写作的积极性受挫。这也是为什么这一步非常重要的原因。

和你的写作咨询者一起讨论,列出你的长期和短期目标:

- 你的长期写作目标是……
- 你下一个现实的短期的写作目标是……

6. 防止“开倒车”

但是,即使你的目标订得再好,你也没有办法确保新的行为马上就能出现。“开倒车”是改变过程中的一个部分。在学术写作的环境中,“开倒车”意味着恢复到旧的写作行为,放弃那些新的能够支持写作的行为。

在本章所描述的行为改变的模型中,这是关键的一步革新:预期你当前阶段可能出现的“开倒车”的情形,想出策略防止这种情形。这是改变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步,你不仅要预期你的新行为在哪里可能要出现问题,还要想出预防其发生的策略。

- 什么样的有高度风险的“开倒车”情形会阻碍你达到自己的目标?

- 你最有可能“开倒车”的情形是什么？
- 什么样的任务可能干扰你的计划？
- 你如何防止？

与你的写作咨询者讨论这几个问题。讨论一下你可以做些什么来防止自己故态萌发,让你能够保持新的行为。

下面试举一例,该例来自利默尼里克大学的“退居写作”的活动,该项活动中有一个小组首次尝试写作咨询活动。

“开倒车”的情形

在第一个学期要教学

妈妈身体不适

批改作业

策略

周一:给学生指导阅读(3个小时)

让兄弟照看(2晚/周)

批改5篇论文,休息一下,再写

你可以注意一下这些策略具体到什么程度。这些参与者发明了新的策略,这表明变化的过程开始了。对这些作者而言,这些策略是新的——他们之前没有考虑过。

7. 行动计划

最后一步是整理一份行动计划,包括评阅会议,支持与鼓励。这些对维持你的改变过程而言非常必要。考虑你的长期和短期目标,计划通过哪些行动实现。

- 你将要采取的实现你长期目标的行动……
- 你将要采取的实现你短期目标的行动……

那些富有与人一起工作的经验的人告诉我们第一次使用这个改变过程的人经常会混淆“行动”与“目标”。因此有必要分清楚,在这种情形中,“目标”就是指你想要在写作中获得的東西,而“行动”是指你打算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所采取的步骤。

假如你发现自己的目标与行动重叠,可能是因为你没有界定清楚你打算采取的行动。你的写作咨询者也许能够发现这点,但是,假如他们没有使用这种模式的经验的话,就有可能不会发现。也许与他们就目标与行动之间的差异进行讨论是一个不错的主意。

一旦你讨论并注意到了自己计划的行动,你就可以为自己与写作咨询者的下次会议设定一个日期与地点。这一步非常重要,因为假如你能够系统地评述与记录你所取得的成就,这个模式工作起来将会更好。如果不能这样,你就可能不知道

要在哪些方面取得进展。

一个“电子邮件跟踪”系统

跟踪你的表现与进度的办法之一是使用电子邮件跟踪系统。这是一种在一定时间跨度内管理你的行动,以执行上面提到的改变过程的办法。就你的写作建立一个电子邮件跟踪系统意味着:首先,你已经到了需要分析你写作活动(为了改变它或通过仔细管理它巩固改变过程)的时候。你可能也需要对你的写作过程有个更好的了解。换句话说,是时候回忆你自己的写作动机,学习着改善你的写作了。

一旦你决定尝试着这样做,下一步,你就要找到一个人,让他经常接收你的邮件(可能是一周一次),在邮件中你向他汇报你的写作项目进展。电子邮件的具体内容取决于你自己,但是你需要遵守约定坚持汇报。你每周平均可以花10分钟的时间来写200字左右的电子邮件。接收你电子邮件的人花费多少时间阅读你的邮件并作出反馈由他本人决定。在开始之前,你就要同意他的决定。

电子邮件跟踪系统将使你对实际写作生活的融入过程有更清晰的认识。从话语分析的特点上来说,这一过程与对你的写作进行管理或者整合分析(concordancing)的过程有所不同。整合分析包含了对你作品的句子结构的分析,而电子邮件跟踪系统则包含了对你写作的行为、态度和产出的分析。

这可能意味着,在这个系统中,你可以分析自己的写作意图,也可以总结一些写作经验。但必须要做到的是,你至少在有些时候应当描述一下自己的写作活动,表达一下自己关于写作的感受,描述感到适合自己的管理进度的办法。你邮件的接收者并不需要回复你的所有邮件,尽管你有时可能会要求他们回复——为了确定有个人正在倾听你所说的。邮件接收者没有义务解决你的所有问题,或者给你任何反馈——因为他的回复可能会对你的邮件内容造成影响。电子邮件跟踪系统的目的是为你创造一个能够用你自己的话对自己的真实写作实践进行自由反思的虚拟空间。

经过一定的时间后(例如一年)你的邮件就可能能够帮助你发现自己先前没有注意到的写作实践的某些方面。假如你能够对这些方面进行综合考虑,这些电子邮件就能够向你显示哪些事情或者规律会影响你的生产力。它们能够提供给你一些关于自己写作的信息,这样你就能在一些实例的帮助下更为客观地分析自己的写作过程。

电子邮件跟踪的目的

- 陈述学术写作的高潮与低谷。
- 描述写作过程的实时动态。
- 揭示写作与其他任务或事件之间的联系。
- 找出写作过程反复的地方。

你的电子邮件可能会显示每当你有一系列论文要批改时,就会经历一次写作危机;或者每当你在12月份要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并准备发言时,你就可能会遭遇一次健康危机;或者每当你打算写的时候,都会太过醉心于产出或者动机。你也许已经注意到这些,但仅仅是注意,还没有激发你对这些进行分析的行动。写作本身并不是导致上述现象的原因,你必须准确地找到导致这些结果的因素。你的电子邮件能够帮助你找到那些让你更有效地写作的因素和条件。

了解这些规律能够推动你改变自己的写作习惯,让你确立更为现实的目标,准许自己不要在某些时刻写作。而这些又刚好能够提升你写作的动力,以及你将这些动力转化为实践的能力。

至少,写这些电子邮件本身就是一种写作实践,你能看到自己的电子邮件进入一场对话中——在你自己与那个愿意接受你电子邮件的人之间。电子邮件跟踪能够推动你去反思你实践的某些方面,反思你个人和专业生活的动机和规律。它为你创造了一个虚拟空间,你可以在这个空间里“将不同的态度与价值观付诸实践”(Boud and Walker, 1998: 199)。它准许你将自己的写作实践同那些有经验的作者进行比较(Hartley and Branthwaite, 1989)。

电子邮件跟踪系统还是一种学术作者就写作进行日常对话的方式——假如还没有其他方式的话(据我们所知,许多学术环境中确实没有)。实际上,在学术环境中,就写作过程还没有多少深入的思考,也还没有一个常规的可供各方借其表达关于写作的观点的论坛。

为了说明这点,这里我们试举一例。这个例子来自一个写作者,他坚持使用电子邮件跟踪16个月:

我感到我写作中最大的障碍是我自己的态度。我没有办法劝服自己说写作是我要从事的工作之一。我把它当做实现我自己利益的一件事情,有时候又感到有些罪恶感,觉得自己是被雇来做这件事的(四月五日)……在写作过程中,有许多障碍……工作和生活孰重孰轻,写作的条件不合适,又没有能力开始……对论文质量是否能够被专家们认可缺乏自信(五月十八日)……我没

有及时给你发消息因为这个礼拜我写得太少(十二月十五日)。

这位作者还在这个学年的另一个时间发送了另外一份电子邮件,内容只有一行:“这些考试的论文把我逼疯了。”后来,回过头来看看自己这一年中所发的邮件,他开始反思自己的早期实践,巩固那些自己所感觉到的已经发生的对写作态度的转变,找出一些持续地给他的写作带来挑战的方面。

电子邮件跟踪系统显示,这位作者在那段时间内使用的某些策略是成功的。另外,他也开始接受某些束缚,并想办法解决问题:

我必须面对(批改作业)占用了我用来写作的时间这一现实,我必须另找对等的时间——研究的时间——来补偿写作。

这并不等于说,他已经解决了所有的写作“问题”。这些电子邮件也不能“证明”他是否有产出,电子邮件跟踪系统也并不能当做对绩效或者实践的综合记录。电子邮件跟踪系统的主要功用在于帮助改善写作实践。

对一些学者而言,写作并不是简单地坐下来、然后开始写那么简单。我们知道,即便是那些有着出色的写作技巧的人可能也没有时间写作。鉴于电子邮件跟踪系统提供的自我审视的机会,为此花点时间还是非常合算的。你可以通过电子邮件跟踪细查自己的价值观、信念以及实践。否则,你可能就很难清楚地审视它们。

借助这个系统,你还可以看到在你的个人写作实践中,什么是必要的反复——本书有相当篇幅都是在讨论这一问题。你也可以监控自己对反复有何反应。只有当你开始反思你写作过程中的反复时,你才能看到这些反复有时候看起来仿佛是“退”,但是经常它更意味着“进”。牢记这点,你就能开始积极地应对这些反复,保证它们成为你写作过程中对你有所帮助、可以控制、能够提高你效率的因素。但是,假如你认为它们是没有效率的,你就可以对其加以改变。

类似地,你也许能够借助这一系统追踪“进一退”的动力机制,而这又能够帮助你树立更为现实的目标,让你更好地管理自己的时间。在你将这些想法与你自己的写作体验结合起来之前,它们会非常地抽象。这也许在许多写作的“问题”所在:写出“成品”——出版——被赋予许多价值,而写作的过程却相对被看轻,因而较少受到关注。没有这种反思,你就很难有信心去修正这个过程。这也是为什么对倒退的情形作出预期非常重要的原因(正如我们在前面的部分中所解释的)。假如这

种情形反复发生,你就要反思自己一直采用的策略。电子邮件跟踪系统能够帮助你做到这点。

本书中我们所建议的那些策略需要你花一定的时间“适应”,而电子邮件跟踪系统能够准许你追踪你发展写作能力的过程。它可以成为一项管理你使用新策略过程的有效工具,准许你回顾、重塑和改变。或许更为重要的是,它能够帮你问“为什么”有些策略有效,而其他却不行。在我们反思写作的过程中,“为什么”的问题经常会成为丢失的一环。

总之,假如经常将写作发给那些将你视为作者的人看有着一定的价值,这些价值可能存在于好几个层次。可能更为重要的是,你视自己为一个作者,回过头看看你的邮件,其价值在于,你能够将自己视为一个正在管理进与退的动力的学术作者。

将写作融入你的生活

上文中我们已经探讨了能够帮助你将写作融入生活的心理过程。现在我们将举一些融入的例子。写书是一种融入的方式,因为它让你能够将你的想法或者是你已经发表的论文整合到一起。戈尔顿(Gordon, 2004)将出版视为一种形式的“交叉提升”:

记住,假如你打算将专业发表作为你……生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你就不会只写一本书或者一篇文章就停手。交叉提升你自己的工作,使用和引用你之前的作品……就像所有的专业交流都是相互促进的一样,你的专业活动和写作也能够共同推动你生涯的发展和促进你的工作——提升你自己!

(Gordon, 2004: 113)

将写作融入生活可能意味着在你的作品中体现出内在的一致性。你不可能(这样做也是不明智的)立志在你的每篇论文中都处理完全崭新的话题。你能做的可能是写出一些彼此关联的论文。

对那些以前从未写过书的人而言,写书的确可能是一个挑战,并且在有些科研评估中,一本书的份量可能还不敌一篇论文——但它能够让你找到经常写作的办法。当你写书的时候,可能比写文章要意味着更多,因此你可能需要使写书的过程与你的生活和谐相处。在某些学科,对某些出版商而言,比起写文章,写书意味

着让你以自己的声音写出更多、让你就自己的观点写出更多,而这可能会让你更有动力。你所写的书可能更能反映你的价值观与信念,正如我们从前面所提的那些关于行为改变的文献中所了解到的,这会推动你经常写作。

写书的过程可以陈述如下,写作者可以参照执行。

从想法到一本书的过程

- 浏览出版商和同事的网站。
- 找到编辑:名字以及电子邮件地址。
- 先通过电子邮件询问。
- 填好出版商的计划申请表(阅读投稿指南)。
- 与编辑讨论你的问题,例如书的篇幅。
- 提交计划、章节大纲以及其他材料。
- 确认材料是否送达。
- 你的计划被送往评阅者那里。
- 核实评阅者的反馈时间(“看看你日志里记的时间”)。
- 评阅意见反馈回来——修改计划。
- 签合同。
- 使用出版商的文章风格指南。
- 写稿子,在最后期限前提交。
- 提前要求延期。
- 检查审稿用的打印稿件。
- 检查校对。
- 编写索引(或者花钱叫人做)。
- 完成出版商的作者问卷(可能更早时间做)。
- 为书的封底写推荐语。
- 核实出版日期。
- 计划新书发布会——发出邀请。
- 送书/发传单给同事。
- 在你出版商开展览的地方参加会议。

在撰写出版计划的时候,你可以与你的出版商进行非正式的对话——这可以是在你写书的任何阶段。假如决定写一份出书计划,你当然需要使用出版商的表

格。不过默里(2006)曾在自己的书中提出过一份通用的模板,这个模板几乎包含了一般书的内容所需的所有的关键要素。我们可以拿过来一用。

本章所描述的过程,提供了必要的发展写作策略的方法,它们不仅能够让你写得更多,还能帮助你将写作融入生活。研究显示,这些步骤有助于你做到这一点,在从事写作的同时,依然能够将其他活动保留在自己的日程表上:

当项目结束的时候,针对写作的持续讨论就会慢慢减少——个别人除外。它不再在你的议事日程中高居榜首。它与其他任何事情一样:当项目结束的时候,中心就没了。研究被搁置起来。

(一所大学 WfP 项目的写作导师)

上面引用的这句话反映了我们本章中所着力解决的一个反复出现的问题:当前面那些章节中所描述的活动的确对学术作者的产出和过程有正面影响,但是当项目结束时,一些学术作者说,他们便没有了动力,写作也让位于其他活动,写作的文化“消退”了。

这种现象可能说明了这些项目的影响力是有限的——尽管参与者说这些活动帮助他们推动了自己的写作,甚至有很多人都由此建立了经常写作的习惯。这又让我们回到本章的起点:只有当个体写作者将写作融入自己的生活中时,某些影响力才不致消退。在针对这一问题的小规模研究中,我们曾通过一些访谈来探索个体的过程、态度以及方法。我们发现那些继续写作的人发现了写作的“地方”:

写作在哪里?

- 在正式和非正式的发展活动中。
- 在同行伙伴关系中。
- 在学者的专业生活中。
- 在课堂活动中。

将写作融入你的生活可能也意味着需要找到不写的时间。你的电子邮件跟踪系统,或者其他过程也许能够帮你找到这样的时间,在这些时间里,你可以安排其他活动而非写作。

假如写作被融入了你的生活,你就会做到这点,因为你知道,在适当的时候其他活动也会让位给写作。为了能做到这点,一些学者需要在不同的学术角色之间做出协调,在两个主要的学术角色——教学与研究——之间做出平衡(我们将在下一章中探讨这一问题)。

清单

- 决定你是否要将写作融入自己的生活。
- 评估写作对你而言有多重要。
- 将写作融入你的生活可能意味着改变你的写作行为。
- 行为改变可以作为一个过程加以管理。
- 从阐明自己关于学术写作的信念与价值观开始。
- 关于写作的新认知并不会导致行为的改变。
- 以某种形式来记录你实际的写作过程,例如电子邮件跟踪系统。
- 通过在你的作品之间建立关联来整合你的写作。
- 澄清你的写作目标、写作计划与行动之间的不同。

第 10 章

通过写作来调节教学与研究

学术作者对教学与研究之间张力的体验 · 教学与研究的协同 · 清单

在第九章中,我们讨论了如何将写作融入生活的问题。在本章中,我们将更深入地探讨写作道路上的一个潜在障碍。不少学者告诉我们,研究最主要的障碍来自教学。对一些人而言,教学与研究之间的冲突只存在于职业生涯的某些时刻,而对另外一些人而言,这种冲突要更为永久、持续——计划用于写作的时间与教学日程表有着直接的冲突。

有些学者发现这种张力过于强大,以至于自己无法再从事任何研究,而有些学者则找到了应对这种张力的办法。即便是那些以前发表过文章、有着必要的研究技巧以及有很多写作素材的学者也经常会说,要腾出用于研究的时间确实需要持续不断的协调。很少有学者会说从来没有感受到过教学和研究之间的张力。

教学与研究之间的张力可能源于这样的想法:它们两者是本质上不同的两类活动。对有些人而言,这两种活动之间的距离看起来无法消弭。另外,有人认为在学术生活中,教学与研究的价值是不等的,研究比教学要更为重要。但颇为麻烦的是,教师又必须优先考虑教学。这就造成了巨大的张力。

一些学者感到做研究最缺乏的就是时间,而且这一情形又没有什么改变的余地 and 办法——他们中的一些人的确有着繁重的教学任务。这种情形可能是由于他们所签合同的类型所决定的。本章的目的并不在于淡化这个问题,而是要鼓励身处这种情形的学者不要将他们自己视为“牺牲品”、“杂役”或者这个系统的“教书工蜂”。我们曾听过很多类似的词。我们听说很多学者都抱怨说,在他们的同事大多或者全部都离开系里去做研究、写作或者外部社会服务工作的时候,自己还必须为了学生而“在那里”——因为没有其他人能够帮助学生解决他们的疑问和问题,而这正是这打断了他们研究的时间。

这种情况对那些年轻的新教员(也不完全如此)来说尤为明显。新学术人员告

诉我们说,他们经常被安排教一年级新生,这让他们不但没有时间从事研究,而且没有机会在他们的教学和研究之间建立任何连接,因此根本就没有希望建立自己的专长领域。

但是,尽管有些学者将教学视为研究的死敌,还是有一些人看到了这两者之间实现协同的可能性。一些人认为两者之间有直接的联系:好的教师即便是没有主动地投入研究,也总是同研究有联系,好的教学总是得益于研究。实际上,这两者之间的协同性比我们想象的更为复杂。

在本章中,我们将要表明,写作不但没有增加教学与研究之间的张力,反而有助于其缓解。通常,我们将教学视为一个障碍,但实际上我们可以将其作为一个杠杆。

假如你想要写作的话,你就必须要发展出一些策略来应对教学与研究之间所存在的张力。即便是当你觉得自己的写作任务太过繁重而没有时间写作时,你还是有选择的余地——你可以发展出解决这些张力的策略。这样,当“神奇时刻”——教学与研究协同的情况出现时,你就知道,尽管教学与研究之间的张力可能还会浮出水面,但你总有解决它的办法。这些可能都能通过教学与研究之间的协同来实现——正如本章将要描述的那样(也可参见第六与第七章)。

本章的目的在于帮助你们通过写作来发展出整合教学与研究的方法。在本章的导言部分我们解释了为什么我们要关注教学与研究之间的张力:因为那些努力争取时间用于写作的人经常为这一问题所困扰。

在接下来的内容中,我们将要对学者们所经历的教学与研究之间的张力进行分析,这样,我们就能了解藏于院校的价值观与个人的价值观之间张力背后的那些要素,或者关键因素。在不同的院校,院校的价值观与个人的价值观之间的差异可能各不相同,这种差距在教学与研究的关系上体现得可能尤为明显。

在最后一部分,我们描述了应对策略:通过就教学进行写作来实现教学与研究之间的协同,并通过其来解决教学与研究之间的张力。

学术作者对教学与研究之间张力的体验

教学的角色在近些年已经改变:学者们除了被要求要将一定的时间投入教学活动之外,还被要求必须胜任教学,而胜任一词所指通常并不简单。除了首先要能够满足高等教育教与学的需求之外,学者还要面对其他对持续的专业发展有益的活动。而所有这些都要占用越来越多的时间,因而有可能给研究时间造成压力。

或许现在教学与研究之间的平衡点正在转移,学术性教学的价值受到越来越

广泛的认同。不过,你可能还是会觉得教学和研究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活动:

通常我们都认为在研究的世界和政策与实践的世界之间有着明确的区分——它们分属“两个社群”。一端是研究世界,通过清晰、系统的工作致力于理论知识的增长。另一端是政策与实践,它们发生在“真实世界”中,这个世界建立在不同形式的知识基础上——比如默会知识和实践智慧。

(Furlong and Oancea, 2005: 5)

上面所引的话指出了研究的两极,一端是政策与实践,另一端是用来增加新知识的论文。这样,它就提出了一些涉及教学与研究之间关系的核心问题。教学与研究有时候看起来好似构成了“两个社群”,每个社群都有着自己的价值观、优先事项与话语体系。看来有必要分析一下这种差异感,这样我们就有可能找到张力的源泉。

教学—研究之间的张力

- 这是因为缺乏时间吗?
- 这是由教学任务过于繁重导致的吗?
- 张力是人们对“研究”的哲学或者概念认识不同导致的吗?
- 确实有“两个社区”,而学者必须选择一面吗?
- 一些学科的研究真的与“现实”世界脱离了联系吗?
- 在许多学科里,两者的关系在过去十年或者二十年里都没有改变吗?
- 两者有高低之分吗:研究超过教学?
- 这会损害学者给学术期刊投稿的动力吗?

学者们反复强调教学与研究之间的张力是写作的障碍,为此,我们通过访谈一些学者对这种张力进行了深入研究。我们想要知道,教学与研究之间张力是以什么样的形式体现的,它又与其他因素和问题有着怎样的互动关系,以及我们是否能够进一步地界定它。总之,我们想要通过这些访谈来了解学者们对教学与研究之间张力的看法。

我们发现在两者之间做出平衡非常复杂,接受过我们访谈的学者认为,管理教学与研究之间的张力,不只是简单的时间管理技巧的问题。

我们经常对那些参加写作小组或项目的学者进行访谈,以期了解他们的体验

以及了解哪些做法是成功或者失败的。这种访谈经常用时1小时左右,以一对一的形式展开,来跟踪他们对自己写作生活的描述。

我们这样做的目的不是为了评估写作者的产出或者他们所参加的写作小组活动对他们的长期影响,而是想了解学者们对研究与写作的看法,了解他们而不是我们。我们意在通过学者自己的叙述来获得“叙事产品”(Ritchie and Rigano, 2001: 755),这些访谈资料中总结出来的“主题”都是出自学者们自己的原话。

尽管在访谈中,我们没有打算将教学与研究之间的张力放在对话日程上,但有趣的是,绝大部分受访者都会在访谈中主动提到这一问题。我们选取了一些受访者在讨论教学与研究之间的张力问题时反复提出的评论,在此进行讨论。

与我们就这些问题进行讨论的学者都是人为选取的,这种选择样本的方式可能给(数据分析结果)带来偏差,但我们并不打算对此进行调整。我们认为,我们至少可以将他们的想法在这里呈现出来,作为你我讨论写作与研究之间张力的开端。

还有一小部分学者在与我们的讨论中没有提及教学与研究之间的张力,他们倾向于讨论现在正在进行的项目。这表明,他们一直有规律地写作,并以某些方式解决了教学与研究的张力问题。还有稍多的一小部分人也提到了教学与研究的张力问题,不过,他们并不认为这种张力构成了研究或者写作的障碍。他们认为,这种张力对别人是问题,对他们则不是。大部分学者在没有我们提示的情况下,都提到了这种张力,并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1. “陶醉”于教学。
2. 困于教学。
3. 理论与实践脱节。

1. “陶醉”于教学

我可以像风筝一样自由高飞,当我今天读一段东西给学生们听的时候,他们时而大笑,又时而陷入沉默……想起来,“我真的是在那儿表演”。研究无法给我带来这样的感觉。

对一些学者而言,教学与研究之间的张力表现为两种活动带来的不同层次的满足感:(例如,对有些学者而言)研究有时不是优选项,因为教学有更多的互动感,也让人感到更有回报。学者可能更有自信进行教学,而更少有自信做研究或者写出学术期刊能接受的具有一定水准的文章。教学经常能够提供给人非常及时的

反馈,至于研究,你可能整月或者整年都无法知道它们是否能被接受。

接受我们访谈的人都认为教学与研究之间的张力是现在存在于自己学系中的一个问题,它会影响到诸如每“小时”的工作该如何认定之类的事情。学者们有时可能会争论不同层次的教学相对难度如何,或者将教学中“难度”的层次同“每小时坐下来写作和思考”的难度进行对比。在有些情况下,人们会觉得某些活动比另外一些更有价值:这甚至可能涉及课程,人们会认为教某些课比教其他课程更高级。这可能造成学系内部学者之间的分裂——“人们必须选择一边”。但是,许多学者都认为这是他们工作生活的一个特点,而并不只是存在于教学与研究之中——“其他事情上这种分级别的现象也会存在”。

对教学与研究的相对价值的认定也会影响到那些承担这些工作的学者对它们的看法与对自己的看法。因为我们知道自我认知和价值观是学者动机的决定性因素,而这会影响到他们决定是否花时间在研究上或者花多少时间在研究上。

大部分学者可能认为在这种文化中找到处理方法是个人的责任——“在提起的同时也必须放下”。这表明,他们确实是在“选择”该如何在不同的职责上分配时间,以及该如何分配给研究更多时间。面对这种“选择”时的犹豫不定可以理解为是不愿做研究的表现或者是人们对教学和研究的深意缺乏理解的表现。但是,即便是那些有着丰富的研究和学术经验,或者是对这两样事务有着自己见解的学者,也仍然会经历这些问题。

2. 困于教学

写作与研究的时间通常来说还是有的,但问题是它常常被挤占。

尽管我也制定了写作的时间,但这时间似乎是弹性的。你还是会接到教学任务。我试图坚持拥有大块的时间,但是这并非是“不可侵犯”的时段。它本来应该是“不可侵犯”的。

研究被许多学者视为一项“有风险”的活动,因为学系在进行工作量分配时一般不会(或者在研究者看来不会)直接给研究分配时间。例如,有一个系已经同意了分配一定的时间给学系里的“写作小组”活动,但是这从来就没有付诸实践。

这种负面的工作环境极具破坏力,容易让学者们丧失动力。假如他们觉得自己所在的系的文化是——“每个人都在忙自己的事情”——那么我们基本可以认定他们需要获得支持或认可。当下面的情况出现时,有些学者就会失去左右自己工

作能力：“我被我的工作淹没了，特别是教学的一面。”这些学者并没有将这个问题直接归因于教学与研究之间的张力，也没有将其归咎于其他外界因素。不过，作为局外人，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张力乃是生活中的一个现实。

学者们承认自己有责任组织自己的时间，但是他们也经常发现：即便研究从某种程度上说来高于教学，教学还是在日程表上占了“先机”。这种对比或许正是教学与研究之间张力的核心，或许能够解释学者明显的自相矛盾的倾向——他们对两种活动的价值认定经常摇摆不定。这可能反映了实践中教学与研究之间的对立。

此外，在有些情形中，人们认为教学占有“先机”：“新的工作量……新的硕士课程……开发出新的课程模块……这是此刻的驱动器。你还有个班要教”。如下情形看起来广为人知：当你被分配一定的教学量时，你知道学生将会坐在你面前，你没有选择。没有找到“额外”的研究时间的办法。“教学之困”也由于资助机制而得以强化：假如你不教，你就没有收入，假如你不多元化你的供给（比如开发新的硕士课程），你就会丢掉你的“市场份额”。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学者告诉我们，他们的“驱动器”是教学而不是研究。

在我们与学者的讨论中，开发新课程的压力经常会被提出。随着新课程的启动，通常教学的工作量都会增加，而又没有办法来弥补研究时间。通过访谈，我们了解到，许多系可能不会去平衡教学与研究。像之前提到的一样，学者们承认他们象征性地管理自己的时间，但是有些人看起来没有办法控制好时间或者干脆放弃了控制，因为新的课程一旦被开发出来，他们就需付出更多的时间。同教学比起来，研究缺乏透明性，这确实是个问题。而高校科研评估只是每几年监督一下产出。

在同学者的讨论中，我们发现，学者们知道人们对他们的期望就是“不断地做研究”，但是他们发现自己时常有进行不下去的时候。我们观察到，这可能是由于他们内在地将研究的价值降低了。这看起来是对成熟的学者的误读（视他们太被动），好像他们已经达成了共识——要将研究边缘化。不过，我们只能说（假如必须说的话），系文化的影响力是非常强大的。提出问题的学者会听到“集中精力”或者“开始写吧”之类的话，虽然这些话出自好意，但是他们忘了——说比做起来容易。还有，许多学者尽管有着非常重的教学和管理任务，却依然能够成功地完成研究项目，不过，他们也面临一些问题。

只要是学者就能做研究，这种观点是建立在这样的假设上的：学者都知道该怎么做。而那些不知道怎么做的学者就会露怯，没有自信去尝试或者请求帮助。

这背后所揭示的一大问题是：在有些学科，很多人缺乏研究训练，这个问题同教学与研究之间的张力问题同样突出。

这种分析再次证明了本书之前的章节所提到的观点：抽不出时间去研究和写作，这并不是问题所在。确定这些活动对个体学者而言是有价值的——这是第一步。假如个体的价值(观)被外界的因素所干扰，给予其他形式的支持便会是有益的。这又进一步说明了写作小组的重要性，即使是对一些相对有经验的学术作者而言，它也能够提供一定的支持。

3. 理论与实践脱节

我们影响实践的能力是有限的。我们写这些东西投给期刊无非是为了满足高校科研评估的要求，(专业人员)对那些空洞的理论也越来越充满敌意。

对某些学科的学者而言，这确实是个问题。例如，对一些教育学科的学者而言，这个问题已经让他们很难说清楚写作的目的与益处。对他们而言，与实践者一起工作、为实践者写作更有价值。在教育中，他们通过这些方式来改善教学：

我对这些(出版物)感到非常自豪，因为它们凝结了好多我感兴趣并且会对实践产生影响的想法。为了做到这些，我必须克服写作中的障碍。

类似的，在保健医学专业，人们也是通过改善实践来促进对病人的照顾。我们不知道这种观点是否也是那些研究新手的想法。但是，可以知道的是，在对研究与写文章投稿的意义的理解上，仍然潜藏着教学与研究的张力。

对一些学者而言，选择非常简单，他们只需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做出战略决策即可。但是，由于在有些机构中教学的地位相对低下，因此即便是那些已经做过选择的学者仍然会对与教学低地位相关的低自尊表示关切与疑虑：“我感觉自己没有获得很好的尊重，因为我没有写作发表。”在讨论中，这些学者看起来游移不定，有时对自己的工作感到自豪，有时又认为不是如此。教学与研究之间的张力似乎来自一些学者的价值观与他们眼中的院校或者同辈的价值观之间的分歧。这并不等于说这些学者就自己没有什么内在冲突，因为在他们的分析中，也能够看到一些矛盾：“这是不是有点夸大其词了？我对这种看法不太满意。”或者他们最为明显的犹豫体现为在这些讨论中游弋的立场：一会儿是“自豪”的有作品发表的研究者，一

会儿又是“缺乏安全感”的不做研究的人。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对一些在教育学科工作的学者来说,研究与教学之间的张力让他们不敢为实践者去研究和阐述这一问题。不过,这些学者中的绝大多数还是继续为不同的目的而写作,许多人还拿到了研究基金。换句话说,他们并不拒斥研究。只是他们认为张力并非他们所要研究的问题。与此同时,他们又承认自己确实有责任处理好它。

需要注意的是,接受我们访谈的人都是小有成就、考虑问题周详,且有动力与自我意识的人。他们知道不做研究会给他们在高校的职业生涯带来怎样的结果。可想而知,那些还在渐渐适应高等教育界的人,还在让自己的价值观与实践适应这种环境的人,他们必定也在持续地经受教学与研究之间的张力。

许多学者都发现教学与研究之间张力非常明显,对此,我们不应否认。对那些一方面全职工作,同时又在学习并攻读博士学位的人而言,这种张力体现得尤其明显。有些院校会分配一定的时间给研究(例如每周一天),有些则不会。此外,有些学者可能需要一面攻读博士学位、发表文章,一面参与教学工作。

那些忠实履行教师义务的学者可能会经常拖延研究事务。他们讨厌所看到的裙带关系,对学术价值观的沦丧感到非常沮丧:“整个事情看起来就是挺肮脏……(一切)就是谁认识谁。”但是,那些有这种看法的学者又会意识到假如对这些问题的看法过于个人化,“对研究太自我本位”的话,又会有太多危险。因此,需要再次强调,教学与研究之间的张力本身并不是问题;学者的价值观,他们对发表作品的作者以及编辑所持价值观的理解,也是障碍。

通过我们对学者们所说的关于教学与研究之间张力的观点的反思,我们发现,教学并非研究的敌人;问题的根源在于在学者所认为的院校的价值观与个体的价值观之间有着冲突。另外,虽然院校非常重视研究的价值,但是,他们分配给研究的时间却是少之又少。

在了解学者们对教学与研究之间张力的看法时,一个让人吃惊的现象是,所有的学者都自己负起了克服写作障碍的责任。他们认识到,也只有他们自己才能改变事情。但是,假如想要改变习惯或者方法,这种认识并不够。学者们所能改变的只是他们能控制的部分,而许多人都感到他们无法控制自己的教学量。

所有这些说法在一些人看来可能都只是“借口”。但是我们还是选择花一定的时间来解释这些立场。在当下高等教育的环境中,学者们显然知道不做研究的潜在代价是什么。这就意味着,那些选择不做研究的人一定有十足的理由才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很明显,当然会有学者决定用教学永久地取代研究。我们承认他们

有权利做出这种选择,但是我们也认为他们有可能会错过改善教学的重要机会。

实际上,即便是那些说教学让他们没有时间做研究的人也必须就他们的教学角色写点什么或者研究点什么,这样他们就可能证明他们有能够持续做下去的能力。但是学系一般并不总是要求他们如此,因此,这种类型的研究或者学术的发展依然步履蹒跚。

但是,还有一些学者认为这种讨论就是在找“借口”不做研究:

对很多人而言,谈一下写作就等同于写了。他们认为写作非常难,要诸多的要求(确实如此),但是任务就是要去完成的。我发现听问题、听理由、听借口都没有意义……这些人只是空口说说。

类似地,也有一些学者,一方面觉得在承担繁重的教学任务的同时还要找时间进行研究,这确实让人“烦恼”,另一方面又用一些更为缓和的词来说明做研究和发表作品的重要性:

在这里,你能够使你的工作获得持续回报的办法就是反思你的经历与实践,并将其推向公共领域,让人们评述并给你反馈。

从我们对学者的教学与研究之间张力的体验与看法的描述中,你能够学到什么呢?

- 教学与研究之间确实存在张力,但是它并不是写作者的唯一压力。
- 张力的根源在于院校的价值观与个人的价值观之间的差异。
- 回避会带来不确定性、不安全感以及低自尊。
- “效用”能够(或者必须)由学术“价值观”加以平衡。

只有作者自己才能够解决教学与研究之间的张力问题。只有他们自己知道如何平衡他们研究的效用与学术价值,也只有他们自己能够知道如何将自己的价值观与学术社区的价值观进行调和,并计算这种调和可能给两者所带来的益处。

这部分写作的目的在于让大家对一个非常复杂而又困难的议题有所理解,这样就能帮助那些对教学与研究之间的张力还没有深刻理解或者探讨的人。我们可能各自术业有专攻,如果能够获得支持,我们必将受益匪浅:

专业人员以及服务使用者或者护理人员,不仅需要写作的动机,还须在

采取行动时获得实在的支持,这可以促使他们将写作付诸实践。这样的写作,假如是植根于对日常实践的批判性反思,则会促进实践的持续发展……,并使其证据基础有血有肉、鲜活多彩。

(Waldman, 2005: 980)

沃尔德曼(Waldman)总结说这种模式的“复杂性”至关重要。他提醒我们,推动研究不仅仅需要勇气、支持、动力甚至制裁与奖励,还需要一个整合研究与写作的模式,该模式本身应当是复杂的,因为它需要整合研究和写作的不同方面。

关键也许在于个体学者将写作融入每日实践的能力——在认识上和行为上。对那些还没有这样做的人,我们建议,就教学写点东西是实现这点的一种办法。这不仅是一种充实你写作内容,还是实现你写作过程“可持续发展”的办法。教学与研究之间的张力本身就可以是学术写作的一项内容。在最后一部分中,我们将要告诉你一些办法,假如你已经这样做了,我们将告诉你拓展你的工作的方法。

教学与研究的协同

我想要一些能够以某种方式反哺我教学的东西。

学者们经常寻找整合教学与研究的方法。就你的教学写点东西可能是一种进入写作的方式,这样做也不会导致你终止其他类型的写作、研究或者学术工作。实际上,就你的教学写作也可能是一种将障碍转为杠杆的方法。这是一种发展你写作技巧,让你能持续投入写作的方法,是一种能够让你有经常性的产出的办法。在第八章中,我们考虑了如何通过教学来重新理解写作。本部分将探索如何通过写作来重新理解教学。

你可以在写作与教学之间建立桥梁而不是让教学挤压写作。假如你是一个有责任感的老师,就你所珍视的东西进行写作会带给你额外的写作动力。你可能需要不时地更新自己的技巧与知识,而这些可以成为你教学档案袋中写作的重要内容。

在当下的高等教育文化中,人们假设你是一个专业合格的教师,并致力于不断地更新自己的技巧。这可能意味着你必须在教学角色中不断地证明自己的能力。你需要持续的专业发展。不以一种治学的态度来对待教学已经不可能了。

你的学科、院校或者专业机构可能会指导你如何整理一个教学档案袋。此处

我们也会给你一些一般性的介绍(Morss and Murray, 2005)。

为你的教学档案袋写作

这本书/本章对你教学的意义在哪里?

一开始,你可以就你对关键教学问题的反应做些笔记。假如你没有任何反应,那么用一小短篇的写作来解释和证明自己的印象也许是比较有趣的,甚至用一个连你的论断。

这些写作活动或许能够推动你反思自己反应的方向。这种写作可能无需费力、周详,但是它可以极具启发性。

你可能会发现,就下面议题进行更为集中的讨论可能会有所帮助。

1. 此刻写作在你生活中的地位。
2. 过去、现在或者潜在的教学与研究之间的张力。

这可能有助于你在学术写作中“防止开倒车”(第九章中讨论过)。

本章的内容强化了你的观点还是给你提出了一些新问题?

你可以去探索本章已经为你回答或者为你提出的那些问题。这些并不是第一个活动的后续活动,这些是给你的建议,关于你可以以哪些不同的形式,带着不同的关注就你的教学写点什么。在所有这些提示中,最重要的是,你用写作来探索,发展你的教学与你的研究与写作的关系。

我们在本章的前部分中对学者的经验的总结与你有关吗?

假如如此,那么你就可以将你对教学与研究张力的解释同我们的进行对比。假如不是这样,那么你就可以就你的体验或观察用一篇简单的写作来表达你对教学与研究之间张力的理解,它可以是非常主观的认识,也可以是非常理论的认识,你可以将其作为本章练习的内容。

改善目标设定,调整价值观是一个有些复杂的过程

这也是为什么值得花费时间来对其进行细节描述和分析的原因。此外,由于变化总是周期性地发生,因此持续地进行这种反思性的写作是非常有价值的。

本章或者其他章节中的任何点激发你的思考了吗?

这可以成为你以后学习或者阅读的主题吗?你问你的同事以前讨论过这个问题吗,如果没有,从现在开始讨论如何?这时平衡你的教学与研究或者写作有什么样的启示?

什么是“教的学问”?

这是什么意思?你能就此发现更多吗?你如何能参与到该领域的学术争论中?最伟大的争论是什么?谁是参与者?这个领域在多大程度上是或者必须是学科性的?

你曾与你的学生一起使用本书中所描述的那些写作策略吗?

使用了哪个?出于什么目的?发生了什么?你认为那意味着什么?你从中学到了什么?你利用了哪些文献?你追踪并使用了我们的哪些参考文献?这影响到了你们自己的写作吗?你还会再与你的学生一起使用这种活动吗?你只与本科生使用这些,还是它也能被使用在研究生身上?(例如艾尔博关于自由写作的作品)记录下你所做的,包括你的理由与你的观察——你可以就学生的写作增加什么新的知识?你有基础在这个议题上写一篇论文吗?你能够在会议上就此发表演说吗?哪一种会议?高等教育教学类会议,还是学生写作会议或者学科会议?

这些是就你的教学进行写作,以此发展并展示你的理解力与胜任力的方法。假如你想要做到这些,你需要就下列问题做些思考:

受众与目的

- 这些写作会发表在哪里?
- 它们的目的是什么?
- 它们是写给谁看的?
- 会有其他任何人看到你的作品或者作品的部分内容吗?
- 别人会用什么样的标准来评判你关于教学的写作?
- 你的写作包含了一些可供年度评阅的观点吗?
- 还是它就是你最终表达这些想法的地方?

如果你能将你关于教学的写作提交发表,这也将是非常有益的,这能够证明你的教学水平,这是另外一种将你的想法付诸检验的办法。这也是另外一种就你建构学术论断的能力获得反馈的重要渠道。

我们发现那些承担高等教育教学活动研究课程的学者经常为被该领域的学术取向所激励。当发现有人对此话题进行专门研究时,他们感到非常惊奇。大部分

人很快沉浸到这些高质量的研究与作品中——特别是当他们找到他们所面临的问题的解决方案时,或者找到推进教学前进的方向时。例如,研究硕士课程学术写作的学者会有动力尝试一些他们在自己的教学中学习到的新的策略。例如,他们可能会在本科生课程中使用自由写作这种方法。

学习你教学角色的这个或者其他方面——通过正式课程、小组讨论、非正式对话、写作评估与反思等方式——能够帮助你在自己的教学与研究角色之间建立连接(Murray, 2001)。一旦你发现还有一些知识能够学习,而且这些知识还与你的研究角色相关——为出版而写作——它就变得有意义了。你可以将你的写作与学生的写作联系起来。这样,写作——作为一门研究主题——就变成了教学与研究之间的杠杆。就这些议题进行写作是增进你理解的一种方法。

这种课程,尤其是关于学术写作的课程,会推动你站在本科生的立场就你所学的关于写作的知识(假如有)进行细致的反思,推动你在学生和学者的学习经历间建立联系:

在课程开始之前,我对写作过程没有给予太多关注……我所探讨过第一个问题是,应当如何学习学术写作。答案是,在英国,就是通过不断地尝试与错误(trial and error)来反复摸索。反思起来,我竟不能回忆起在我的本科学习生涯中,我接受过任何专门的学术写作指导了。尝试与错误这条路径并不是学术写作的专利,人们也是通过这种方式来学习其他所有形式的写作的。对于这样一种对这学术生活尤其重要的技巧而言,我现在还非常惊讶为什么只被给予了这么少的时间来学习和传授。

(Murray, 2001: 35)

关于写作,项目参与者找出了七种在教学、写作或者这两种活动中同时都有用的策略。(Murray, 2001: 37)

1. 与其他人讨论。
2. 就写作从其他人那里获得反馈。
3. 自由写作(Elbow, 1973)。
4. 生成性写作(Boice, 1990)。
5. 为写作设定目标。
6. 写摘要时使用框架(Brown, 1994/95)。
7. 与课程指导者讨论反馈。

他们指出了一些他们已经在自己的教学中开始的干预措施,这些是他们从学术写作课程中所学来的(Murray, 2001: 39):

当我结束课堂的时候,我让他们就本节课学到了什么写了50个字。

我坚持认为本科生课堂上要写(5分钟)。这是一个显著的变化。此前,都是课堂讨论比较多。

我在课堂中将写作作为动力:以不同形式开展写作,带着不同的目的写,同作业联系起来,总结、建立联系。还有那些写论文的学生,我们一起讨论,我推动他们不时地写点什么。

许多潜在的教学与研究的协同能够推动你的写作,增进你对写作的理解。

教学与写作潜在的协同在哪里?

- 在课堂环境中检验新知识……就写作尽你所能学习更多。
- 与研究生一起讨论——向他们阐释你自己对学术写作原则和实践的理解。
- 以学术的视角来审视课堂中发生的事情,分析学科中的教与学。
- 写作可以成为整合教学与研究的工具。
- 研究学生的写作,会带来各种各样的学习结果。
- 写作让人们以更为学术的方式思考。
- 写作可以成为连接各种学术活动的桥梁。

但是,只有当你主动追求这种协同,它们才会出现。只有在你自己的教学与写作实践中,你才能创造这些协同。在多大的程度上,你的观察与经验构成了“研究”,是你需要回答的一个问题。在不同的领域情况各不相同。下面有一些例子也许能够帮助你提炼出一些在高等教育教学过程中用来激发思考和写作的引子:

这即是对……的回顾,也是一种将此问题置于实用和理性环境下的尝试。

(Ziegler, 2001)

在你的写作中,你可以通过评述文献或者概念,找到一个你认为还没有被解决的“问题”。

有这样一个理论框架……

(Gavin and Lister, 2001)

你可以对一个或多个在你的学科中,或者正在被其他学科所使用的理论模型进行发展或者评述。

作者在……有着 30 多年的经验。

(Anglin, 1999)

作为一名高校教师,你可能有自己的经验,对教与学的趋势可能有自己的判断,总结这些,并加以批判。

本文着眼于如何……针对使用的技巧与培训方向,有这样的讨论……

(Pazaratz, 2001)

或者描述诸如研究导师或者内部或者外部评阅者这类人可资利用的“实用技巧”和“培训方向”。更具体一点,谈谈博士学位的多样性,并探讨这种多样性对你所在学科不同学位考核的可能意味(学位答辩评审)。

这些例子提供了一些非常实用的通过推动学术对话来促进写作的办法。你可以以学术的方式写作,直到你写出了你所在学科的所承认的“研究”。

也许你将自己视为高等教育教学的一个实践者,也许这些想法在你的系或者机构里并不广为认可,但你不必感到孤单,因为许多团体和机构都支持就高等教育中的教与学进行研究与写作。获得他们的材料将有助于你整合你的教学与研究角色:

当我们开始讨论由学者所领导的研究与由实践者所领导或者基于实践的研究之间的不同时,我们就能开始认识到问题的复杂性了。在这些模式中,研究与实践不再被看做是彼此割裂的,而是被当做能够彼此借鉴,充实和支持的整合性活动。

(Furlong and Oancea, 2005: 8)

在教学活动和在你所在的学科中,写作还是探究的一种模式。写作不仅能让你在院校或者理论层次,还能让你在个体层次建立各种联系。

清单

- 不要拿起太多——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 使你对“太多”的定义与其他人的一致。与你们系的头儿对话。
- 假如你只能从教学中感到“陶醉”,回顾一下你对“研究”的定义。
- 想想研究对你,对你的大学,你的专业有什么价值。
- 在你的教学与研究之间找到或者创造出协同(见第三章)。
- 创建一份教学档案袋,以任何形式就你的教学写点什么。
- 假如你已经有教学档案袋了,考虑拓展其内容。
- 找到你想要知道的更多的关于教与学的方面。
- 写你自己的实践——与文献建立起联系。
- 就你的教学写一篇学术论文,并提交给期刊。

第 11 章

进与退：学术写作过程中的内在动力

导言 · 学术写作的风险与机会 · 理解你的写作环境 · 成为学术作者 · 理解你自己的写作过程 · 并非不计成本 · 结论

导言

在本章中，我们将提出两种模式。我们希望这两种模式将有助你将我们本书中所提出与讨论过的想法进行整合。这样你就能准确定位你的学术写作，并按照学术写作的要求对其过程进行管理。我们首先要介绍的是学术写作的结构模式（见图 11.1），这一模式整合了我们先前所讨论过的一些主题并拓展了我们的视阈，它还对那些能够影响学术写作过程、决定我们是否能够将努力转化为产出的影响因素予以了特别关注。

我们强调，虽然学术生活置身于各种各样的环境与条件中，不过我们还是有可能改变和影响这些环境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为写作创造良好的支持性环境，使写作能够持续进行。学术写作的过程模式重申了我们在本书先前章节中所讨论过的本质话题——写作的节奏。它向我们展示了与写作相关的活动该如何开展。为了更为清晰地表达我们的意思（当我们讨论写作的主动与反思阶段以及从一个模式向另一个模式过渡并反复时），我们还利用该模式对我们先前章节中所讨论的想法进行了整合。你可能已经发现，学术写作需要你投入不同类型的活动，而这些活动许多可能彼此并不相同，并需要在写作过程的不同阶段加以激活。我们在第一章中讨论过的那些悖论也再次在图 11.2 中有所回应。我们希望你准备好识出其中的活动所呈现给你的张力、拉力以及矛盾。尽管许多“写作指导类书籍或文章的作者”（writers on writing）已经指出写作有着不同的阶段（许多人还提到写作过程反复的本质特点），我们在此书中还是打算通过说明写作过程中的“进—退”互动（抓住一系列相互联系的，逐步展开的行为）来丰富这些观点。在本书的最后一章

中,我们打算通过过程模式来抓住和展现这种互动,并通过“进一退”互动中的几种反复来对此进行说明。

在本质上,我们于本章所展现的模式将有助于你直观地将我们在先前的章节中所讨论的关于学术写作的那些相互关联的想法联系起来,并加以拓展。

学术写作的风险与机会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分享并探索了许多学者都认为有用并能够帮助写作者发展学术写作策略的那些洞见、想法与策略。正如你所看到的,我们所分享的这些,其中有些是与写作是什么的大概念有关(我们已经将其描述为一个反复的过程,包含了不同种类的进与退的活动。);有些则与某些具体的策略相关,这些策略针对个体或者院校层面,能够提升你写作的流畅性,增加文本的产出(例如:“退居写作”、为出版而写作以及写作小组);有些则事关你如何可以在自己的生活中给写作安排一定的时间与空间。我们试图以一种非常全面的方式来了解写作过程,我们不仅谈及了学术修辞的机制,还谈到了工作环境以及如何帮助你自己成为一个对学术工作有着洞见与自我意识的写作者。不过,考虑到学术写作总是在一种有着不平等权力关系的环境中进行的,这种特点会给写作者带来一定的风险。而本书所提到的知识、想法和洞见可能有用,却也不能够让你借之应付每一种可能性。

当然,即便你已经考虑、选择和采用了本书中所建议的一些策略与活动,它们也不能保护你完全避免与学术界写作过程相关的一些隐藏的风险。但是,从积极的一面看来,它们也不会对你写作中可能包含的各种可能性和潜力造成限制。

从与那些发展自己写作的学者的共事中,我们得出这些告诫:不论你准备得如何好,或者不论你有多大的能力计划好应对学术写作中的各种挑战,写作还是会带来风险。不过,我们在第一部分中所说的那些鼓励的话仍然有效:即使有风险,你也值得尝试。不论是何时写作,你都会冒不被人支持、被人怨恨、不被人赏识、被人不合时宜地批判甚至是轻视的危险。但与此同时,你也能创造以新的方式或在新的环境中开始新对话、建立新连接、表达新思想的可能性,创造获得认可以及因自己的想法被人了解而带来的满足感的可能性。你冒了挤占你生活中其他重要事项的风险,但是你创造了为自己发现有意义的优选项的可能性。你冒了付出短期内可能无法获得回报的代价的风险(例如和你孩子或者伙伴一起的时间,例如与你的写作不相干的其他目标的追求),但是你创造了给你自己新自由与新选项的可能性。你冒了有时候看起来非常严重的风险——匿名的评阅者会严厉地申斥你,曲解你的话,并因为你并没有说过的东西而莫名批判你,或者因为你确实说过的东西

而批判你,但是你还是创造了一种可能性:让别人对你有趣和重要的工作加以注意、让自己的贡献超出你自己的班级或者超越你人际网络的范围。

假如你能理解在你写作当中风险与机会的几率与平衡,你就可以减少“吃苦头”的机会,但是这还不能让你完全避免吃苦头。所以准备好应对学术写作过程中的各种隐患与风险,但是不要畏缩不前。你所做的准备能够让你在气馁时找到前进的办法,让你知道何时需要停下来重新考虑和重组你的方法,甚至是从写作中暂时抽身而出。重要的是,不但要对如何“玩学术写作游戏”有自己的理解与策略,你还需要让自己有一种风险与机会意识——它能够让你主动积极地投入写作过程,熟稔学问的法则。简单地说,学术写作可以让你作为一名学者在实践中得到磨砺。

理解你的写作环境

但是,我们当然不能以为对所有的学者而言,风险、隐患以及机遇都是同样的东西。每个人所承担的风险与可能遇到的隐患都是独特的,每个人工作环境中的权力关系与互动也是如此。不过,我们认为,在图 11.1 中所列出的一些特点却至少包含了一些共性——你所置身其中的环境可能也是如此。这张图包含了一个框架,借助这个框架你也许能够对自己写作的环境进行“解构”。通过结合从动机与投入理论而来的一些洞见(e. g. Porter and Lawler, 1968; Czikszentimihalyi, 1990 and Goleman, 1995),我们对学者们对自己写作的激发因素、阻碍因素以及缓和因素(moderators)的叙说进行了重新审视,验明了一系列与写作相关的问题与条件,并展示了它们之间可能的相互联系的方式。

在那些能够鼓励(或者妨碍)你开始写作的因素与那些有助于(或者无助于)你将这些努力转化为生产性的、有用的、与专业发展有利的产出的要素之间做出区分是可能的。

这一模式的发展建立在这样的理论与证据之上——对于写作,有一些共同的促进与阻碍因素,也有一些可以使用的缓和剂(在个体和环境层次),它们能影响到写作活动是否有产出。

另外,还存在着与写作相关的各种回报,我们大体上可以将其分成两类:内在的和外在的(Watson, 2002)。我们对(学者们)学术写作叙述的定性分析表明,(写作中)有着反馈回路,对过去写作活动回报的分析会影响到关于写作的进一步决策。这与一般的工作动机理论中的主要原理相互呼应(Morley et al., 2004),并指导我们将这些想法应用到学术写作的具体活动中。

成为学术作者

这一模式所要试图强调的是“成为一个写作者”的过程并不是一个一次成型的过程。写作是一项可以在任何时间开始或者停止的活动——这取决于你选择、活动、优先考虑事项以及你生活环境的独特组合。有时候,开始或停止能够服务于你的写作,它们可以对你工作和生活的节奏做出回应。但是,有时候它们看起来更像是问题。就像不写作的人可能会变成一个积极的写作者一样,积极的、有时甚至是非常成功的写作者也有可能放弃自己的工作。为了能够建立起一个可持续的学术写作的路径,分析能够激发或者阻碍自己的因素,去理解与你的专业体验相关的个人和环境的缓冲剂的本质,所有这些都是非常有用的。记住,你可以通过自己的洞见以及决策来影响它们,它们可以随着时间而改变。

仔细地审视你所看重的那类回报——那些最能够激发你的写作行为与产出的回报,这也是非常有用的。这些回报有些可能来自外界环境,另外一些可能内在地存在于你的经历、尊严与满足感之中,所有这些问题都值得你去关注与反思。那些你已经获得或者你所看重的回报可能会对你的写作投入程度、学术投入程度都会有影响。

因此,我们在图 11.1 中强调的要素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对你而言非常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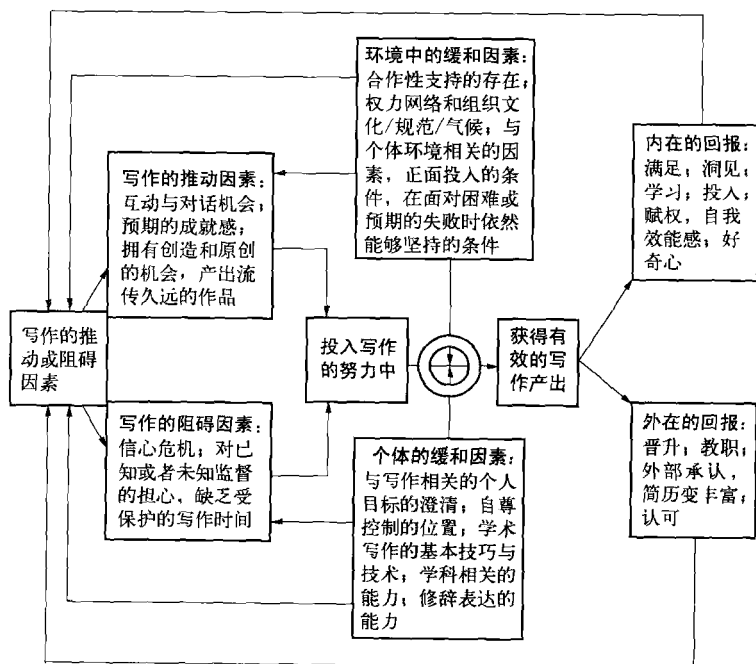


图 11.1 学术写作的结构模式：为你的写作制定框架

改编自：Moore(2003)

它们会有助于你诊断自己的写作环境,并帮助你建立起一个有助于自己保持写作的平台。

理解你自己的写作过程

我们必须习惯不断向前然后再后退的感觉。泽鲁贝维尔(Zerubavel, 1999)注意到,在本科生培养甚至在更高级别的学者培养项目中,我们都还没有训练学生如何修改、回顾、重新检查自己的写作。在西方文化和许多工作环境中(更不要说是学术环境中了),人们一般不会对“退”的写作模式投入多少关注。人们通常不教如何退,退与现在学术环境中占主导地位的规范与价值观还有着鲜明的差异。不过,我们却认为:退在本质上是一种的平衡性质的动力,它能够起到缓冲作用并滋养出积极的、进步性的进的阶段。因此,我们需要它,大部分人需要一些培训或者群体性的支持,这样他们才能得到它、习惯它。

我们希望,到目前为止,你已经有了很多的如何做的想法,知道这些对你的写作过程、发展以及生产力来说意味着什么。安排时间用来退(见第一章),为退的阶段作好规划(见第三章)并以退为进(见第五章),所有这些都是你将退的活动整合到学术写作中的办法。

图 11.2 展示了进的不同阶段,也显示了退本身可能包含不同类型的活动。在进的某些阶段你可能需要头脑风暴,而在进的另一一些阶段,你可能则需要积极地将其他人的批评融入自己的写作。退的某些阶段可能要求你就自己的写作第一次倾听别人的观点,而另一阶段则可能要求你对这些批评和洞见进行重新检视,所有这些又可能让你回到原地。

图 11.2 对写作的反复过程作了简化,实际过程是更为复杂的,其中所包含的反复要比我们在这里呈现的多得多。进可以从许多我们这一模式中并未提及的各种活动开始。约特西(Hjortshøj, 2001)将“写作前的构思”解释为任何让我们准备写作或者在写作过程开始前发生的事情。它可以是我们之前所做、所想或者感觉到的任何事情。写作者的真实经历是,他们需要“产出”,需要为发表而写作,而这一过程又可能意味着一系列新的往复。在图 11.2 中,我们对此并未提及。

如同我们在图 11.2 中所呈现的那样,你所投入的写作过程,会对你正置身于其中的写作环境产生影响。你会发现,一系列作品的成功发表能够让你进入一个新的写作者/学者群体,而这会改变你的写作环境。你可能会发现你环境的某些方

面(例如找到一个好的指导者),能够影响你写作的过程。你可能会发现你在成功发表后所经历的内在成就感会让你对未来的项目更为坚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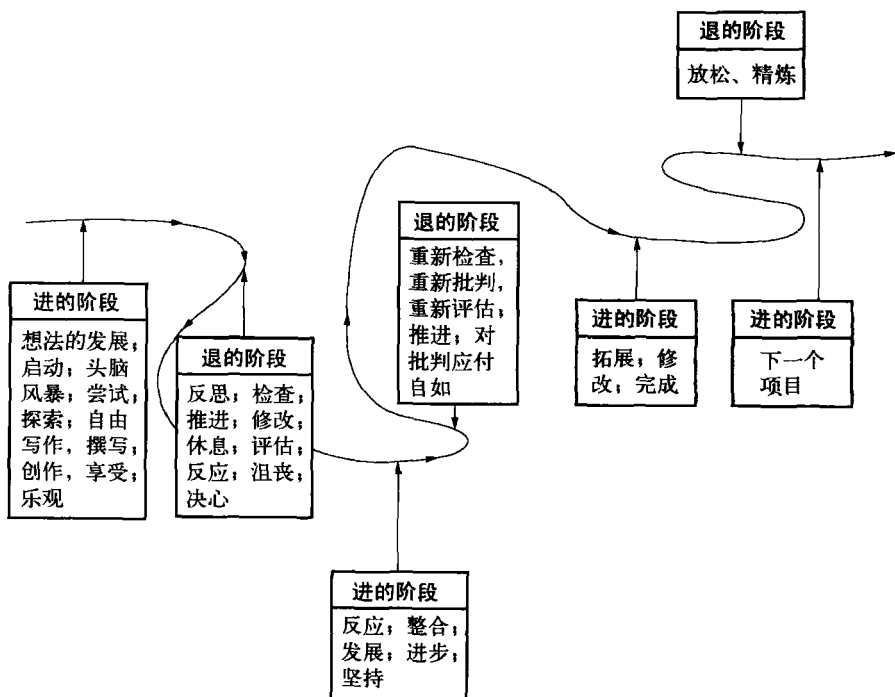


图 11.2 学术写作的过程模式：追踪你的学术写作过程

需要注意的是,上述所列的两个图,其背后有三个**总体性的策略性动力**(Pettigrew and Whipp, 1991),你可以考虑将他们应用到自己的写作中:你写作的环境,写作的过程以及写作的内容。诸如此类简单的问题——例如你为何写作、如何写、写什么——可以作为有益的起点,你可以借之分析我们在本章的图中所列的其他那些动力。

并非不计成本

在本书的一开始我们就强调,学术生涯发展是一个过程,它会影响到学术写作,也为学术写作所影响。这些可能并不需我们告诉你。与回报、晋升、聘任相关的规则以及使用这些规则时的错与对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之一。很多评论者都认为:学术机构与一般机构一样,也存在不平等与矛盾现象。假如你认为选贤与能的原则能够在这种环境中应用,你就要想想自己是不是太过幼稚了。正是在

这种环境中,对回报(例如任职和晋升)的追求极具竞争性,也让人极度焦虑。阿克爾和阿孟提(Acker and Armenti, 2004)最近评论道“获得终身职位的过程现在变成了一种失去控制的让人痛苦的仪式,”他们还看到“那些已经非常出色和具生产力的人,还在冒着损害健康与快乐的风险追求更高的更让人疑惑的绩效标准”。

我们不应不计代价地追求学术写作及其无常的外部回报。很少有事情重要到值得让你冒着损害健康与福祉的危险。我们希望你已经成功地鼓励你,让你认识到你自己完全可以成为一位更有生产力、更成功的学术作者——在不冒如此风险的情况下。

结论

这最后一部分的讨论不仅仅是为了对本书先前提到的那些洞见、建议、策略与想法进行综合并加以说明。在这里,我们对先前的想法进行了进一步的发展,并将它们整合到我们提出的两个模型(结构与过程模型)中。我们认为学术写作本身包含着许多悖论与挑战,一旦对它们进行探索与检验,就将有助于我们更为便捷地对它们进行管理。我们解释了为什么在学术写作任务中,某些层次的混乱是不可避免而又必要的,我们鼓励你以某种方式利用这种混乱来形成自己的想法并获得自己的洞见,而又不至于陷于无组织、无过程的状态。

我们还在这两个模型中融入了一些由写作的反复性所带来的实用的启示。我们强调有必要建立一个社会支持系统来管理写作过程中的高潮与低谷——特别是在写作过程中的某些关键阶段。

记住,健康的习惯有时会丢失,有效的写作风格或许会被破坏,写作策略可能在一种情景下效果良好,而在另一种情景下一无是处。在学术写作过程中,人们可能需要不时地开始或停止,跳进或跳出,发现自己进与退的规律。一个健康、具生产力、令人高兴与满意的学术写作路径可能并不复杂,有时它只是简单地意味着你能够认出写作过程中的那些高潮与低谷,并泰然自若地处理它们。

许多人都谈及过写作过程,他们也都承认写作过程包含了不同的步骤。对于那些对此过程有着深刻论述的作品与人,我们在本书中都时常提及。约特西将写作的过程分为:写作前的构思、写作、修改以及编辑与发表几个阶段。泽鲁贝维尔则将其分为开始、前进与结束几个阶段。我们认为我们需要在理论和实践上对写作过程的反复本质进行更为清晰的认知。为了获得修改可能带来的好处,我们需

要拥抱它，而不是拒斥它。这些动力是为什么学术写作能够如此让人沉醉，在专业上如此有帮助的原因。

我们需要庆幸而非沮丧的是，我们总有机会回过头、重新定义、重新定向、重新展示、重新检查我们先前所做的工作或者正在做的工作。在很多方面，这反映了学习的一些核心方面。通常，正是写作过程中那些让人沮丧，有时甚至是抑制你行动的方面会在最后让学术生活充满持续增长、学习与发展的可能性。

很少有东西在本质上是线性的，大部分事情（例如写作）都包含了对立的两个方面。有上必有下，有进必有退，有得必有失。意识到并接受这些将有助于你保持自己的写作动力不致枯竭——即便是在你遭受批评，或者自信心非常低下的情况下。平衡、互惠、隔绝与团体精神、沉浸与超脱——所有这些都不仅仅是学术写作的特征，它们也是学术生活的条件。

参 考 文 献

- Acker, S. and Armenti, C. (2004) Sleepless in academia, *Gender and Education*, 16(1): 3 – 24.
- Anand, V. , Glick, W. H, and Manz, C. (2002) Thriving on the knowledge of outsiders: tapping organizational social capital, *Academy of Management Executive*, 16(1): 87 – 101.
- Anglin, J. (1999) The uniqueness of child and youth care: a personal perspective, *Child and Youth Care Forum*, 28(2): 143 – 150.
- Baldwin, C. and Chandler, G. E. (2002) Improving faculty publication output: the role of a writing coach, *Journal of Professional Nursing*, 18(1): 8 – 15.
- Bandura, A. (1977) Towards a unifying theory of behaviour change, *Psychological Review*, 84: 191 – 215.
- Barton, F. and Harrington, D. (1981) Creativity, intelligence and personality, in M. Rosenweigh and L. Porter (eds)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32: 439 – 476. Palo Alto, CA: Annual Reviews.
- Bean, J. C. (2001) *Engaging Ideas: The Professor's Guide to Integrated Writing, Critical Thinking, and Active Learning in the Classroom*.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 Becker, H. S. (1986) *Writing for Social Scientists: How to Start and Finish Your Thesis, Book or Articl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Berger, R. M. (1990) Getting published: a mentoring program for social work faculty, *Social Work*, 35(1): 69 – 71.
- Blanton, H. , Pelham, B. , DeHart, T. and Carvallo, M. (2001) Overconfidence as dissonance reduction,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37: 373 – 385.
- Bloom, L. Z. (1985) Anxious writers in context: graduate school and beyond, in

- M. Rose (ed.) *When a Writer Can't Write*.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pp. 119 - 133.
- Boice, R. (1982) Increasing the writing productivity of 'blocked' academicians, *Behavior Research and Therapy*, 20: 197 - 207.
- Boice, R. (1987) Is released-time an effective device for faculty development? *Research in Higher Education*, 26: 311 - 326.
- Boice, R. (1989) Procrastination, busyness and bingeing, *Behavior Research and Therapy*, 27: 605 - 611.
- Boice, R. (1990) *Professors as Writers: A Self-Help Guide to Productive Writing*. Stillwater, OK: New Forums.
- Boice, R. and Jones, F. (1984) Why academicians don't write, *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 55(5): 20 - 34.
- Boud, D. and Walker, D. (1998) Promoting reflection in professional courses: the challenge of context, *Studies in Higher Education*, 23(2): 191 - 206.
- Boyer, E. (1990) *Scholarship Reconsidered: Priorities of the Professoriate*. Princeton, NJ: Carnegie Foundation.
- Bradford, A. N. (1983) Cognitive immaturity and remedial college writers, in J. N. Hays, P. A. Roth, J. R. Ramsay and R. D. Foulke (eds) *The Writer's Mind: Writing as a Mode of Thinking*. Urbana, Ill: National Council of Teachers of English.
- Brandreth, G. (2006) Diary, *The Spectator*, 18 March.
- Brown, R. (1994/95) Write first time, *Literati Newslines*, special issue: 1 - 8.
- Cameron, J. (1999) *The Right to Write*. New York: MacMillan.
- Canagarajah, A. S. (2002) *A Geopolitics of Academic Writing*. Pittsburg: University of Pittsburg Press.
- Carlson, G.-E. and Ludwig-Beymer, P. (1997) Stimulating peers to publish: the role of staff development, *Journal of Nursing Staff Development*, 13(6): 314 - 318.
- Cayton, M. K. (1990) What happens when things go wrong: women and writing blocks, *Journal of Advanced Composition*, 10: 321 - 338.
- Chandler, J. , Barry, J. and Clark, H. (2002) Stressing academe: the wear and tear of the New Public Management, *Human Relations*, 55(9): 1051 - 1069.

- Coniam, D. (2004) Concordancing yourself: a personal exploration of academic writing, *Language Awareness*, 13(1): 49 - 55.
- Cooper, C. (2000) *Theories of Organizational Stres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sikszentmihalyi, M. (1990) *Flow: The Psychology of Optimal Experience*.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 Daily, L. Z. , Lovett, M. C. and Reder, L. M. (2001) Modeling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working memory performance: a source activation account, *Cognitive Science*, 25: 315 - 353.
- Daly, J. A. and Miller, M. D. (1975) The empirical development of an instrument to measure writing apprehension, *Research in the Teaching of English*, 9: 242 - 249.
- DeBeaugrande, R. (1982) Cognitive processes and technical writing: developmental foundations, *Journal of Technical Writing and Communications*, 12: 121 - 145.
- De Janasz, S. , Sullivan, S. and Whiting, V. (2003) Mentor networks and career success, *Academy of Management Executive*, 17(4): 78 - 91.
- Derricourt, R. (1996) *An Author's Guide to Scholarly Publishing*.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Doyle, C. and Hind, P. (1998) Occupational stress, burnout and job status in female academics, *Gender, Stress and Organization*, 5(2): 67 - 82.
- Dweck, C. S. and Elliott, E. S. (1983) Achievement motivation, in P. H. Mussen and E. M. Hetherington (eds) *Handbook of Child Psychology*, Vol. 4: *Social and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New York: Wiley, pp. 643 - 691.
- Eckert, C. and Stacey, M. (1998) Fortune favours only the prepared mind: why sources of inspiration are essential for continuing creativity, *Creativity and Innovation Management*, 7(1): 9 - 16.
- Elbow, P. (1973) *Writing Without Teacher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Elbow, P. (1981) *Writing with Powe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Elbow, P. and Belanoff, P. (2000) *A Community of Writers: A Workshop Course in Writing*. London: McGraw-Hill.
- Ensher, E. A. , Murphy, S. and Sullivan, S. E. (2002) Reel women: lessons from female TV executives on managing work and real life, *Academy of*

- Management Executive*, 16(2): 106 - 121.
- Faigley, L. and Witte, S. (1981) Analysing revision, *College Composition and Communication*, 32(4): 400 - 414.
- Festinger, L. (1958) The motivating effect of cognitive dissonance, in L. Gardner (ed.) *Assessment of Human Motives*. New York: Holt, pp. 69 - 85.
- Fisher, C. D. and Yuan, A. (1998) What motivates employe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9: 516 - 528.
- Fisher, S. (1995) *Stress in Academic Life*. Buckingham: Open University Press.
- Fletcher, R. H. and Fletcher, S. W. (2003) The effectiveness of journal peer review, in F. Godlee and T. Jefferson (eds) *Peer Review in the Health Sciences*, 2nd edn. London: BMJ Publishing Group, pp. 62 - 75.
- Flower, L. and Hayes, J. (1977) Problem solving strategies and the writing process, *College English*, 39(4): 449 - 461.
- Freidman, B. (1993) *Writing Past Dark: Envy, Fear, Distraction and Other Dilemmas in the Writer's Life*. New York: Harper.
- Furlong, J. and Oancea, A. (2005) *Assessing Quality in Applied and Practice-based Educational Research: A Framework for Discuss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Educational Studies. <http://www.bera.ac.uk/pdfs/Qualitycriteria.pdf> (accessed 26 February 2006).
- Gainen, J. (1993) A writing support program for junior women faculty, *New Directions for Teaching and Learning*, 53: 91 - 100.
- Gavin, J. and Lister, S. (2001) The strategic use of sports and fitness activities for promoting psychosocial skill development in childhood and adolescence, *Journal of Child and Youth Care Work*, 20: 325 - 339.
- Germano, W. (2001) *Getting It Published: A Guide for Scholars Serious about Serious Book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Gibaldi, J. (1999) *MLA Handbook for Writers of Research Papers*. New York: The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 Goleman, D. (1995) *Emotional Intelligence: Why It Can Matter More than IQ*. London: Bloomsbury.
- Gordon, R. S. (2004) *The Librarian's Guide to Writing for Publication*.

Lanham, MD: Scarecrow Press.

- Grant, B. and Knowles, S. (2000) Flights of imagination: academic writers be (com)ing writers,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Academic Development*, 5(1): 6 - 19.
- Gruber, H. (1988) Inching our way up Mount Olympus: the evolving systems approach to creative thinking, in R. Sternberg (ed). *The Nature of Creativ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243 - 270.
- Grzybowski S. C. W. et al. (2003) A physician peer support writing group, *Family Medicine*, 35(3): 195 - 201.
- Haines, D. D. , Newcomer, S. and Raphael, J. (1997) *Writing Together: How to Transform Your Writing in a Writing Group*. New York: Pedigree.
- Harris, C. , Daniels, K. and Briner, R. B. (2003) A daily diary study of goals and affective wellbeing at work, *Journal of Occupational and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 76: 401 - 410.
- Hartley, J. (2005) How to referee a paper, *PsyPag Quarterly Newsletter*, 56: 15 - 20 (British Psychological Society).
- Hartley, J. and Branthwaite, A. (1989) The psychologist as wordsmith: a questionnaire study of the writing strategies of productive British psychologists, *Higher Education*, 18: 423 - 452.
- Hekelman, F. P. , Gilchrist, V. , Zyzanski, S. J. , Glover, P. and Olness, K. (1995) An educational intervention to increase faculty publication productivity, *Family Medicine*, 27(4): 255 - 259.
- Henninger, D. E. and Nolan, M. T. (1998) A comparative evaluation of two educational strategies to promote publication by nurses, *Journal of Continuing Education in Nursing*, 29(2): 79 - 84.
- Hjortshoj, K. (2001) *Understanding Writing Block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ofstede, G. (1982) *Culture's Consequences: International Differences in Work Related Values*. Beverly Hills, CA: Sage.
- Hofstede, G. (1991) *Cultures and Organisations: Software of the Mind*. London: McGraw-Hill.
- Holkeboer, W. L. (1986) *Creative Agony: Why Writers Suffer*. Bristol, Ind. :

- Wyndham Hall Press.
- Hughes, A. R. , Kirk, A. F. and MacIntyre, P. D. (2002) Exercise consultation improves exercise adherence in phase IV cardiac rehabilitation, *Journal of Cardiopulmonary Rehabilitation*, 22: 421 – 425.
- Hull, G. (1985) Research on error and correction, in B. McClelland and T. Donovan (eds) *Perspectives on Research and Scholarship in Composition*. New York: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of America, pp. 162 – 184.
- Ilgen, D. R. and Davis C. A. (2000) Bearing bad news: reactions to negative performance feedback, *Applied Psychology: An International Review*, 3: 550 – 565.
- Jensen, E. (1995) *The Learning Brain*. San Diego, CA: The Brain Store.
- Johnson, P. E. , Grazioli, S. , Jamal, K. and Berryman, R. G. (2001) Detecting deception: adversarial problem solving in a low base-rate world, *Cognitive Science*, 25: 355 – 392.
- Johnson, R. (2000) The authority of the student evaluation questionnaire, *Teaching in Higher Education*, 5(4): 417 – 434.
- Kirk, A. F. , Mutrie, N. and Fisher, B. M. (2004) Promoting and maintaining physical activity in people with type 2 diabetes, *American Journal of Preventive Medicine*, 27: 289 – 296.
- Kluger, A. N. and DeNisi, A. (1996) The effects of feedback interventions on performance: a historical review, a meta-analysis and a preliminary feedback intervention theory,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19: 254 – 284.
- Kohn, A. (1993) *Punished by Rewards: The Trouble with Gold Stars, Incentive Plans, A's, Praise and Other Bribes*. Boston: Houghton-Mifflin.
- Krebs Hirsch, S. and Kummerow, J. M. (1990) *Introduction to Type in Organisations*. Palo Alto, CA: Consulting Psychologists Press.
- Kroll, B. (1978) Cognitive egocentrism and the problem of audience awareness in written discourse, *Research in the Teaching of English*, 12(3): 209 – 281.
- Lankau, M. J. and Scandura, T. A. (2002) An investigation of personal learning in mentoring relationships: content, antecedents, and consequences,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45(4): 779 – 790.
- Lawrence, M. M. and Folcik, M. A. (1996) Writing for publication, *Journal of*

- Nursing Staff Development*, 12(6): 289 – 293.
- Lee, A. and Boud, D. (2003) Writing groups, change and academic identity: research development as local practice, *Studies in Higher Education*, 28(2): 187 – 200.
- Levine, M. (2004) *The Myth of Laziness*.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 Lock, S. (1986) *A Difficult Balance: Editorial Peer Review in Medicine*. Philadelphia: ISA Press.
- Loughlan, C. and Mutrie, N. (1995) Conducting an exercise consultation: guidelines for health professionals, *Journal of the Institute of Health Education*, 33: 78 – 82.
- Luey, B. (2002) *Handbook for Academic Author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arcus, B. H. and Simkin, L. R. (1994) The transtheoretical model: applications to exercise behaviour, *Medicine, Science, Sport and Exercise*, 24: 1400 – 1404.
- McClelland, D. C. (1961) *The Achieving Society*. Princeton, NJ: Van Nostrand.
- McGrail, M. R. , Rickard, C. M. and Jones, R. (2006) Publish or perish: a systematic review of interventions to increase academic publication rates,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25(1): 19 – 35.
- McVeigh, C. , Moyle, K. , Forrester, K. , Chaboyer, W. , Patterson, E. and St John, W. (2002) Publication syndicates: in support of nursing scholarship, *Journal of Continuing Education in Nursing*, 33(2): 63 – 66.
- Miller, B. K. and Muhlenkamp, A. (1989) Teaching students how to publish in nursing journals: a group approach, *Journal of Nursing Education*, 28(8): 379 – 381.
- Miller, W. R. and Rollnick, S. (2002) *Motivational Interviewing: Preparing People for Change*, 2nd edn. London: Guildford Press.
- Moore, S. (1995) *Intensive Writing Program, Progress Reports*. Melbourne: Victori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Collaborative Research Group Scheme.
- Moore, S. (2003) Writers' retreats for academics: exploring and increasing the motivation to write, *Journal of Further and Higher Education*, 7(3): 333 – 343.

- Moore, S. and Kuol, N. (2005) Students evaluating teachers: exploring the importance of faculty reaction to feedback on teaching, *Teaching in Higher Education*, 10(1): 57 – 73.
- Moore, S. and Murphy, M. (2005) *How to be a Student: 100 Great Ideas and Practical Habits for Students Everywhere*. Buckingham: Open University Press.
- Morley, M. , Moore, S. , Heraty, N. , Linehan, M. and MacCurtain, S. (2004) *Principles of Organisational Behaviour: An Introductory Text*. Dublin: Gill and MacMillan.
- Morss, K. and Murray, R. (2001) Researching academic writing within a structured programme: insights and outcomes, *Studies in Higher Education*, 26(1): 35 – 51.
- Morss, K. and Murray, R. (2005) *Teaching at University: A Guide for Postgraduates*. London: Sage.
- Mullin, W. J. (1989) Qualitative thinking and writing in the hard sciences, in P. Connolly and T. Vilardi (eds) *Writing to Learn in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New York: Teachers' College Press.
- Murray, R. (2001) Integrating teaching and research through writing development for students and staff, *Active Learning in Higher Education*, 2(1): 31 – 45.
- Murray, R. (2002) *How to Write a Thesis*. Buckingham: Open University Press.
- Murray, R. (2004) *Writing for Academic Journals*. Maidenhead: Open University Press.
- Murray R. (2006) Writing articles, books and presentations, in N. Gilbert (ed.) *The Postgraduate Guidebook: Essential Skills for a Career in the Social Sciences*. London: Sage.
- Murray, R. and MacKay, G. (1998) Supporting academic development in public output: reflections and propositio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Academic Development*, 3(1): 54 – 63.
- Nelson, V. (1993) *On Writer's Block*.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 Norman, R. (1995) The scholarly journal and intellectual sensorium, in J. M.

- Moxley and L. T. Lenker (eds) *The Politics and Processes of Scholarship*. Westport, Conn: Greenwood.
- O'Neill, G. , Moore, S. and McMullin, B. (eds) (2005) *Emerging Issues in the Practice of University Teaching and Learning*. Dublin: All Ireland Society for Higher Education.
- Ostrowski, P. M. and Bartel, S. (1985) Assisting practitioners to publish through the use of support groups, *Journal of Counselling and Development* , 63(8): 510 - 511.
- Page-Adams, D. , Cheng, L.-C. , Cogineni, A. and Shen, C.-Y. (1995) Establishing a group to encourage writing for publication among doctoral students, *Journal of Social Work Education* , 31(3): 402 - 407.
- Pazaratz, D. (2001) Defining and describing the child and youth care worker's role in residential treatment, *Journal of Child and Youth Care* , 14 (3): 67 - 77.
- Pettigrew, A. and Whipp, R. (1991) *Managing Change for Competitive Success*. Oxford: Blackwell.
- Pinder, C. (1998) *Work Motivation in Organisational Behaviour*.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 Pololi, L. , Knight, S. and Dunn, K. (2004) Facilitating scholarly writing in academic medicine, *Journal of General Internal Medicine* , 19 (1): 64 - 68.
- Porter, L. and Lawler, E. (1968) *Managerial Attitudes and Performance*. Homewood, Ill: Dorsey Press.
- Raftopoulos, A. (2001) Is perception informationally encapsulated? The issue of the theory-ladenness of perception, *Cognitive Science* , 25: 423 - 451.
- Ramsden, P. (1994) Describing and explaining research productivity, *Higher Education* , 28(2): 207 - 226.
- Rankin, E. (2001) *The Work of Writing: Insights and Strategies for Academics and Professionals*.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 Ritchie, S. M. and Rigano, D. L. (2001) Researcher-participant positioning in classroom research, *Qualitative Studies in Education* , 14(6): 741 - 756.
- Runco, M. A. (2004a) Creativity,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 55: 657 - 687.

- Runco, M. A. (2004b) *Critical Creative Processes*. London: Eurospan.
- Sneider, P. (2003) *Writing Alone and With Other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kelton, J. (1994) Analysis of the structure of original research papers: an aid to writing original papers for publication, *British Journal of General Practice*, 44: 455 - 459.
- Sommers, P. S. , Muller, J. H. , Bailiff, P. J. and Stephens, G. G. (1996) Writing for publication: a workshop to prepare faculty as medical writers, *Family Medicine*, 28(9): 650 - 654.
- Stern, P. M. (1998) In-house peer review: the writing support group, *Health Care for Women International*, 19(3): 177 - 178.
- Suchan, J. (2004) Writing, authenticity and knowledge creation: why I write and you should too, *Journal of Business Communication*, 41: 302 - 315.
- Truss, L. (2003) *Eats, Shoots and Leaves: The Zero Tolerance Approach to Punctuation*. London: Profile Books.
- Turk, C. and Kirkman, J. (1998) *Effective Writing: Improving Scientific, Technical and Business Communication*. London: E & F. N. Spon.
- Van den Berghe, P. (1970) *Academic Gamesmanship*. New York: Abelard-Schuman.
- Vincent, A. and Seymour, J. (1994) Mentoring among female executives, *Women in Management Review*, 9(7): 15 - 20.
- Vittorini, E. (1959) *Italian Short Stories II*. London: Penguin, p. 61.
- Von Eckardt, B. (2001) Multidisciplinarity and cognitive science, *Cognitive Science*, 25: 453 - 470.
- Wagner, U. , Gais, S. , Haider, H. , Verleger, R. and Born, J. (2004) Sleep inspires insight, *Nature*, 427: 352 - 355.
- Waldman, J. (2005) Using evaluative research to support practitioners and service users in undertaking reflective writing for public dissemination,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Work*, 35(6): 975 - 981.
- Walter, C. B. , Swinnen, S. P. , Dounskaia, N. and Van Langendonk, H. (2001) Systematic error in the organization of physical action, *Cognitive Science*, 25: 393 - 422.

- Watson, T. J. (2002) *Organising and Managing Work: Organisational, Managerial and Strategic Behaviour in Theory and Practice*. Essex: Prentice-Hall.
- Weller, A. C. (2001) *Editorial Peer Review: Its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Medford, NJ: Information Today.
- White, R. W. (1959) Motivation reconsidered: the concept of competence, *Psychological Review*, 66: 297 - 333.
- Zerubavel, E. (1999) *The Clockwork Muse: A Practical Guide to Writing Theses, Dissertations and Book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Ziegler, D. (2001) To hold, or not to hold ... Is that the right question? *Residential Treatment for Children and Youth*, 18(4): 33 - 45.
- Zinsser, W. (1980) *On Writing Well*. New York: Harper and Row.